

卷之一

九針十二原第一法天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子萬民，養百姓，而收其租稅。余哀其不給，而屬有疾病。余欲勿使被毒藥，無用砭石，欲以微針通其經脈，調其血氣，營其逆順出入之會。令可傳于后世，必明為之法。令終而不滅，久而不絕，易用難忘，為之經紀。異其章，別其表里，為之終始。令各有形，先立針經。願聞其情。岐伯答曰：臣請推而次之，令有綱紀，始于一，終于九焉。請言其道。小針之要，易陳而難入，粗守形，上守神，神乎，神客在門，未覩其疾，惡知其原。刺之微，在速遲，粗守關，上守機，機之動，不離其空，空中之機，清靜而微，其來不可逢，其往不可追。知機之道者，不可挂以發，不知機道，叩之不发，知其往來，要與之期，粗之闔乎，妙哉工獨有之。往者為逆，來者為順，明知逆順，正行無問。逆而奪之，惡得無虛，追而濟之，惡得無實，迎之隨之，以意和之，針道畢矣。凡用針者，虛則實之，滿則泄之，宛陳則除之，邪勝則虛之。大要曰：徐而疾則實，疾而徐則虛。言實與虛，若有若无，察后與先，若存若亡，為虛與實，若得若失。虛實之要，九針最妙，補瀉之時，以針為之。瀉曰：必持內之，放而

出之，排阳得針，邪气得泄。按而引針，是謂内温，血不得散，气不得出也。补曰隨之，隨之意若妄之，若行若按，如蚊蚋止，如留如还，去如絃絕，令左屬右，其气故止，外門已閉，中气乃实，必无留血，急取誅之。持針之道，坚者为宝，正指直刺，无針左右，神在秋毫，屬意病者，审視血脉者，刺之无殆。方刺之时，必在悬阳，及与兩卫，神屬勿去，知病存亡。血脉者，在膈横居，視之独澄，切之独坚。

九針之名，各不同形：一曰鑱針，長一寸六分；二曰員針，長一寸六分；三曰鍤針，長三寸半；四曰鋒針，長一寸六分；五曰鈹針，長四寸，广二分半；六曰員利針，長一寸六分；七曰毫針，長三寸六分；八曰長針，長七寸；九曰大針，長四寸。鑱針者，头大末銳，去泻阳气。員針者，針如卵形，揩摩分間，不得伤肌肉，以泻分气。鍤針者，鋒如黍粟之銳，主按脉勿陷，以致其气。鋒針者，刃三隅，以发痼疾。鈹針者，末如劍鋒，以取大膿。員利針者，大如釐，且員且銳，中身微大，以取暴气。毫針者，尖如蚊蚋喙，靜以徐往，微以久留之而养，以取痛痹。長針者，鋒利身薄，可以取远痹。大針者，尖如挺，其鋒微員，以泻机关之水也。九針毕矣。

夫气之在脉也，邪气在上，濁气在中，清气在下。故針陷脉則邪气出，針中脉則濁气出，針太深則邪气反沉，病益。故曰：皮肉筋脉各有所处，病各有所宜，各不同形，各以任其所宜。无实无虛，損不足而益有

余，是謂甚病，病益甚。取五脉者死，取三脉者恆；奪陰者死，奪陽者狂，針害畢矣。刺之而氣不至，無問其數；刺之而氣至，乃去之，勿復針。針各有所宜，各不同形，各任其所為。刺之要，氣至而有效，效之信，若風之吹云，明乎若見蒼天，刺之道畢矣。

黃帝曰：願聞五藏六府所出之處。岐伯曰：五藏五腧，五五二十五腧；六府六腧，六六三十六腧。經脉十二，絡脉十五，凡二十七氣，以上下，所出為井，所溜為榮，所注為腧，所行為經，所入為合，二十七氣所行，皆在五腧也。節之交，三百六十五會，知其要者，一言而終，不知其要，流散無窮。所言節者，神氣之所游行出入也，非皮肉筋骨也。觀其色，察其目，知其散復；一其形，听其動靜，知其邪正。右主推之，左持而御之，氣至而去之。凡將用針，必先診脉，視氣之劇易，乃可以治也。五藏之氣已絕于內，而用針者反實其外，是謂重竭，重竭必死，其死也靜，治之者，輒反其氣，取腋與膺；五藏之氣已絕于外，而用針者反實其內，是謂逆厥，逆厥則必死，其死也躁，治之者，反取四末。刺之害中而不去，則精泄；害中而去，則致氣。精泄則病益甚而恆，致氣則生為癱瘓。五藏有六府，六府有十二原，十二原出于四關，四關主治五藏。五藏有疾，當取之十二原，十二原者，五藏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味也。五藏有疾也，應出十二原，十二原各有所出，明知其原，觀其應，而知五藏之害矣。陽中之少陰，肺也，其原出于太淵，太淵二。陽中之太陽，心也，其原

出于大陵，大陵二。阴中之少阳，肝也，其原出于太冲，太冲二。阴中之至阴，脾也，其原出于太白，太白二。阴中之太阴，肾也，其原出于太溪，太溪二。膏之原，出于鳩尾，鳩尾一。肓之原，出于腓腓，腓腓一。凡此十二原者，主治五藏六府之有疾者也。脹取三阳，飧泄取三阴。今夫五藏之有疾也，譬犹刺也，犹污也，犹结也，犹闭也。刺虽久，犹可拔也；污虽久，犹可雪也；结虽久，犹可解也；闭虽久，犹可决也。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，非其说也。夫善用针者，取其疾也，犹拔刺也，犹雪污也，犹解结也，犹决闭也。疾虽久，犹可毕也。言不可治者，未得其术也。刺诸热者，如以手探汤；刺寒清者，如人不欲行。阴有阳疾者，取之下陵三里，正往无殆，气下乃止，不下复始也。疾高而内者，取之阴之陵泉；疾高而外者，取之阳之陵泉也。

宛陈上音部，又音韞，又于阮切 菴莫高切，又音毫 在膺春遇切
 纡鉤衙切 鍤音低 鉞音皮 蚤喙下許穆切 取三脉者惟曲王切，
 按推謂不足也 溜謹按《難經》當作流 榮音營，絕小水也 腓腓上蒲沒切，
 下烏朗切，又于桑切

本輸第二法地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凡刺之道，必通十二經絡之所終始，絡脉之所別處，五輸之所留，六府之所與合，四時之所出入，五藏之所溜處，闕數之度，淺深之狀，高下所至。願聞其解。岐伯曰：請言其次也。肺出于少商，少商者，手大指端內側也，為井木；溜于魚际，魚际者，手魚也，為榮；注于太淵，太淵，魚后一寸陷者中

也，为腧；行于經渠，經渠，寸口中也，动而不居，为經；入于尺澤，尺澤，肘中之动脉也，为合，手太阴經也。心出于中冲，中冲，手中指之端也，为井木；溜于劳宫，劳宫，掌中中指本节之内間也，为榮；注于大陵，大陵，掌后兩骨之間方下者也，为腧；行于間使，間使之道，兩筋之間，三寸之中也，有过則至，无过則止，为經；入于曲澤，曲澤，肘内廉下陷者之中也，屈而得之，为合，手少阴也。肝出于大敦，大敦者，足大指之端及三毛之中也，为井木；溜于行間，行間，足大指間也，为榮；注于太冲，太冲，行間上二寸陷者之中也，为腧；行于中封，中封，内踝之前一寸半，陷者之中，使逆則宛，使和則通，搖足而得之，为經；入于曲泉，曲泉，輔骨之下，大筋之上也，屈膝而得之，为合，足厥阴也。脾出于隱白，隱白者，足大指之端内側也，为井木；溜于大都，大都，本节之后，下陷者之中也，为榮；注于太白，太白，腕骨之下也，为腧；行于商丘，商丘，内踝之下，陷者之中也，为經；入于阴之陵泉，阴之陵泉，輔骨之下，陷者之中也，伸而得之，为合，足太阴也。肾出于涌泉，涌泉者，足心也，为井木；溜于然谷，然谷，然骨之下者也，为榮；注于太溪，太溪，内踝之后，跟骨之上，陷中者也，为腧；行于复留，复留，上内踝二寸，动而不休，为經；入于阴谷，阴谷，輔骨之后，大筋之下，小筋之上也，按之应手，屈膝而得之，为合，足少阴經也。膀胱出于至阴，至阴者，足小指之端也，为井金；溜于通谷，通谷，本节之前外側也，为榮；注于束骨，束骨，本节之

后，陷者中也，为腧；过于京骨，京骨，足外侧大骨之下，为原；行于昆侖，昆侖，在外踝之后，跟骨之上，为經；入于委中，委中，膕中央，为合，委而取之，足太阳也。胆出于窍阴，窍阴者，足小指次指之端也，为井金；溜于侠溪，侠溪，足小指次指之間也，为滎；注于临泣，临泣，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，为腧；过下丘墟，丘墟，外踝之前下，陷者中也，为原；行于阳輔，阳輔，外踝之上，輔骨之前，及絕骨之端也，为經；入于阳之陵泉，阳之陵泉，在膝外陷者中也，为合，伸而得之，足少阳也。胃出于厉兑，厉兑者，足大指内次指之端也，为井金；溜于内庭，内庭，次指外間也，为滎；注于陷谷，陷谷者，上中指内間上行二寸陷者中也，为腧；过于冲阳，冲阳，足跗上五寸陷者中也，为原，搖足而得之；行于解溪，解溪，上冲阳一寸半陷者中也，为經；入于下陵，下陵，膝下三寸，胫骨外三里也，为合；复下三里三寸为巨虚上廉，复下上廉三寸为巨虚下廉也，大腸屬上，小腸屬下，足阳明胃脉也，大腸小腸，皆屬于胃，是足阳明也。三焦者，上合手少阳，出于关冲，关冲者，手小指次指之端也，为井金；溜于液門，液門，小指次指之間也，为滎；注于中渚，中渚，本节之后陷者中也，为腧；过于阳池，阳池，在腕上陷者之中也，为原；行于支溝，支溝，上腕三寸，兩骨之間陷者中也，为經；入于天井，天井，在肘外大骨之上陷者中也，为合，屈肘乃得之；三焦下腧，在于足大指之前，少阳之后，出于膕中外廉，名曰委阳，是太阳絡也。手少阳經也。三焦

者，足少阳太阴（一本作阳）之所將，太阳之別也，上踝五寸，別入貫膈腸，出于委阳，并太阳之正，入絡膀胱，約下焦，實則閉癢，虛則遺溺，遺溺則補之，閉癢則瀉之。手太阳小腸者，上合手太阳，出于少澤，少澤，小指之端也，为井金；溜于前谷，前谷，在手外廉本节前陷者中也，为榮；注于后溪，后溪者，在手外側本节之后也，为腧；过于腕骨，腕骨，在手外側腕骨之前，为原；行于阳谷，阳谷，在銳骨之下陷者中也，为經；入于小海，小海，在肘內大骨之外，去端半寸陷者中也，伸臂而得之，为合，手太阳經也。大腸上合手阳明，出于商阳，商阳，大指次指之端也，为井金；溜于本节之前二間，为榮；注于本节之后三間，为腧；过于合谷，合谷，在大指歧骨之間，为原；行于阳溪，阳溪在兩筋間陷者中也，为經；入于曲池，在肘外輔骨陷者中，屈臂而得之，为合，手阳明也，是謂五藏六府之腧，五五二十五腧，六六三十六腧也。六府皆出足之三阳，上合于手者也。

缺盆之中，任脉也，名曰天突，一。次任脉側之动脉，足阳明也，名曰人迎，二。次脉手阳明也，名曰扶突，三。次脉手太阳也，名曰天窗，四。次脉足少阳也，名曰天容，五。次脉手少阳也，名曰天牖，六。次脉足太阳也，名曰天柱，七。次脉頸中央之脉，督脉也，名曰风府。腋內动脉，手太阴也，名曰天府。腋下三寸，手心主也，名曰天池。刺上关者，喏不能欠；刺下关者，欠不能喏。刺擯鼻者，屈不能伸；刺兩关者，

伸不能屈。足阳明挟喉之动脉也，其腧在膺中。手阳明次在其腧外，不至曲颊一寸。手太阳当曲颊。足少阳在耳下曲颊之后。手少阳出耳后，上加完骨之上。足太阳挟项大筋之中发际。阴尺动脉在五里，五腧之禁也。肺合大肠，大肠者，传道之府。心合小肠，小肠者，受盛之府。肝合胆，胆者，中精之府。脾合胃，胃者，五谷之府。肾合膀胱，膀胱者，津液之府也。少阳属肾，肾上连肺，故将两藏。三焦者，中瀆之府也，水道出焉，属膀胱，是孤之府也。是六府之所与合者。春取络脉诸荣大经分肉之间，甚者深取之，间者浅取之。夏取诸腧孙络肌肉皮肤之上。秋取诸合，余如春法。冬取诸井诸腧之分，欲深而留之。此四时之序，气之所在，病之所舍，藏之所宜。转筋者，立而取之，可令遂已。痿厥者，张而刺之，可令立快也。

阔数下色角切 足跗下音夫 膻时兑切 哇祛遮切

小针解第三法人

所谓易陈者，易言也。难入者，难著于人也。粗守形者，守刺法也。上守神者，守人之血气有余不足，可补泻也。神客者，正邪共会也。神者，正气也。客者，邪气也。在门者，邪循正气之所出入也。未覩其疾者，先知邪正何经之疾也。恶知其原者，先知何经之病所取之处也。刺之微在数迟者，徐疾之意也。粗守关者，守四肢而不知血气正邪之往来也。上守机者，知守气也。机之动不离其空中者，知气之虚实，用针

之徐疾也。空中之机清淨以微者，針以得气，密意守气勿失也。其来不可逢者，气盛不可补也。其往不可追者，气虚不可泻也。不可挂以发者，言气易失也。扣之不发者，言不知补泻之意也，血气已尽而气不下也。知其往来者，知气之逆順盛虚也。要与之期者，知气之可取之时也。粗之闇者，冥冥不知气之微密也。妙哉！工独有之者，尽知針意也。往者为逆者，言气之虚而小，小者逆也。来者为順者，言形气之平，平者順也。明知逆順，正行无問者，言知所取之处也。迎而奪之者，泻也。追而济之者，补也。所謂虚則实之者，气口虚而当补之也。滿則泄之者，气口盛而当泻之也。宛陈則除之者，去血脉也。邪胜則虚之者，言諸經有盛者，皆泻其邪也。徐而疾則实者，言徐內而疾出也。疾而徐則虚者，言疾內而徐出也。言实与虚若有若无者，言实者有气，虚者无气也。察后与先若亡若存者，言气之虚实，补泻之先后也，察其气之已下与常存也。为虚与实若得若失者，言补者忒然若有得也，泻则恍然若有失也。夫气之在脉也邪气在上者，言邪气之中人也高，故邪气在上也。濁气在中者，言水谷皆入于胃，其精气上注于肺，濁溜于腸胃，言寒温不适，飲食不节，而病生于腸胃，故命曰濁气在中也。清气在下者，言清湿地气之中人也，必从足始，故曰清气在下也。針陷脉則邪气出者，取之上。針中脉則濁气出者，取之阳明合也。針太深則邪气反沉者，言淺浮之病，不欲深刺也，深則邪气从之入，故曰反沉也。

皮肉筋脉各有所处者，言經絡各有所主也。取五脉者死，言病在中，气不足，但用針尽大泻其諸阴之脉也。取三阳之脉者，唯言尽泻三阳之气，令病人恇然不复也。奪阴者死，言取尺之五里五往者也。奪阳者狂，正言也。觀其色、察其目、知其散复、一其形、听其动静者，言上工知相五色于目，有知調尺寸小大緩急滑涩，以言所病也。知其邪正者，知論虛邪与正邪之风也。右主推之、左持而御之者，言持針而出入也。气至而去之者，言补泻气調而去之也。調气在于終始一者，持心也。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者，絡脉之滲灌諸节者也。所謂五藏之气已絕于内者，脉口气内絕不至，反取其外之病处与阳經之合，有留針以致阳气，阳气至則内重竭，重竭則死矣，其死也无气以动，故靜。所謂五藏之气已絕于外者，脉口气外絕不至，反取其四末之輪，有留針以致其阴气，阴气至則阳气反入，入則逆，逆則死矣，其死也阴气有余，故躁。所以察其目者，五藏使五色循明，循明則声章，声章者，則言声与平生異也。

恇然上皮笔切，又音必滿貌 恍然上吁性切，狂貌

邪气藏府病形第四法时

(上)黃帝問于岐伯曰：邪气之中人也奈何？岐伯答曰：邪气之中人高也。黃帝曰：高下有度乎？岐伯曰：身半已上者，邪中之也；身半已下者，湿中之也。故曰：邪之中人也，无有常，中于阴則溜于府，中于阳

則溜于經。黃帝曰：陰之與陽也，異名同類，上下相會，經絡之相貫，如環無端。邪之中人，或中于陰，或中于陽，上下左右，無有恒常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諸陽之會，皆在于面。中人也方乘虛時，及新用力，若飲食汗出腠理開，而中于邪。中于面則下陽明，中于項則下太陽，中于頰則下少陽，其中于膺背兩脇亦中其經。黃帝曰：其中于陰奈何？岐伯答曰：中于陰者，常從臂臑始。夫臂與臑，其陰皮薄，其肉淖澤，故俱受于風，獨傷其陰。黃帝曰：此故傷其藏乎？岐伯答曰：身之中于風也，不必動藏。故邪入于陰經，則其藏氣實，邪氣入而不能容，故還之于府。故中陽則溜于經，中陰則溜于府。黃帝曰：邪之中人藏奈何？岐伯曰：愁憂恐懼則傷心。形寒寒飲則傷肺，以其兩寒相感，中外皆傷，故氣逆而上行。有所墮墜，惡血留內，若有所大怒，氣上而不下，積于脇下，則傷肝。有所擊仆，若醉入房，汗出當風，則傷脾。有所用力舉重，若入房過度，汗出浴水，則傷腎。黃帝曰：五藏之中風奈何？岐伯曰：陰陽俱感，邪乃得往。黃帝曰：善哉。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首面與身形也，屬骨連筋，同血合于氣耳。天寒則裂地凌冰，其卒寒或手足懈惰，然而其面不衣何也？岐伯答曰：十二經脈，三百六十五絡，其血氣皆上于面而走空竅，其精陽氣上走于目而為睛，其別氣走于耳而為听，其宗氣上出于鼻而為臭，其濁氣出于胃，走唇舌而為味。其氣之津液皆上

熏于面，而皮又厚，其肉坚，故天气甚寒不能胜之也。

(F) 黄帝曰：邪之中人，其病形何如？岐伯曰：虚邪之中身也，洒淅动形。正邪之中人也微，先见于色，不知于身，若有若无，若亡若存，有形无形，莫知其情。黄帝曰：善哉。

「黄帝问于岐伯曰：余闻之，见其色，知其病，命曰明；按其脉，知其病，命曰神；问其病，知其处，命曰工。余愿闻见而知之，按而得之，问而极之，为之奈何？岐伯答曰：夫色脉与尺之相应也，如桴鼓影响之相应也，不得相失也，此亦本末根叶之出候也，故根死则叶枯矣。色脉形肉不得相失也，故知一则为工，知二则为神，知三则神且明矣。」黄帝曰：愿卒闻之。岐伯答曰：色青者，其脉絃也；赤者，其脉钩也；黄者，其脉代也；白者，其脉毛；黑者，其脉石。见其色而不得其脉，反得其相胜之脉，则死矣；得其相生之脉，则病已矣。黄帝问于岐伯曰：五藏之所生，变化之病形何如？岐伯答曰：先定其五色五脉之应，其病乃可别也。黄帝曰：色脉已定，别之奈何？岐伯曰：调其脉之缓、急、小、大、滑、涩，而病变定矣。黄帝曰：调之奈何？岐伯答曰：脉急者，尺之皮肤亦急；脉缓者，尺之皮肤亦缓；脉小者，尺之皮肤亦减而少气；脉大者，尺之皮肤亦贲而起；脉滑者，尺之皮肤亦滑；脉涩者，尺之皮肤亦涩。凡此变者，有微有甚。故善调尺者，不待于寸；善调脉者，不待于色。能参合而行之者，可以为上工，上工十全九；行二者，为中工，中工十全七；行一者，为

下工，下工十全六。

黃帝曰：請問脈之緩、急、小、大、滑、澀之病形何如？岐伯曰：臣請言五藏之病變也。心脈急甚者為癰疔；微急為心痛引背，食不下。緩甚為狂笑；微緩為伏梁，在心下，上下行，時唾血。大甚為喉吟；微大為心痹引背，善淚出。小甚為善噦，微小為消瘴。滑甚為善渴；微滑為心疝引臍，小腹鳴。澀甚為痞；微澀為血溢，維厥，耳鳴，顛疾。

肺脈急甚為癰疾；微急為肺寒熱，怠惰，咳唾血，引腰背胸，若鼻息肉不通。緩甚為多汗；微緩為痿癭，偏風，頭以下汗出不可止。大甚為脛腫；微大為肺痹引胸背，起惡日光。小甚為泄，微小為消瘴。滑甚為息賁上氣，微滑為上下出血。澀甚為嘔血；微澀為鼠瘻，在頸支腋之間，下不勝其上，其應善痿矣。

肝脈急甚者為惡言；微急為肥氣，在臑下若覆杯。緩甚為善嘔，微緩為水瘕痹也。大甚為內疝，善嘔衄；微大為肝痹陰縮，咳引小腹。小甚為多飲，微小為消瘴。滑甚為癢疝，微滑為遺溺。澀甚為溢飲，微澀為癭攣筋痹。

脾脈急甚為癭疔；微急為膈中，食飲入而還出，后沃沫。緩甚為痿厥；微緩為風痿，四肢不用，心慧然若無病。大甚為击仆；微大為疝氣，腹里大膿血，在腸胃之外。小甚為寒熱，微小為消瘴。滑甚為癢癢，微滑為虫毒蝮蝎腹熱。澀甚為腸癢；微澀為內癢，多下膿血。

腎脉急甚为骨癩疾；微急为沉厥奔豚，足不收，不得前后。緩甚为折脊；微緩为洞，洞者，食不化，下噎还出。大甚为阴痿；微大为石水，起脐已下至小腹睡睡然，上至胃脘，死不治。小甚为洞泄，微小为消瘴。滑甚为癰瘡；微滑为骨痿，坐不能起，起則目无所見。涩甚为大痲，微涩为不月沉痔。

黃帝曰：病之六变者，刺之奈何？岐伯答曰：諸急者多寒；緩者多热；大者多气少血；小者血气皆少；滑者阳气盛，微有热；涩者多血少气，微有寒。是故刺急者，深内而久留之。刺緩者，浅内而疾发針，以去其热。刺大者，微泻其气，无出其血。刺滑者，疾发針而浅内之，以泻其阳气而去其热。刺涩者，必中其脉，隨其逆順而久留之，必先按而循之，已发針，疾按其瘃，无令其血出，以和其脉。諸小者，阴阳形气俱不足，勿取以針，而調以甘药也。

黃帝曰：余聞五藏六府之气，荣輸所入为合，令何道从入，入安速过，願聞其故。岐伯答曰：此阳脉之别入于内，屬于府者也。黃帝曰：荣輸与合，各有名乎？岐伯答曰：荣輸治外經，合治内府。黃帝曰：治内府奈何？岐伯曰：取之于合。黃帝曰：合各有名乎？岐伯答曰：胃合于三里，大腸合入于巨虚上廉，小腸合入于巨虚下廉，三焦合入于委阳，膀胱合入于委中央，胆合入于阳陵泉。黃帝曰：取之奈何？岐伯答曰：取之三里者，低跗；取之巨虚者，举足；取之委阳者，屈伸而索之；委中者，屈而取之；阳陵泉者，正竖

膝予之齐下至委阳之阳取之；取諸外經者，揄申而从之。

黃帝曰：願聞六府之病。岐伯答曰：面熱者足陽明病，魚絡血者手陽明病，兩跗之上脈堅陷者足陽明病，此胃脈也。大腸病者，腸中切痛而鳴濯濯，冬日重感于寒即泄，當臍而痛，不能久立，與胃同候，取巨虛上廉。胃病者，腹脹，胃脘当心而痛，上支兩脇，膈咽不通，食飲不下，取之三里也。小腸病者，小腹痛，腰脊控睪而痛，時窘之后，當耳前熱，若寒甚，若獨肩上熱甚，及手小指次指之間熱，若脈陷者，此其候也，手太陽病也，取之巨虛下廉。三焦病者，腹氣滿，小腹尤堅，不得小便，窘急，溢則水，留即為脹，候在足太陽之外大絡，大絡在太陽少陽之間，亦見于脈，取委陽。膀胱病者，小腹偏腫而痛，以手按之，即欲小便而不得，肩上熱若脈陷，及足小指外廉及脛踝后皆熱若脈陷，取委中央。胆病者，善太息，口苦，嘔宿汁，心下澹澹，恐人將捕之，噎中訶訶然，數唾，在足少陽之本末，亦視其脈之陷下者灸之，其寒熱者取陽陵泉。黃帝曰：刺之有道乎？岐伯答曰：刺此者，必中氣穴，無中肉節，中氣穴則針染（一作游）于巷，中肉節即皮膚痛。補瀉反則病益篤。中筋則筋緩，邪氣不出，與其真相搏，亂而不去，反還內著，用針不審，以順為逆也。

中于膺背一作肩背 亦中共經一本作下其經 膺戶當切 淖澤上奴教切，下皆同。《甲乙經》上音油，下音液，謹詳淖，油也；澤，液也 入

而不容。一本作容。癧癧上治，下縱。盼音戒。噦乙劣切。維厥詳此經。絡有陽維，陰維，故有維厥。息賁下音奔。瘦音酸。癧音賈。瘖徒回切。仆音付。蜻蝎上胡恢切，腹中長虫。下胡葛切，蠹虫也。睡竹垂切。深內下音納。瘡茱美切。揄春朱切。舉音高，陰丸也。

卷之二

根結第五法音

岐伯曰：天地相感，寒暖相移，陰陽之道，孰少孰多？陰道偶，陽道奇，發于春夏，陰氣少，陽氣多，陰陽不調，何補何瀉？發于秋冬，陽氣少，陰氣多，陰氣盛而陽氣衰，故莖葉枯槁，濕雨下歸，陰陽相移，何瀉何補？奇邪離經，不可勝數，不知根結，五藏六府，折關敗樞，開合而走，陰陽大失，不可復取。九針之玄，要在終始，故能知終始，一言而畢，不知終始，針道咸絕。太陽根于至陰，結于命門，命門者目也。陽明根于厲兌，結于頰大，頰大者鉗耳也。少陽根于竅陰，結于窗籠，窗籠者耳中也。太陽為開，陽明為合，少陽為樞。故開折則肉節瀆而暴病起矣，故暴病者取之太陽，視有余不足，瀆者皮肉宛臄而弱也。合折則氣無所止息而痿疾起矣，故痿疾者取之陽明，視有余不足，無所止息者，真氣稽留，邪氣居之也。樞折即骨繇而不安于地，故骨繇者取之少陽，視有余不足，骨繇者節緩而不收也，所謂骨繇者搖故也，當窮其本也。太陰根于隱白，結于太倉。少陰根于涌泉，結于廉泉。厥陰根于大敦，結于玉英，絡于臆中。太陰為開，厥陰為合，少陰為樞。故開折則倉廩無所輸膈洞，膈洞者取之太陰，視有余不足，故開折者氣不足而生病也。合折即氣絕

而喜悲，悲者取之厥阴，視有余不足。樞折則脉有所結而不通，不通者取之少阴，視有余不足，有結者皆取之不足。足太陽根于至阴，溜于京骨，注于昆仑，入于天柱、飛揚也。足少阳根于窍阴，溜于丘墟，注于阳輔，入于天容、光明也。足阳明根于厉兌，溜于冲阳，注于下陵，入于人迎、丰隆也。手太陽根于少澤，溜于阳谷，注于少海，入于天窗、支正也。手少阳根于关冲，溜于阳池，注于支溝，入于天牖、外关也。手阳明根于商阳，溜于合谷，注于阳溪，入于扶突、偏历也。此所謂十二經者，盛絡皆当取之。一日一夜五十營，以營五藏之精，不应数者，名曰狂生。所謂五十營者，五藏皆受气。持其脉口，数其至也，五十动而不一代者，五藏皆受气；四十动一代者，一藏无气；三十动一代者，二藏无气；二十动一代者，三藏无气；十动一代者，四藏无气；不滿十动一代者，五藏无气，予之短期，要在終始。所謂五十动而不一代者，以为常也，以知五藏之期。予之短期者，乍数乍踈也。

黃帝曰：逆順五体者，言人骨节之小大，肉之坚脆，皮之厚薄，血之清濁，气之滑澀，脉之長短，血之多少，經絡之数，余已知之矣，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。夫王公大人，血食之君，身体柔脆，肌肉軟弱，血气慄悍滑利，其刺之徐疾淺深多少，可得同之乎？岐伯答曰：膏粱菽藿之味，何可同也。气滑即出疾，其气澀則出迟，气悍則針小而入淺，气澀則針大而入深，深則欲留，淺則欲疾。以此觀之，刺布衣者深以留之，刺大人

者微以徐之，此皆因气慄悍滑利也。黄帝曰：形气之逆顺奈何？岐伯曰：形气不足，病气有余，是邪胜也，急泻之。形气有余，病气不足，急补之。形气不足，病气不足，此阴阳气俱不足也，不可刺之，刺之则重不足，重不足则阴阳俱竭，血气皆尽，五藏空虚，筋骨髓枯，老者绝灭，壮者不复矣。形气有余，病气有余，此谓阴阳俱有余也，急泻其邪，调其虚实。故曰有余者泻之，不足者补之，此之谓也。故曰刺不知逆顺，真邪相搏。满而补之，则阴阳四溢，肠胃充郭，肝肺内膜，阴阳相错。虚而泻之，则经脉空虚，血气竭枯，肠胃偃辟，皮肤薄著，毛腠天臄，予之死期。故曰用针之要，在于知调阴与阳，调阴与阳，精气乃光，合形与气，使神内藏。故曰上工平气，中工乱脉，下工绝气危生。故曰下工不可不慎也。必审五藏变化之病，五脉之应，经络之虚实，皮之柔粗，而后取之也。

骨 髓 音搖 慄 悍 上比昭切，下侯岸切，勇捷貌也 阳道 奇音箕

寿夭刚柔第六 法律

黄帝问于少师曰：余闻人之生也，有刚有柔，有弱有强，有短有长，有阴有阳，愿闻其方。少师答曰：阴中有阴，阳中有阳，审知阴阳，刺之有方，得病所始，刺之有理，谨度病端，与时相应，内合于五藏六府，外合于筋骨皮肤。是故内有阴阳，外亦有阴阳。在内者，五藏为阴，六府为阳；在外者，筋骨为阴，皮肤为阳。故曰病在阴之阴者，刺阴之荥输；病在阳之阳者，刺阳之

合；病在阳之阴者，刺阴之经；病在阴之阳者，刺络脉。故曰病在阳者命曰风，病在阴者命曰痹，阴阳俱病命曰风痹。病有形而不痛者，阳之类也；无形而痛者，阴之类也。无形而痛者，其阳完而阴伤之也，急治其阴，无攻其阳；有形而不痛者，其阴完而阳伤之也，急治其阳，无攻其阴。阴阳俱动，乍有形，乍无形，加以烦心，命曰阴胜其阳，此谓不表不里，其形不久。

黄帝问于伯高曰：余闻形气病之先后，外内之应奈何？伯高答曰：风寒伤形，忧恐忿怒伤气。气伤藏，乃病藏；寒伤形，乃应形；风伤筋脉，筋脉乃应。此形气外内之相应也。黄帝曰：刺之奈何？伯高答曰：病九日者，三刺而已。病一月者，十刺而已。多少远近，以此衰之。久痹不去身者，视其血络，尽出其血。黄帝曰：外内之病，难易之治奈何？伯高答曰：形先病而未入藏者，刺之半其日；藏先病而形乃应者，刺之倍其日。此月内难易之应也。

黄帝问于伯高曰：余闻形有缓急，气有盛衰，骨有大小，肉有坚脆，皮有厚薄，其以立寿夭奈何？伯高答曰：形与气相任则寿，不相任则夭。皮与肉相果则寿，不相果则夭。血气经络胜形则寿，不胜形则夭。黄帝曰：何谓形之缓急？伯高答曰：形充而皮肤缓者则寿，形充而皮肤急者则夭。形充而脉坚大者顺也，形充而脉小以弱者气衰，衰则危矣。若形充而颧不起者骨小，骨小则夭矣。形充而大肉脰坚而有分者肉坚，肉坚则寿矣；形充而大肉无分理不坚者肉脆，肉脆则

天矣。此天之生命，所以立形定气而視寿夭者。必明乎此立形定气，而后以临病人，决死生。黄帝曰：余聞寿夭，无以度之。伯高答曰：牆基卑，高不及其地者，不滿三十而死；其有因加疾者，不及二十而死也。黄帝曰：形气之相胜，以立寿夭奈何？伯高答曰：平人而气胜形者寿；病而形肉脫，气胜形者死，形胜气者危矣。

黄帝曰：余聞刺有三变，何謂三变？伯高答曰：有刺營者，有刺卫者，有刺寒痹之留經者。黄帝曰：刺三变者奈何？伯高答曰：刺營者出血，刺卫者出气，刺寒痹者內热。黄帝曰：營卫寒痹之为病奈何？伯高答曰：營之生病也，寒热少气，血上下行。卫之生病也，气痛时来时去，怫愾賁响，风寒客于腸胃之中。寒痹之为病也，留而不去，时痛而皮不仁。黄帝曰：刺寒痹內热奈何？伯高答曰：刺布衣者，以火焯之。刺大人者，以药熨之。黄帝曰：药熨奈何？伯高答曰：用淳酒二十升，蜀椒一升，干姜一斤，桂心一斤，凡四种，皆咬咀，漬酒中。用綿絮一斤，細白布四丈，并內酒中。置酒馬矢燼中，盖封涂，勿使泄。五日五夜，出布綿絮，曝干之，干复漬，以尽其汁。每漬必晬其日，乃出干。干，并用滓与綿絮，复布为复巾，長六七尺，为六七巾。則用之生桑炭炙巾，以熨寒痹所刺之处，令热入至于病所，寒复炙巾以熨之，三十遍而止。汗出以巾拭身，亦三十遍而止。起步內中，无見风。每刺必熨，如此病已矣，此所謂內热也。

顛音叔 膈堅上渠永切，腹中膈脂 佛气上扶勿切，郁也，为意不舒。下許气切 咬阻上音甫，下才与切

官針第七法星

凡刺之要，官針最妙。九針之宜，各有所为，長短大小，各有所施也，不得其用，病弗能移。疾淺針深，內伤良肉，皮膚为痈；病深針淺，病气不泻，支为大膿。病小針大，气泻太甚，疾必为害；病大針小，气不泄泻，亦复为败。失針之宜，大者泻，小者不移，已言其过，請言其所施。

病在皮肤无常处者，取以鑱針于病所，肤白勿取。病在分肉間，取以員針于病所。病在經絡痼痹者，取以鋒針，病在脉，气少当补之者，取以鍤針于井荥分輸。病为大膿者，取以鈹針。病痹气暴发者，取以員利針。病痹气痛而不去者，取以毫針。病在中者，取以長針，病水腫不能通关节者，取以大針。病在五藏固居者，取以鋒針，泻于井荥分輸，取以四时。凡刺有九，以应九变。一曰輸刺；輸刺者，刺諸經荥輸藏腧也。二曰远道刺；远道刺者，病在上，取之下，刺府腧也。三曰經刺；經刺者，刺大經之結絡經分也。四曰絡刺；絡刺者，刺小絡之血脉也。五曰分刺；分刺者，刺分肉之間也。六曰大泻刺；大泻刺者，刺大膿以鈹針也。七曰毛刺；毛刺者，刺浮痹皮肤也。八曰巨刺；巨刺者，左取右，右取左。九曰焮刺；焮刺者，刺燔針則取痹也。

凡刺有十二节，以应十二经。一曰偶刺；偶刺者，以手直心若背，直痛所，一刺前，一刺后，以治心痹，刺此者傍针之也。二曰报刺；报刺者，刺痛无常处也，上下行者，直内无拔针，以左手随病所按之，乃出针复刺之也。三曰恢刺；恢刺者，直刺傍之，举之前后，恢筋急，以治筋痹也。四曰齐刺；齐刺者，直入一，傍入二，以治寒气小深者。或曰三刺；三刺者，治痹气小深者也。五曰扬刺；扬刺者，正内一，傍内四，而浮之，以治寒气之博大者也。六曰直针刺；直针刺者，引皮乃刺之，以治寒气之浅者也。七曰输刺；输刺者，直入直出，稀发针而深之，以治气盛而热者也。八曰短刺；短刺者，刺骨痹，稍摇而深之，致针骨所，以上下摩骨也。九曰浮刺；浮刺者，傍入而浮之，以治肌急而寒者也。十曰阴刺；阴刺者，左右率刺之，以治寒厥，中寒厥，足踝后少阴也。十一曰傍针刺；傍针刺者，直刺傍刺各一，以治留痹久居者也。十二曰赞刺；赞刺者，直入直出，数发针而浅之出血，是谓治痈肿也。

脉之所居深不见者刺之，微内针而久留之，以致其空脉气也。脉浅者勿刺，按绝其脉乃刺之，无令精出，独出其邪气耳。所谓三刺则谷气出者，先浅刺绝皮，以出阳邪；再刺则阴邪出者，少益深，绝皮致肌肉，未入分肉间也；已入分肉之间，则谷气出。故刺法曰：始刺浅之，以逐邪气而来血气；后刺深之，以致阴气之邪；最后刺极深之，以下谷气。此之谓也。故用针者，不知年之所加，气之盛衰，虚实之所起，不可以为工

也。

凡刺有五，以应五藏。一曰半刺；半刺者，浅内而疾发针，无针伤肉，如拔毛状，以取皮气，此肺之应也。二曰豹文刺；豹文刺者，左右前后针之，中脉为故，以取经络之血者，此心之应也。三曰关刺；关刺者，直刺左右，尽筋上，以取筋痹，慎无出血，此肝之应也，或曰渊刺，一曰豈刺。四曰合谷刺；合谷刺者，左右鸡足，针于分肉之间，以取肌痹，此脾之应也。五曰输刺；输刺者，直入直出，深内之至骨，以取骨痹，此肾之应也。

燔针上音煩 恢刺上苦回切，大也。一本作怪字

本神第八法风

黄帝问于岐伯曰：凡刺之法，先必本于神。血、脉、营、气、精神，此五藏之所藏也，至其淫泆离藏则精失、魂魄飞扬、志意恍乱、智虑去身者，何因而然乎？天之罪与？人之过乎？何谓德、气、生、精、神、魂、魄、心、意、志、思、智、虑？请问其故。岐伯答曰：天之在我者德也，地之在我者气也，德流气薄而生者也。故生之来谓之精，两精相搏谓之神，随神往来者谓之魂，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，所以任物者谓之心，心有所忆谓之意，意之所存谓之志，因志而存变谓之思，因思而远慕谓之虑，因虑而处物谓之智。故智者之养生也，必顺四时而适寒暑，和喜怒而安居处，节阴阳而调刚柔，如是则僻邪不至，长生久视。是故忧惕思虑者则

伤神，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。因悲哀动中者，竭绝而失生。喜乐者，神憚散而不藏。愁忧者，气闭塞而不行。盛怒者，迷惑而不治。恐惧者，神荡憚而不收。

心怵惕思虑则伤神，神伤则恐惧自失，破胭脱肉，毛悴色天，死于冬。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，意伤则惋乱，四肢不举，毛悴色天，死于春。肝悲哀动中则伤魂，魂伤则狂忘不精，不精则不适当人，阴缩而攣筋，两胁骨不举，毛悴色天，死于秋。肺喜乐无极则伤魄，魄伤则狂，狂者意不存人，皮革焦，毛悴色天，死于夏。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，志伤则喜忘其前言，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，毛悴色天，死于季夏；恐惧而不解则伤精，精伤则骨痠痿厥，精时自下。是故五藏，主藏精者也，不可伤，伤则失守而阴虚，阴虚则无气，无气则死矣。是故用针者，察观病人之态，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，五者以伤，针不可以治之也。

「肝藏血，血舍魂，肝气虚则恐，实则怒。脾藏营，营舍意，脾气虚则四肢不用，五藏不安，实则腹胀经溲不利。心藏脉，脉舍神，心气虚则悲，实则笑不休。肺藏气，气舍魄，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，实则喘喝胸盈仰息。肾藏精，精舍志，肾气虚则厥，实则胀，五藏不安。必审五藏之病形，以知其气之虚实，谨而调之也。」

惋乱上音困 怵惕上耻律切，下他的切，悚惧也

終始第九法野

凡刺之道，畢于終始，明知終始，五藏為紀，陰陽定矣。陰者主藏，陽者主府，陽受氣于四末，陰受氣于五藏。故瀉者迎之，補者隨之，知迎知隨，氣可令和。和氣之方，必通陰陽，五藏為陰，六府為陽，傳之后世，以血為盟，敬之者昌，慢之者亡，無道行私，必得天殃。謹奉天道，請言終始，終始者，經脈為紀，持其脈口人迎，以知陰陽有余不足，平與不平，天道畢矣。所謂平人者不病，不病者，脈口人迎應四時也，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，六經之脈不結動也，本末之寒溫之相守司也，形肉血氣必相稱也，是謂平人。少氣者，脈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。如是者，則陰陽俱不足，補陽則陰竭，瀉陰則陽脫。如是者，可將以甘藥，不可飲以至劑。如此者弗灸，不已者因而瀉之，則五藏氣壞矣。人迎一盛，病在足少陽，一盛而躁，病在手少陽。人迎二盛，病在足太陽，二盛而躁，病在手太陽。人迎三盛，病在足陽明，三盛而躁，病在手陽明。人迎四盛，且大且數，名曰溢陽，溢陽為外格。脈口一盛，病在足厥陰，厥陰一盛而躁，在手心主。脈口二盛，病在足少陰，二盛而躁，在手少陰。脈口三盛，病在足太陰，三盛而躁，在手太陰。脈口四盛，且大且數者，名曰溢陰，溢陰為內關，內關不通死不治。人迎與太陰脈口俱盛四倍以上，命曰關格，關格者與之短期。

人迎一盛，瀉足少陽而補足厥陰，二瀉一補，日一

取之，必切而驗之，踈取之上，气和乃止。人迎二盛，瀉足太陽，補足少陰，二瀉一補，二日一取之，必切而驗之，踈取之上，气和乃止。人迎三盛，瀉足陽明而補足太陰，二瀉一補，日二取之，必切而驗之，踈取之上，气和乃止。脈口一盛，瀉足厥陰而補足少陽，二補一瀉，日一取之，必切而驗之，踈而取之上，气和乃止。脈口二盛，瀉足少陰而補足太陽，二補一瀉，二日一取之，必切而驗之，踈取之上，气和乃止。脈口三盛，瀉足太陰而補足陽明，二補一瀉，日二取之，必切而驗之，踈而取之上，气和乃止。所以日二取之者，太陽主胃，大富于谷氣，故可日二取之也。人迎與脈口俱盛三倍以上，命曰陰陽俱溢，如是者不開，則血脈閉塞，氣無所行，流淫于中，五藏內傷。如此者，因而灸之，則變易而為他病矣。

凡刺之道，氣調而止，補陰瀉陽，音氣益彰，耳目聰明，反此者血氣不行。所謂氣至而有效者，瀉則益虛，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，堅如其故者，適雖言故，病未去也。補則益實，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，夫如其故而不堅者，適雖言快，病未去也。故補則實，瀉則虛，痛雖不隨針，病必衰去。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，而后可得傳于終始矣。故陰陽不相移，虛實不相傾，取之其經。

凡刺之屬，三刺至谷氣，邪僻妄合，陰陽易居，逆順相反，沉浮異處，四時不得，稽留淫泆，須針而去。故一刺則陽邪出，再刺則陰邪出，三刺則谷氣至，谷氣

至而止。所謂谷氣至者，已補而實，已瀉而虛，故以知谷氣至也。邪氣獨去者，陰與陽未能調，而病知愈也。故曰補則實，瀉則虛，痛雖不隨針，病必衰去矣。陰盛而陽虛，先補其陽，後瀉其陰而和之。陰虛而陽盛，先補其陰，後瀉其陽而和之。三脈動于足大指之間，必審其實虛。虛而瀉之，是謂重虛，重虛病益甚。凡刺此者，以指按之，脈動而實且疾者疾瀉之，虛而徐者則補之，反此者病益甚。其動也，陽明在上，厥陰在中，少陰在下。膺膈中膺，背膈中背。肩膊虛者，取之上。重舌，刺舌柱以鉞針也。手屈而不伸者，其病在筋，伸而不屈者，其病在骨，在骨守骨，在筋守筋。補須一方實，深取之，稀按其痛，以極出其邪氣；一方虛，淺刺之，以養其脈，疾按其痛，無使邪氣得入。邪氣來也緊而疾，谷氣來也徐而和。脈實者，深刺之，以泄其氣；脈虛者，淺刺之，使精氣無得出，以養其脈，獨出其邪氣。刺諸痛者，其脈皆實。故曰：從腰以上者，手太陽陽明皆主之；從腰以下者，足太陽陽明皆主之。病在上者下取之，病在下者高取之，病在頭者取之足，病在足者取之膕。病生于頭者頭重，生于手者臂重，生于足者足重，治病者先刺其病所從生者也。春氣在毛，夏氣在皮膚，秋氣在分肉，冬氣在筋骨，刺此病者各以其時為齊。故刺肥人者，以秋冬之齊；刺瘦人者，以春夏之齊。病痛者陰也，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陰也，深刺之。病在上者陽也，病在下者陰也。痒者陽也，淺刺之。病先起陰者，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；病先起

阳者，先治其阳而后治其阴。刺热厥者，留针反为寒；刺寒厥者，留针反为热。刺热厥者，二阴一阳；刺寒厥者，二阳一阴。所谓二阴者，二刺阴也；一阳者，一刺阳也。久病者邪气入深，刺此病者，深内而久留之，间日而复刺之，必先调其左右，去其血脉，刺道毕矣。

凡刺之法，必察其形气，形肉未脱，少气而脉又躁，躁厥者，必为缪刺之，散气可收，聚气可布。深居静处，占神往来，闭户塞牖，魂魄不散，专意一神，精气之分，毋闻人声，以收其精，必一其神，令志在针，浅而留之，微而浮之，以移其神，气至乃休。男内女外，坚拒勿出，谨守勿内，是谓得气。

凡刺之禁：新内勿刺，新刺勿内。已醉勿刺，已刺勿醉。新怒勿刺，已刺勿怒。新劳勿刺，已刺勿劳。已饱勿刺，已刺勿饱。已饥勿刺，已刺勿饥。已渴勿刺，已刺勿渴。大惊大恐，必定其气，乃刺之。乘车来者，卧而休之，如食顷乃刺之。出行来者，坐而休之，如行十里顷乃刺之。凡此十二禁者，其脉乱气散，逆其营卫，经气不次，因而刺之，则阳病入于阴，阴病出为阳，则邪气复生，粗工勿察，是谓伐身，形体淫泆，乃消脑髓，津液不化，脱其五味，是谓失气也。

太阳之脉，其终也，戴眼反折瘖痲，其色白，绝皮乃绝汗，绝汗则终矣。少阳终者，耳聋，百节尽纵，目系绝，目系绝一日半则死矣，其死也，色青白乃死。阳明终者，口目动作，喜惊妄言，色黄，其上下之经盛而

不行則終矣。少陰終者，面黑齒長而垢，腹脹閉塞，上下不通而終矣。厥陰終者，中熱噤干，喜溺心煩，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矣。太陰終者，腹脹閉不得息，氣噫善嘔，嘔則逆，逆則面赤，不逆則上下不通，上下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。

繆刺上眉救切 男內女外《難經》作男外女內 淫瀦下述各切 齒
長平声

卷之三

經脈第十

雷公問于黃帝曰：禁脈之言，凡刺之理，經脈為始，營其所行，制其度量，內次五藏，外別六府，願盡聞其道。黃帝曰：人始生，先成精，精成而腦髓生，骨為干，脈為營，筋為剛，肉為墻，皮膚堅而毛髮長，谷入于胃，脈道以通，血氣乃行。雷公曰：願卒聞經脈之始生。黃帝曰：經脈者，所以能決死生，處百病，調虛實，不可不通。

肺手太陰之脈，起于中焦，下絡大腸，還循胃口，上膈屬肺，從肺系橫出腋，下循臑內，行少陰心主之前，下肘中，循臂內上骨下廉，入寸口，上魚，循魚際，出大指之端；其支者，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，出其端。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而喘咳，缺盆中痛，甚則交兩手而瞽，此為臂厥。是主肺所生病者，咳，上氣喘渴，煩心胸滿，臑臂內前廉痛厥，掌中熱。氣盛有余，則肩背痛風寒，汗出中風，小便數而欠。氣虛則肩背痛寒，少氣不足以息，溺色變。為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，虛者則寸口反小于人迎也。

大腸手陽明之脈，起于大指次指之端，循指上廉，

出合谷兩骨之間，上入兩筋之中，循臂上廉，入肘外廉，上臑外前廉，上肩，出髃骨之前廉，上出于柱骨之会上，下入缺盆絡肺，下膈屬大腸；其支者，从缺盆上頸貫頰，入下齒中，还出挾口，交人中，左之右，右之左，上挾鼻孔。是动則病齒痛頸腫。是主津液所生病者，目黃口干，齕衄，喉痹，肩前臑痛，大指次指痛不用。气有余則当脉所过者热腫，虛則寒栗不复。为此諸病，盛則泻之，虛則补之，热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，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。

胃足陽明之脉，起于鼻之交頰中，旁納（一本作約字）太陽之脉，下循鼻外，入上齒中，还出挾口环唇，下交承漿，却循頤后下廉，出大迎，循頰車，上耳前，过客主人，循发际，至額顛；其支者，从大迎前下人迎，循喉嚨，入缺盆，下膈屬胃絡脾；其直者，从缺盆下乳內廉，下挾臍，入气街中；其支者，起于胃口，下循腹里，下至气街中而合，以下髀关，抵伏兔，下膝腘中，下循脛外廉，下足跗，入中指內間；其支者，下廉三寸而別，下入中指外間；其支者，別跗上，入大指間，出其端。是动則病洒洒振寒，善呻数欠顏黑，病至則恶人与火，聞木声則惕然而惊，心欲动，独閉戶塞牖而处，甚則欲上高而歌，棄衣而走，責响腹脹，是为肝厥。是主血所生病者，狂瘧温淫汗出，齕衄，口喎唇胗，頸腫喉痹，大腹水腫，膝腘腫痛，循膺、乳、气街、股、伏兔、肝外廉、足跗上皆痛，中指不用。气盛則身以前皆热，其有余于胃，

則消谷善飢，溺色黃。氣不足則身以前皆寒栗，胃中寒則脹滿。為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，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。

脾足太陰之脈，起于大指之端，循指內側白肉際，過核骨后，上內踝前廉，上踰內，循脛骨后，交出厥陰之前，上膝股內前廉，入腹屬脾絡胃，上膈，挾咽，連舌本，散舌下；其支者，復從胃，別上膈，注心中。是動則病舌本強，食則嘔，胃脘痛，腹脹善噫，得后與氣則快然如衰，身體皆重。是主脾所生病者，舌本痛，體不能動搖，食不下，煩心，心下急痛，漉、瘦、泄、水閉、黃疸，不能臥，強立股膝內腫厥，足大指不用。為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，虛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。

心手少陰之脈，起于心中，出屬心系，下膈絡小腸；其支者，從心系上挾咽，系目系；其直者，復從心系却上肺，下出腋下，下循臑內后廉，行太陰心主之后，下肘內，循臂內后廉，抵掌后銳骨之端，入掌內后廉，循小指之內出其端。是動則病噎干心痛，渴而欲飲，是為臂厥。是主心所生病者，目黃眦痛，臑臂內后廉痛厥，掌中熱痛。為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，虛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。

小腸手太陽之脈，起于小指之端，循手外側上腕，出踝中，直上循臂骨下廉，出肘內側兩筋之間，上循臑外后廉，出肩解，繞肩胛，交肩上，入缺盆絡心，循咽下膈，抵胃屬小腸；其支者，从缺盆循頰上頰，至目銳眦，却入耳中；其支者，別頰上頰抵鼻，至目內眦，斜絡于顴。是動則病噎痛頰腫，不可以顧，肩似拔，臑似折。是主液所生病者，耳聾目黃頰腫，頸頰肩臑肘臂外后廉痛。為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，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。

膀胱足太陽之脈，起于目內眦，上額交巔；其支者，从巔至耳上角；其直者，从巔入絡腦，還出別下項，循肩髃內，挾脊抵腰中，入循膂，絡腎屬膀胱；其支者，从腰中下挾脊貫臀，入膕中；其支者，从髀內左右，別下貫腓，挾脊內，過髀樞，循髀外从后廉下合膕中，以下貫踠內，出外踝之后，循京骨，至小指外側。是動則病冲頭痛，目似脫，項如拔，脊痛腰似折，髀不可以曲，膕如結，踠如裂，是為踝厥。是主筋所生病者，痔瘻狂癩疾，頭顛項痛，目黃泪出眦衄，項背腰尻膕踠脚皆痛，小指不用。為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，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。

腎足少陰之脈，起于小指之下，邪走足心，出于然谷之下，循內踝之后，別入跟中，以上踠內，出膕內廉，上股內后廉，貫脊屬腎絡膀胱；其直者，从腎上貫肝

膈，入肺中，循喉嚨，挾舌本；其支者，从肺出絡心，注胸中。是動則病飢不欲食，面如漆柴，咳唾則有血，喝喝而喘，坐而欲起，目眈眈如无所見，心如懸若飢狀，氣不足則善恐，心惕惕如人將捕之，是為骨厥。是主腎所生病者，口熱舌干，咽腫上氣，噎干及痛，煩心心痛，黃疸腸澀，脊股內后廉痛，痿厥嗜臥，足下熱而痛。為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灸則強食生肉，緩帶披髮，大杖重履而步。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，虛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。

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，起于胸中，出屬心包絡，下膈，歷絡三臑；其支者，循胸出脇，下腋三寸，上抵腋，下循臑內，行太陰少陰之間，入肘中，下臂行兩筋之間，入掌中，循中指出其端；其支者，別掌中，循小指次指出其端。是動則病手心熱，臂肘攣急，腋腫，甚則胸脇支滿，心中憺憺大動，面赤目黃，喜笑不休。是主脈所生病者，煩心心痛，掌中熱。為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，虛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。

三焦手少陽之脈，起于小指次指之端，上出兩指之間，循手表腕，出臂外兩骨之間，上貫肘，循臑外上肩，而交出足少陽之后，入缺盆，布臑中，散落心包，下膈，循屬三焦；其支者，从臑中上出缺盆，上項，系耳后直上，出耳上角，以屈下頰至頤；其支者，从耳后入耳

中，出走耳前，过客主人前，交頰，至目銳眦。是动則病耳聾渾渾焯焯，噎腫喉癢。是主气所生病者，汗出，目銳眦痛，頰痛，耳后肩髃肘臂外皆痛，小指次指不用。为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，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。

胆足少阳之脉，起于目銳眦，上抵头角，下耳后，循頸行手少阳之前，至肩上，却交出手少阳之后，入缺盆；其支者，从耳后入耳中，出走耳前，至目銳眦后；其支者，別銳眦，下大迎，合于手少阳，抵于頰，下加頰車，下頸合缺盆以下胸中，貫膈絡肝屬胆，循脇里，出气街，繞毛际，橫入髀厭中；其直者，从缺盆下腋，循胸过季脇，下合髀厭中，以下循髀阳，出膝外廉，下外輔骨之前，直下抵絕骨之端，下出外踝之前，循足跗上，入小指次指之間；其支者，別跗上，入大指之間，循大指歧骨內出其端，还貫爪甲，出三毛。是动則病口苦，善太息，心脇痛不能轉側，甚則面微有尘，体无膏澤，足外反熱，是为阳厥。是主骨所生病者，头痛額痛，目銳眦痛，缺盆中腫痛，腋下腫，馬刀俠癭，汗出振寒，瘧，胸脇肋髀膝外至脛絕骨外踝前及諸节皆痛，小指次指不用。为此諸病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熱則疾之，寒則留之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，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。

肝足厥阴之脉，起于大指叢毛之际，上循足跗上廉，去內踝一寸，上踝八寸，交出太阴之后，上膈內廉，

循股阴入毛中，过阴器，抵小腹，挟胃属肝络胆，上贯膈，布胁肋，循喉嚨之后，上入頰頰，连目系，上出頰，与督脉会于巔；其支者，从目系下頰里，环唇内；其支者，复从肝别贯膈，上注肺。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俯仰，丈夫癢疝，妇人少腹腫，甚则噎干，面尘脱色。是肝所生病者，胸满嘔逆飧泄，狐疝遗溺阴痿。为此诸病，盛则泻之，虚则补之，热则疾之，寒则留之，陷下则灸之，不盛不虚，以经取之。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，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。

手太阴气绝则皮毛焦，太阴者行气温于皮毛者也，故气不荣则皮毛焦，皮毛焦则津液去皮节，津液去皮节者则爪枯毛折，毛折者则毛先死，丙篤丁死，火胜金也。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，脉不通则血不流，血不流则毫色不泽，故其面黑如漆柴者，血先死，壬篤癸死，水胜火也。足太阴气绝者则脉不荣肌肉，唇舌者肌肉之本也，脉不荣则肌肉软，肌肉软则舌萎人中满，人中满则唇反，唇反者肉先死，甲篤乙死，木胜土也。足少阴气绝则骨枯，少阴者冬脉也，伏行而濡骨髓者也，故骨不濡则肉不能著也，骨肉不相亲则肉软却，肉软却故齿长而垢发无泽，发无泽者骨先死，戊篤己死，土胜水也。足厥阴气绝则筋绝，厥阴者肝脉也，肝者筋之合也，筋者聚于阴气，而脉络于舌本也，故脉弗荣则筋急，筋急则引舌与卵，故唇青舌卷卵缩则筋先死，庚篤辛死，金胜木也。五阴气俱绝则目系转，转则目运，目运者为志先死，志先死则远一日半死矣。六

阳气絕，則阴与阳相离，离則腠理发泄，絕汗乃出，故旦占夕死，夕占旦死。

經脉十二者，伏行分肉之間，深而不見；其常見者，足太阴过于外踝之上，无所隱故也。諸脉之浮而常見者，皆絡脉也。六經絡手阳明少阳之大絡，起于五指間，上合肘中。飲酒者，卫气先行皮肤，先充絡脉，絡脉先盛，故卫气已平，營气乃滿，而經脉大盛。脉之卒然动者，皆邪气居之，留于本末；不动則熱，不堅則陷且空，不与众同，是以知其何脉之动也。雷公曰：何以知經脉之与絡脉異也？黄帝曰：經脉者常不可見也，其虛實也以气口知之，脉之見者皆絡脉也。雷公曰：細子无以明其然也。黄帝曰：諸絡脉皆不能經大节之間，必行絕道而出，入复合于皮中，其会皆見于外。故諸刺絡脉者，必刺其結上，甚血者虽无結，急取之以瀉其邪而出其血，留之发为癰也。凡診絡脉，脉色青則寒且痛，赤則有熱。胃中寒，手魚之絡多青矣；胃中有熱，魚际絡赤；其暴黑者，留久癰也；其有赤有黑有青者，寒熱气也；其青短者，少气也。凡刺寒熱者皆多血絡，必間日而一取之，血尽而止，乃調其虛實；其小而短者少气，甚者瀉之則悶，悶甚則仆不得言，悶則急坐之也。

手太阴之別，名曰列缺，起于腕上分間，并太阴之經直入掌中，散入于魚际。其病實則手銳掌熱，虛則欠欬，小便遺数，取之去腕半寸，別走阳明也。手少阴之別，名曰通里，去腕一寸半，別而上行，循經入于心

中，系舌本，屬目系。其實則支膈，虛則不能言，取之掌后一寸，別走太陽也。手心主之別，名曰內關，去腕二寸，出于兩筋之間，循經以上系于心，包絡心系。實則心痛，虛則為頭強，取之兩筋間也。手太陽之別，名曰支正，上腕五寸，內注少陰；其別者，上走肘，絡肩髃。實則節弛肘廢，虛則生疣，小者如指痂疥，取之所別也。手陽明之別，名曰偏歷，去腕三寸，別入太陰；其別者，上循臂，乘肩髃，上曲頰偏齒；其別者，入耳合于宗脈。實則齟齬，虛則齒寒痹隔，取之所別也。手少陽之別，名曰外關，去腕二寸，外透臂，注胸中，合心主。病實則肘攣，虛則不收，取之所別也。足太陽之別，名曰飛陽，去踝七寸，別走少陰。實則躄窞頭背痛，虛則躄齚，取之所別也。足少陽之別，名曰光明，去踝五寸，別走厥陰，下絡足跗。實則厥，虛則痿躄，坐不能起，取之所別也。足陽明之別，名曰丰隆，去踝八寸，別走太陰；其別者，循脛骨外廉，上絡頭項，合諸經之氣，下絡喉噎。其病氣逆則喉痹痺瘖，實則狂巔，虛則足不收脛枯，取之所別也。足太陰之別，名曰公孫，去本節之后一寸，別走陽明；其別者，入絡腸胃。厥氣上逆則霍亂，實則腸中切痛，虛則鼓脹，取之所別也。足少陰之別，名曰大鍾，當踝后繞跟，別走太陽；其別者，并經上走于心包，下外貫腰脊。其病氣逆則煩悶，實則閉癢，虛則腰痛，取之所別者也。足厥陰之別，名曰蠡溝，去內踝五寸，別走少陽；其別者，徑脛上臑，結于莖。其病氣逆則臑腫卒疝，實則挺長，虛則暴

痒，取之所别也。住脉之别，名曰尾翳，下鳩尾，散于腹。实則腹皮痛，虚則痒搔，取之所别也。督脉之别，名曰長强，挟脊上項，散头上，下当肩胛左右，别走太阳，入貫脊。实則脊强，虚則头重，高搖之，挟脊之有过者，取之所别也。脾之大絡，名曰大包，出淵腋下三寸，布胸脇。实則身尽痛，虚則百节尽皆縱，此脉若罗絡之血者，皆取之脾之大絡脉也。凡此十五絡者，实則必見，虚則必下，視之不見，求之上下，人經不同。絡脉異所别也。

督音务 肝音旱 頤之劣切 髀音筆 邪与斜同 僇僇音淡
 焯焯土渾切 肱音由

經别第十一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聞人之合于天道也，內有五藏，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；外有六府，以应六律，六律建阴阳諸經而合之十二月、十二辰、十二节、十二經水、十二时、十二經脉者，此五藏六府之所以应天道。夫十二經脉者，人之所以生，病之所以成，人之所以治，病之所以起，学之所始，工之所止也，粗之所易，上之所难也。請問其离合出入奈何？岐伯稽首再拜曰：明乎哉問也！此粗之所过，上之所息也，請卒言之。

足太阳之正，別入于膈中，其一道下尻五寸，別入于肛，屬于膀胱，散之腎，循脊当心入散；直者，从脊上出于項，复屬于太阳，此为一經也。足少阴之正，至膈

中，別走太陽而合，上至腎，當十四頤，出屬帶脈；直者，系舌本，復出于項，合于太陽，此为一合。成以諸陰之別，皆為正也。

足少陽之正，繞髀入毛際，合于厥陰；別者，入季肋之間，循胸里屬膽，散之上肝貫心，以上挾咽，出頤頤中，散于面，系目系，合少陽于外眦也。足厥陰之正，別跗上，上至毛際，合于少陽，與別俱行，此為二合也。

足陽明之正，上至髀，入于腹里，屬胃，散之脾，上通于心，上循咽出于口，上頰頤，還系目系，合于陽明也。足太陰之正，上至髀，合于陽明，與別俱行，上結于咽，貫舌中，此為三合也。

手太陽之正，指地，別于肩解，入腋走心，系小腸也。手少陰之正，別入于淵腋兩筋之間，屬于心，上走喉嚨，出于面，合目內眦，此為四合也。

手少陽之正，指天，別于巔，入缺盆，下走三焦，散于胸中也。手心主之正，別下淵腋三寸，入胸中，別屬三焦，出循喉嚨，出耳后，合少陽完骨之下，此為五合也。

手陽明之正，从手循膺乳，別于肩髃，入柱骨下，走大腸，屬于肺，上循喉嚨，出缺盆，合于陽明也。手太陰之正，別入淵腋少陰之前，入走肺，散之太陽，上出缺盆，循喉嚨，復合陽明，此六合也。

尻格毛切 肛胡公切 頤頤上以之切，下戶感切

經水第十二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經脉十二者，外合于十二經水，而內屬于五藏六府。夫十二經水者，其有大小、深淺、廣狹、遠近各不同，五藏六府之高下、小大，受谷之多少亦不等，相應奈何？夫經水者，受水而行之；五藏者，合神氣魂魄而藏之；六府者，受谷而行之，受氣而揚之；經脉者，受血而營之。合而以治奈何？刺之深淺，灸之壯數，可得聞乎？岐伯答曰：善哉問也！天至高，不可度，地至廣，不可量，此之謂也。且夫人生于天地之間，六合之內，此天之高、地之廣也，非人力之所能度量而至也。若夫八尺之士，皮肉在此，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，其死可解剖而視之，其藏之堅脆，府之大小，谷之多少，脉之長短，血之清濁，氣之多少，十二經之多血少氣，與其少血多氣，與其皆多血氣，與其皆少血氣，皆有大數。其治以針艾，各調其經氣，固其常有合乎？

黃帝曰：余聞之，快于耳，不解于心，願卒聞之。岐伯答曰：此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應陰陽也，不可不察。足太陽外合清水，內屬膀胱，而通水道焉。足少陽外合于渭水，內屬于膽。足陽明外合于海水，內屬于胃。足太陰外合于湖水，內屬于脾。足少陰外合于汝水，內屬于腎。足厥陰外合于澗水，內屬于肝。手太陽外合于淮水，內屬小腸，而水道出焉。手少陽外合于漯水，內屬于三焦。手陽明外合于江水，內屬于大

腸。手太陰外合于河水，內屬于肺。手少陰外合于濟水，內屬于心。手心主外合于澮水，內屬于心包。凡此五藏六府十二經水者，外有源泉而內有所稟，此皆內外相貫，如環無端，人經亦然。故天為陽，地為陰，腰以上為天，腰以下為地。故海以北者為陰，湖以北者為陰中之陰，漳以南者為陽，河以北至漳者為陽中之陰，灊以南至江者為陽中之太陽，此一隅之陰陽也，所以人與天地相參也。

黃帝曰：夫經水之應經脈也，其遠近淺深，水血之多少各不同，合而以刺之奈何？岐伯答曰：足陽明，五藏六府之海也，其脈大血多，氣盛熱壯，刺此者不深弗散，不留不瀉也。足陽明刺深六分，留十呼。足太陽深五分，留七呼。足少陽深四分，留五呼。足太陰深三分，留四呼。足少陰深二分，留三呼。足厥陰深一分，留二呼。手之陰陽，其受氣之道近，其氣之來疾，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，其留皆無過一呼。其少長大小肥瘦，以心擦之，命曰法天之常。灸之亦然。灸而過此者得惡火，則骨枯脈澀；刺而過此者，則脫氣。

黃帝曰：夫經脈之小大，血之多少，膚之厚薄，肉之堅脆，及臑之大小，可為量度乎？岐伯答曰：其可為度量者，取其中度也，不甚脫肉而血氣不衰也。若夫度之人，瘠瘦而形肉脫者，惡可以度量刺乎。審切循捫按，視其寒溫盛衰而調之，是謂因適而為之真也。

澮 孫善切 灊 通合切 以心打之一本作以意料之

卷之四

經筋第十三

足太陽之筋，起于足小指上，結于踝，邪上結于膝，其下循足外踝，結于踵，上循跟，結于膕；其別者，結于踇外，上膕中內廉，與膕中并上結于臀，上挾脊上項；其支者，別入結于舌本；其直者，結于枕骨，上頭下頰，結于鼻；其支者，為目上網，下結于頰；其支者，從腋后外廉，結于肩髃；其支者，入腋下，上出缺盆，上結于完骨；其支者，出缺盆，邪上出于頰。其病小指支，跟腫痛，膕攣，脊反折，項筋急，肩不舉，腋支，缺盆中紐痛，不可左右搖。治在燔針劫刺，以知為數，以痛為輸，名曰仲春痹也。

足少陽之筋，起于小指次指，上結外踝，上循脛外廉，結于膝外廉；其支者，別起外輔骨，上走髀，前者結于伏兔之上，后者結于尻；其直者，上乘眇季肋，上走腋前廉，系于膺乳，結于缺盆；直者，上出腋，貫缺盆，出太陽之前，循耳后，上額角，交巔上，下走頷，上結于頰；支者，結于目眇為外維。其病小指次指支轉筋，引膝外轉筋，膝不可屈伸，膕筋急，前引髀，后引尻，即上乘眇季肋痛，上引缺盆膺乳頸，維筋急，從左之右，右目不開，上過右角，并躄脈而行，左絡于右，故傷左角，右足不用，命曰維筋相交。治在燔針劫刺，以知為數，

以痛为輸，名曰孟春痹也。

足阳明之筋，起于中三指，結于跗上，邪外上加于輔骨，上結于膝外廉，直上結于髀樞，上循肋，屬脊；其直者，上循胛，結于膝；其支者，結于外輔骨，合少阳；其直者，上循伏兔，上結于髀，聚于阴器，上腹而布，至缺盆而結，上頸，上挾口，合于頰，下結于鼻，上合于太阳，太阳为目上綱，阳明为目下綱；其支者，从頰結于耳前。其病足中指支，脛轉筋，脚跳坚，伏兔轉筋，髀前腫，癢疔，腹筋急，引缺盆及頰，卒口僻，急者日不合，热則筋縱，日不开。頰筋有寒，則急引頰移口；有热則筋弛縱緩，不胜收故僻。治之以馬膏，膏其急者，以白酒和桂，以涂其緩者，以桑鈎鈎之，即以生桑灰置之坎中，高下以坐等，以膏熨急頰，且飲美酒，噉美炙肉，不飲酒者，自强也，为之三拊而已。治在燔針劫刺，以知为数，以痛为輸，名曰季春痹也。

足太阴之筋，起于大指之端內側，上結于內踝；其直者，絡于膝內輔骨，上循阴股，結于髀，聚于阴器，上腹，結于臍，循腹里，結于肋，散于胸中；其內者，著于脊。其病足大指支，內踝痛，轉筋痛，膝內輔骨痛，阴股引髀而痛，阴器紐痛，下引臍兩肋痛，引膺中脊內痛。治在燔針劫刺，以知为数，以痛为輸，命曰孟秋痹也。

足少阴之筋，起于小指之下，并足太阴之筋邪走內踝之下，結于踵，与太阳之筋合而上結于內輔之下，并太阴之筋而上循阴股，結于阴器，循脊內挾脊，上至

項，結于枕骨，與足太陽之筋合。其病足下轉筋，及所過而結者皆痛及轉筋。病在此者主痲癰及瘰，在外者不能俯，在內者不能仰。故陽病者腰反折不能俯，陰病者不能仰。治在燔針劫刺，以知為數，以痛為輸，在內者熨引飲藥。此筋折紐，紐發數甚者，死不治，名曰仲秋癘也。

足厥陰之筋，起于大指之上，上結于內踝之前，上循脛，上結內輔之下，上循陰股，結于陰器，絡諸筋。其病足大指支，內踝之前痛，內輔痛，陰股痛轉筋，陰器不用，傷于內則不起，傷于寒則陰縮入，傷于熱則縱挺不收。治在行水清陰氣。其病轉筋者，治在燔針劫刺，以知為數，以痛為輸，命曰季秋癘也。

手太陽之筋，起于小指之上，結于腕，上循臂內廉，結于肘內銳骨之后，彈之應小指之上，入結于腋下；其支者，后走腋后廉，上繞肩胛，循脛出走太陽之前，結于耳后完骨；其支者，入耳中；直者，出耳上，下結于頷，上屬目外眦。其病小指支，肘內銳骨后廉痛，循臂內入腋下，腋下痛，腋后廉痛，繞肩胛引頸而痛，應耳中鳴痛，引頷目瞑，良久乃得視，頸筋急則為筋癘頸腫。寒熱在頸者，治在燔針劫刺之，以知為數，以痛為輸，其為腫者，復而銳之。本支者，上曲牙，循耳前，屬目外眦，上頷，結于角。其痛當所過者支轉筋。治在燔針劫刺，以知為數，以痛為輸，名曰仲夏癘也。

手少陽之筋，起于小指次指之端，結于腕，中循臂結于肘，上繞臑外廉，上肩走頸，合手太陽；其支者，當

曲頰入系舌本；其支者，上曲牙，循耳前，屬目外眦，上乘頷，結于角。其病当所过者即支轉筋，舌卷。治在燔針劫刺，以知为数，以痛为輸，名曰季夏痹也。

手阳明之筋，起于大指次指之端，結于腕，上循臂，上結于肘外，上臑，結于髑；其支者，繞肩胛，挾脊；直者，从肩髑上頸；其支者，上頰，結于頰；直者，上出手太阳之前，上左角，絡头，下右頷。其病当所过者支痛及轉筋，肩不舉頸，不可左右視。治在燔針劫刺，以知为数，以痛为輸，名曰孟夏痹也。

手太阴之筋，起于大指之上，循指上行，結于魚后，行寸口外側，上循臂，結肘中，上臑內廉，入腋下，出缺盆，結肩前髑，上結缺盆，下結胸里，散貫膂，合貫下，抵季肋。其病当所过者支轉筋痛，甚成息膂，脇急吐血。治在燔針劫刺，以知为数，以痛为輸，名曰仲冬痹也。

手心主之筋，起于中指，与太阴之筋并行，結于肘內廉，上臂阴，結腋下，下散前后挾脇；其支者，入腋，散胸中，結于臂。其病当所过者支轉筋，前及胸痛息膂。治在燔針劫刺，以知为数，以痛为輸，名曰孟冬痹也。

手少阴之筋，起于小指之內側，結于銳骨，上結肘內廉，上入腋，交太阴，挾乳里，結于胸中，循臂，下系于臍。其病內急，心承伏梁，下为肘網。其病当所过者支轉筋，筋痛。治在燔針劫刺，以知为数，以痛为輸。其成伏梁唾血膿者，死不治。經筋之病，寒則反

折筋急，熱則筋弛縱不收，陰痿不用。陽急則反折，陰急則俯不伸。燂刺者，刺寒急也，熱則筋縱不收，無用燂針。名曰季冬痹也。

足之陽明，手之太陽，筋急則口目為噤，眦急不能卒視，治皆如右方也。

願者求

骨度第十四

黃帝問于伯高曰：脈度言經脈之長短，何以立之？伯高曰：先度其骨節之大小廣狹長短，而脈度定矣。黃帝曰：願聞眾人之度，人長七尺五寸者，其骨節之大小長短各幾何？伯高曰：頭之大骨圍二尺六寸，胸圍四尺五寸，腰圍四尺二寸。髮所復者，顛至項尺二寸，髮以下至頤長一尺，君子終折。結喉以下至缺盆中長四寸，缺盆以下至髑髀長九寸，過則肺大，不滿則肺小。髑髀以下至天樞長八寸，過則胃大，不及則胃小。天樞以下至橫骨長六寸半，過則回腸廣長，不滿則狹短。橫骨長六寸半，橫骨上廉以下至內輔之上廉長一尺八寸，內輔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長三寸半，內輔下廉下至內踝長一尺三寸，內踝以下至地長三寸，膝臑以下至跗屬長一尺六寸，跗屬以下至地長三寸，故骨圍大則太過，小則不及。角以下至柱骨長一尺，行腋中不見者長四寸，腋以下至季肋長一尺二寸，季肋以下至髀樞長六寸，髀樞以下至膝中長一尺九寸，膝以下至外踝長一尺六寸，外踝以下至京骨長三

寸，京骨以下至地長一寸。耳后当完骨者广九寸，耳前当耳門者广一尺三寸，兩顙之間相去七寸，兩乳之間广九寸半，兩髀之間广六寸半。足長一尺二寸，广四寸半。肩至肘長一尺七寸，肘至腕長一尺二寸半，腕至中指本节長四寸，本节至其末長四寸半。項发以下至背骨長二寸半，脊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节長三尺，上节長一寸四分，分之一奇分在下，故上七节至于脊骨九寸八分分之七，此众人骨之度也，所以立經脉之長短也。是故視其經脉之在于身也，其見浮而堅，其見明而大者，多血；細而沉者，多气也。

髀 髀上許竭切，又許伐切。下云居切 髀步米切，股也

五十營第十五

黃帝曰：余願聞五十營奈何？岐伯答曰：天周二十八宿，宿三十六分，人氣行一周，千八分。日行二十八宿，人經脉上下、左右、前后二十八脉，周身十六丈二尺，以应二十八宿，漏水下百刻，以分晝夜。故人一呼，脉再动，气行三寸，一吸，脉亦再动，气行三寸，呼吸定息，气行六寸。十息气行六尺，日行二分。二百七十息，气行十六丈二尺，气行交通于中，一周于身，下水二刻，日行二十五分。五百四十息，气行再周于身，下水四刻，日行四十分。二千七百息，气行十周于身，下水二十刻，日行五宿二十分。一万三千五百息，气行五十營于身，水下百刻，日行二十八宿，漏水皆尽，脉終矣。所謂交通者，并行一数也，故五十營

备，得尽天地之寿矣，凡行八百一十丈也。

营气第十六

黄帝曰：营气之道，内谷为宝。谷入于胃，乃传之肺，流溢于中，布散于外，精专者行于经隧，常营无已，终而复始，是谓天地之纪。故气从太阴出，注手阳明，上行注足阳明，下行至附上，注大指间，与太阴合，上行抵髀。从脾注心中，循手少阴出腋下臂，注小指，合手太阳，上行乘腋出頤内，注目内眦，上巅下项，合足太阳，循脊下尻，下行注小指之端，循足心注足少阴，上行注肾，从肾注心，外散于胸中。循心主脉出腋下臂，出两筋之间，入掌中，出中指之端，还注小指次指之端，合手少阳，上行注膻中，散于三焦，从三焦注膻，出胁注足少阳，下行至跗上，复从跗注大指间，合足厥阴，上行至肝，从肝上注肺，上循喉嚨，入頤颞之窍，究于畜门。其支别者，上额循巅下项中，循脊入骶，是督脉也，络阴器，上过毛中，入脐中，上循腹里，入缺盆，下注肺中，复出太阴。此营气之所行也，逆顺之常也。

入骶音氏

脉度第十七

黄帝曰：愿闻脉度。岐伯答曰：手之六阳，从手至头，长五尺，五六三丈。手之六阴，从手至胸中，三尺五寸，三六一丈八尺，五六三尺，合二丈一尺。足之

六阳，从足上至头，八尺，六八四丈八尺。足之六阴，从足至胸中，六尺五寸，六六三丈六尺，五六三尺，合三丈九尺。跷脉从足至目，七尺五寸，二七一丈四尺，二五一尺，合一丈五尺。督脉任脉各四尺五寸，二四八尺，二五一尺，合九尺。凡都合一十六丈二尺，此气之大经隧也。经脉为里，支而横者为络，络之别者为孙，盛而血者疾誅之，盛者泻之，虚者饮药以补之。

五藏常内阅于上七窍也，故肺气通于鼻，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；心气通于舌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；肝气通于目，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；脾气通于口，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；肾气通于耳，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。五藏不和则七窍不通，六府不和则留为癰。故邪在府则阳脉不和，阳脉不和则气留之，气留之则阳气盛矣。阳气太盛则阴不利，阴脉不利则血留之，血留之则阴气盛矣。阴气太盛，则阳气不能荣也，故曰关。阳气太盛，则阴气弗能荣也，故曰格。阴阳俱盛，不得相荣，故曰关格。关格者，不得尽期而死也。

黄帝曰：跷脉安起安止？何气荣水？岐伯答曰：跷脉者，少阴之别，起于然骨之后，上内踝之上，直上循阴股入阴，上循胸里入缺盆，上出人迎之前，入頰属目内眦，合于太阳、阳跷而上行，气并相还则为濡目，气不荣则目不合。黄帝曰：气独行五藏，不荣六府，何也？岐伯答曰：气之不得无行也，如水之流，如日月之行不休，故阴脉荣其藏，阳脉荣其府，如环之无端，莫知其纪，终而复始。其流溢之气，内溉藏府，外

濡腠理。黄帝曰：跷脉有阴阳，何脉当其数？岐伯答曰：男子数其阳，女子数其阴，当数者为经，其不当数者为络也。

跷脉渠略切，又音喬 经隄音途

营卫生会第十八

黄帝问于岐伯曰：人焉受气？阴阳焉会？何气为营？何气为卫？营安从生？卫于焉会？老壮不同气，阴阳异位，愿闻其会。岐伯答曰：人受气于谷，谷入于胃，以传与肺，五藏六府，皆以受气，其清者为营，浊者为卫，营在脉中，卫在脉外，营周不休，五十而复大会。阴阳相贯，如环无端。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，行于阳二十五度，分为晝夜，故气至阳而起，至阴而止。故曰：日中而阳隴为重阳，夜半而阴隴为重阴。故太阴主内，太阳主外，各行二十五度，分为晝夜。夜半为阴隴，夜半后而为阴衰，平旦阴尽而阳受气矣。日中为阳隴，日西而阳衰，日入阳尽而阴受气矣。夜半而大会，万民皆卧，命曰合阴，平旦阴尽而阳受气，如是无已，与天地同纪。

黄帝曰：老人之不夜瞑者，何气使然？少壮之人不晝瞑者，何气使然？岐伯答曰：壮者之气血盛，其肌肉滑，气道通，荣卫之行，不失其常，故晝精而夜瞑。老者之气血衰，其肌肉枯，气道涩，五藏之气相搏，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，故晝不精，夜不瞑。

黄帝曰：愿闻营卫之所行，皆何道从来？岐伯答

曰：營出于中焦，卫出于下焦。黄帝曰：願聞三焦之所出。岐伯答曰：上焦出于胃上口，并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，走腋，循太阴之分而行，还至阳明，上至舌，下足阳明，常与营俱行于阳二十五度，行于阴亦二十五度一周也，故五十度而复太会于手太阴矣。黄帝曰：人有热，飲食下胃，其气未定，汗則出，或出于面，或出于背，或出于身半，其不循卫气之道而出何也？岐伯曰：此外伤于风，内开腠理，毛蒸理泄，卫气走之，固不得循其道，此气慄悍滑疾，見开而出，故不得从其道，故命曰漏泄。

黄帝曰：願聞中焦之所出。岐伯答曰：中焦亦并胃中，出上焦之后，此所受气者，泌糟粕，蒸津液，化其精微，上注于肺脉，乃化而为血，以奉生身，莫贵于此，故独得行于經隧，命曰营气。黄帝曰：夫血之与气，異名同类，何謂也？岐伯答曰：营卫者精气也，血者神气也，故血之与气，異名同类焉。故奪血者无汗，奪汗者无血，故人生有兩死而无兩生。

黄帝曰：願聞下焦之所出。岐伯答曰：下焦者，別回腸，注于膀胱而滲入焉。故水谷者，常并居于胃中，成糟粕，而俱下于大腸，而成下焦，滲而俱下，济泌別汁，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。黄帝曰：人飲酒，酒亦入胃，谷未熟而小便独先下何也？岐伯答曰：酒者熟谷之液也，其气悍以清，故后谷而入，先谷而液出焉。黄帝曰：善。余聞上焦如霧，中焦如漚，下焦如瀆，此之謂也。

四时气第十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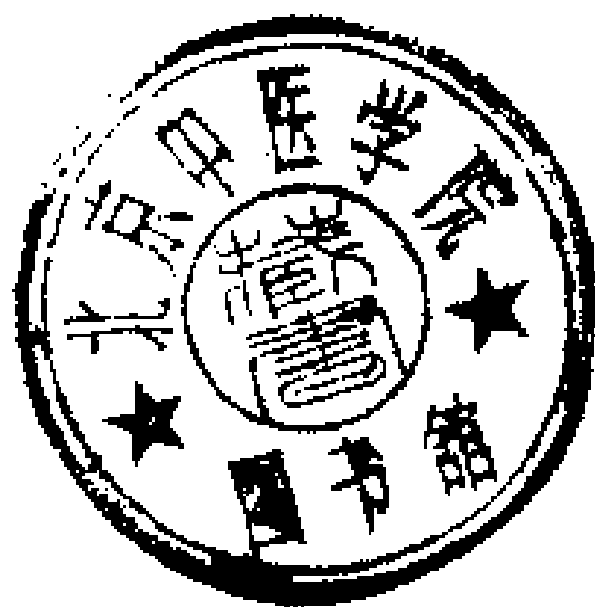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夫四时之气，各不同形，百病之起，皆有所生，灸刺之道，何者为定（一本作宝）？岐伯答曰：四时之气，各有所在，灸别之道，得气穴为定。故春取經血脉分肉之間，甚者深刺之，間者淺刺之。夏取盛經孫絡，取分間絕皮膚。秋取經腧，邪在府，取之合。冬取井滎，必深以留之。

温瘧汗不出，为五十九瘡。风痲肤脹，为五十七瘡，取皮膚之血者，尽取之。飧泄，补三阴之上，补阴陵泉，皆久留之，热行乃止。轉筋于阳治其阳，轉筋于阴治其阴，皆卒刺之。徒痲，先取环谷下三寸，以鈹針針之，已刺而箒之，而内之，入而复之，以尽其痲，必坚，来緩則煩惋，来急則安靜，間日一刺之，痲尽乃止。飲閉葯，方刺之时徒飲之，方飲无食，方食无飲，无食他食，百三十五日。著痺不去，久寒不已，卒取其三里骨为干。腸中不便，取三里，盛瀉之，虛补之。癘风者，素刺其腫上，已刺，以銳針針其处，按出其恶气，腫尽乃止，常食方食，无食他食。

腹中常鳴，气上冲胸，喘不能久立，邪在大腸，刺盲之原、巨虚上廉、三里。小腹控睪、引腰脊，上冲心，邪在小腸者，連睪系，屬于脊，貫肝肺，絡心系。气盛則厥逆，上冲腸胃，熏肝，散于盲，結于臍。故取之盲原以散之，刺太阴以予之，取厥阴以下之，取巨虚下廉以去之，按其所过之經以調之。善嘔，嘔有苦，長太

息，心中憺憺，恐人將捕之，邪在胆，逆在胃，胆液泄則口苦，胃氣逆則嘔苦，故曰嘔胆。取三里以下胃氣逆，則刺少陽血絡以閉胆逆，却調其虛實以去其邪。飲食不下，膈塞不通，邪在胃脘，在上脘則刺抑而下之，在下脘則散而去之。小腹痛腫，不得小便，邪在三焦約，取之太陽大絡，視其絡脈與厥陰小絡結而血者，腫上及胃脘，取三里。觀其色，察其以，知其散復者，視其目色，以知病之存亡也。一其形，听其動靜者，持氣口人迎以視其脈，堅且盛且滑者病日進，脈軟者病將下，諸經實者病三日已。氣口候陰，人迎候陽也。

風脈戶類切 筊音同 著癢上直略切，下音閉 銳針上余惠切，芒也



卷之五

五邪第二十

邪在肺，則病皮膚痛，寒熱，上气喘，汗出，咳動肩背。取之膺中外腧，背三節五藏(一本作五腧又五節)之傍，以手疾按之，快然，乃刺之，取之缺盆中以越之。

邪在肝，則兩脇中痛，寒中，惡血在內，行善擊，節時脚腫，取之行間以引脇下，補三里以溫胃中，取血脈以散惡血，取耳間青脈，以去其擊。

邪在脾胃，則病肌肉痛。陽氣有余，陰氣不足，則熱中善飢；陽氣不足，陰氣有余，則寒中腸鳴腹痛。陰陽俱有余，若俱不足，則有寒有熱。皆調于三里。

邪在腎，則病骨痛陰痹。陰痹者，按之而不得，腹脹腰痛，大便難，肩背頸項痛，時眩。取之涌泉、昆侖，視有血者盡取之。

邪在心，則病心痛喜悲，時眩仆，視有余不足而調之其輸也。

頤音推

寒熱病第二十一

皮寒熱者，不可附席，毛髮焦，鼻槁臘，不得汗。取三陽之絡，以補手太陰。肌寒熱者，肌痛，毛髮焦而唇槁臘，不得汗。取三陽于下以去其血者，補足太陰

以出其汗。骨寒热者，病无所安，汗注不休。齿未槁，取其少阴于阴股之络；齿已槁，死不治。骨厥亦然。骨痹，举节不用而痛，汗注烦心。取三阴（一本作三阳）之经，补之。身有所伤血出多，及中风寒，若有所墮墜，四支懈惰不收，名曰体惰。取其小腹臍下三结交。三结交者，阳明、太阴也，臍下三寸关元也。厥痹者，厥气上及腹。取阴阳之络，视主病也，瀉阳补阴经也。

頰侧之动脉人迎。人迎，足阳明也，在嬰筋之前。嬰筋之后，手阳明也，名曰扶突。次脉，足少阳脉也，名曰天牖。次脉，足太阳也，名曰天柱。腋下动脉，臂太阴也，名曰天府。阳迎头痛，胸满不得息，取之人迎。暴瘖气鞭，取扶突与舌本出血。暴聾气蒙，耳目不明，取天牖。暴攣痲眩，足不任身，取天柱。暴痺内逆，肝肺相搏，血溢鼻口，取天府。此为天牖五部。

臂阳明有人頰遍齿者，名曰大迎，下齿齩取之。臂恶寒补之，不恶寒泻之。足太阳有人頰遍齿者，名曰角系，上齿齩取之，在鼻与頰前。方病之时其脉盛，盛则泻之，虚则补之。一曰取之出鼻外。足阳明有挟鼻入于面者，名曰悬顛，属口，对入系目本，视有过者取之，损有余，益不足，反者益其。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，正属目本，名曰眼系，头目苦痛取之，在项中两筋间，入脑乃别。阴跷、阳跷，阴阳相交，阳入阴，阴出阳，交于目眦眦，阳气盛则瞋目，阴气盛则瞑目。热厥取足太阴、少阳，皆留之；寒厥取足阳明、少阴于足，皆留之。舌纵涎下，烦惋，取足少阴。振寒洒洒，鼓颔，

不得汗出，腹脹煩惋，取手太陰。刺虛者，刺其去也；刺實者，刺其來也。春取絡脉，夏取分腠，秋取氣口，冬取經輸，凡此四時，各以時為齊。絡脉治皮膚，分腠治肌肉，氣口治筋脉，經輸治骨髓、五藏。身有五部：伏兔一；腓二，腓者臑也；背三；五藏之膈四；項五。此五部有痲疽者死。病始手臂者，先取手陽明、太陰而汗出；病始頭首者，先取項太陽而汗出；病始足脛者，先取足陽明而汗出。臂太陰可汗出，足陽明可汗出。故取陰而汗出甚者，止之于陽；取陽而汗出甚者，止之于陰。凡刺之害，中而不去則精泄，不中而去則致氣；精泄則病甚而恆，致氣則生為痲疽也。

稿臑下思亦切 臑丘禹切，齒齲也 臑，仇二音，面頰也 腓音肥

癲狂第二十二

目眦外決于面者，為銳眦；在內近鼻者為內眦；上為外眦，下為內眦。癲疾始生，先不樂，頭重痛，視舉目赤，甚作極已，而煩心，候之于顏，取手太陽、陽明、太陰，血變而止。癲疾始作而引口啼呼喘悸者，候之手陽明、太陽，左強者攻其右，右強者攻其左，血變而止。癲疾始作先反僵，因而脊痛，候之足太陽、陽明、太陰、手太陽，血變而止。治癲疾者，常與之居，察其所當取之處。病至，視之有過者瀉之，置其血于瓠壺之中，至其發時，血獨動矣，不動，灸窮骨二十壯。窮骨者，骹骨也。骨癲疾者，齲齒諸膈分肉皆滿，而骨居，汗出煩惋。嘔多沃沫，氣下泄，不治。筋癲疾者，

身倦攣急大，刺項大經之大杼脉。嘔多沃沫，气下泄，不治。脉癩疾者，暴仆，四肢之脉皆脹而縱。脉滿，尽刺之出血；不滿，灸之挾項太陽，灸帶脉于腰相去三寸，諸分肉本輸。嘔多沃沫，气下泄，不治。癩疾者，疾发如狂者，死不治。

狂始生，先自悲也，喜忘苦怒善恐者，得之忧飢，治之取手太阴、阳明，血变而止，及取足太阴、阳明。狂始发，少臥不飢，自高賢也，自辯智也，自尊貴也，善罵詈，日夜不休，治之取手阳明、太陽、太阴、舌下少阴，視之盛者，皆取之，不盛，釋之也。狂言、惊、善笑、好歌乐、妄行不休者，得之大恐，治之取手阳明、太陽、太阴。狂，目妄見、耳妄聞、善呼者，少气之所生也，治之取手太陽、太阴、阳明、足太阴、头、兩顳。狂者多食，善見鬼神，善笑而不发于外者，得之有所大喜，治之取足太阴、太陽、阳明，后取手太阴、太陽、阳明。狂而新发，未应如此者，先取曲泉左右动脉，及盛者見血，有頃已，不已，以法取之，灸骨骶二十壯。

风逆暴四肢腫，身漯漯，唏然时寒，飢則煩，飽則善变，取手大阴表里，足少阴、阳明之經，肉清取荣，骨清取井、經也。厥逆为病也，足暴清，胸若將裂，腸若將以刀切之，煩而不能食，脉大小皆澀，暖取足少阴，清取足阳明，清則补之，温則瀉之。厥逆腹脹滿，腸鳴，胸滿不得息，取之下胸二肋咳而动手者，与背膂以手按之立快者是也。內閉不得洩，刺足少阴、太陽与骶上以長針，气逆則取其太阴、阳明、厥阴，甚取少阴、

阳明动者之經也。少气，身濼濼也，言吸吸也，骨痠体重，懈惰不能动，补足少阴。短气，息短不屬，动作气索，补足少阴，去血絡也。

顛口感切，面黃起行 倦事上音叔 唏許几切，笑也

热病第二十三

偏枯，身偏不用而痛，言不变，志不乱，病在分腠之間，巨針取之，益其不足，損其有余，乃可复也。痺之为病也，身无痛者，四肢不收，智乱不甚，其言微知，可治，甚則不能言，不可治也。病先起于阳，后入于阴者，先取其阳，后取其阴，浮而取之。

热病三日，而气口靜、人迎躁者，取之諸阳，五十九刺，以瀉其热而出其汗，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。身热甚，阴阳皆靜者，勿刺也；其可刺者，急取之，不汗出則泄。所謂勿刺者，有死征也。热病七日八日，脉口动喘而短（一本作弦）者，急刺之，汗且自出，浅刺手大指間。热病七日八日，脉微小，病者溲血，口中干，一日半而死，脉代者，一日死。热病已得汗出，而脉尚躁，喘且复热，勿刺肤，喘甚者死。热病七日八日，脉不躁，躁不散数，后三日中有汗；三日不汗，四日死。未曾汗者，勿腠刺之。

热病先肤痛窻鼻充面，取之皮，以第一針，五十九，苛軫鼻，索皮于肺，不得索之火，火者心也。热病先身濼，倚而热，煩惋，干唇口噤，取之皮，以第一針，五十九，肤脹口干，寒汗出，索脉于心，不得索之水，水

者腎也。熱病噎干多飲，善驚，臥不能起，取之肌肉，以第六針，五十九，目眦青，索肉于脾，不得索之木，木者肝也。熱病面青腦痛，手足躁，取之筋間，以第四針，于四逆，筋臂日浸，索筋于肝，不得索之金，金者肺也。熱病數驚，癰疽而狂，取之脈，以第四針，急瀉有余者，癰疽毛髮去，索血于心，不得索之水，水者腎也。熱病身重骨痛，耳聾而好瞑，取之骨，以第四針，五十九刺，骨病不食，齧齒耳青，索骨于腎，不得索之土，土者脾也。熱病不知所痛，耳聾不能自收，口干，陽熱甚，陰頗有寒者，熱在髓，死不可治。熱病頭痛顛顛目瘳脈痛，善衄，厥熱病也，取之以第三針，視有余不足，寒熱痔。熱病體重，腸中熱，取之以第四針，于其臑及下諸指間，索氣于胃絡，得氣也。熱病挾臍急痛，胸脇滿，取之涌泉與陰陵泉，取以第四針，針噎里。熱病而汗且出，及脈順可汗者，取之魚際、太淵、大都、太白，瀉之則熱去，補之則汗出，汗出太甚，取內踝上橫脈以止之。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，此陰脈之極也，死；其得汗而脈靜者，生。熱病者脈尚盛躁而不得汗者，此陽脈之極也，死；脈盛躁得汗靜者，生。

熱病不可刺者有九：一曰，汗不出，大額發赤嘔者死；二曰，泄而腹滿甚者死；三曰，目不明，熱不已者死；四曰，老人嬰兒，熱而腹滿者死；五曰，汗不出，嘔下血者死；六曰，舌本爛，熱不已者死；七曰，咳而衄，汗不出，出不至足者死；八曰，髓熱者死；九曰，熱而瘳者死。腰折，癰疽，齒噤齧也。凡此九者，不可刺

也。

所謂五十九刺者，兩手外內側各三，凡十二瘡；五指間各一，凡八瘡，足亦如是；頭入髮一寸傍三分各三，凡六瘡；更入髮三寸邊五，凡十瘡；耳前後口下者各一，項中一，凡六瘡；巔上一，額會一，髮際一，廉泉一，風池二，天柱二。

氣滿胸中喘息，取足太陰大指之端，去爪甲如韭葉，寒則留之，熱則疾之，氣下乃止。心疝暴痛，取足太陰、厥陰，盡刺去其血絡。喉痹舌卷，口中干，煩心心痛，臂內廉痛，不可及頭，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下，去端如韭葉。目中赤痛，從內眦始，取之陰蹻。風瘳身反折，先取足太陽及臑中及血絡出血；中有寒，取三里。癰，取之陰蹻及三毛上及血絡出血。男子如蠱，女子如蛆，身體腰脊如解，不欲飲食，先取涌泉見血，視附上盛者，盡見血也。

痺音肥 瘳巨井切 噤巨禁切 齧音介

厥病第二十四

厥頭痛，面若腫起而煩心，取之足陽明、太陰。厥頭痛，頭脈痛，心悲善泣，視頭動脈反盛者，刺盡去血，後調足厥陰。厥頭痛，貞貞頭重而痛，瀉頭上五行，行五，先取手少陰，後取足少陰。厥頭痛，意善忘，按之不得，取頭面左右動脈，後取足太陰。厥頭痛，項先痛，腰脊為應，先取天柱，後取足太陽。厥頭痛，頭痛甚，耳前後脈涌有熱（一本云有動脈），瀉出其血，後取足少

阳。真头痛，头痛甚，脑尽痛，手足寒至节，死不治。头痛不可取于膻者，有所击墮，恶血在于内，若肉伤，痛未已，可则刺，不可远取也。头痛不可刺者，大痹为恶，日作者，可令少愈，不可已。头半寒痛，先取手少阳、阳明，后取足少阳、阳明。

厥心痛，与背相控，善噤，如从后觸其心，偃僵者，肾心痛也，先取京骨、昆仑，发狂不已，取然谷。厥心痛，腹脹胸滿，心尤痛甚，胃心痛也，取之大都、太白。厥心痛，痛如以錐針刺其心，心痛甚者，脾心痛也，取之然谷、太溪。厥心痛，色蒼蒼如死狀，終日不得太息，肝心痛也，取之行間、太冲。厥心痛，臥若徒居，心痛間，動作痛益甚，色不变，肺心痛也，取之魚际、太淵。真心痛，手足清至节，心痛甚，旦发夕死，夕发旦死。心痛不可刺者，中有盛聚，不可取于膻。腸中有虫瘕及蛟蛭，皆不可取以小針。心腸痛，恠作痛腫聚，往来上下行，痛有休止，腹热喜渴涎出者，是蛟蛭也，以手聚按而堅持之，无令得移，以大針刺之，久持之，虫不动，乃出針也。惹腹恠痛，形中上者。

耳聾无闻，取耳中。耳鳴，取耳前动脉。耳痛不可刺者，耳中有膿，若有干眇眇，耳无闻也。耳聾，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，先取手，后取足。耳鳴，取手中指爪甲上，左取右，右取左，先取手，后取足。足髀不可举，側而取之，在樞合中，以員利針，大針不可刺。病注下血，取曲泉。风痺淫灑，病不可已者，足如履冰，时如入湯中，股脛淫灑，煩心头痛，时嘔时愧，

眩已汗出，久則目眩，悲以喜恐，短氣不樂，不出三年死也。

貞貞都耕切 悵乃老切 恙音烹 叮貯上都領切，下乃頂切，耳中瘕也

病本第二十五

先病而后逆者，治其本。先逆而后病者，治其本。先寒而后生病者，治其本。先病而后生寒者，治其本。先熱而后生病者，治其本。先泄而后生他病者，治其本，必且調之，乃治其他病。先病而后中滿者，治其標。先病后泄者，治其本。先中滿而后煩心者，治其本。有客氣，有同氣。大小便不利，治其標；大小便利，治其本。病發而有余，本而標之，先治其本，后治其標；病發而不足，標而本之，先治其標，后治其本。謹詳察間甚，以意調之，間者并行，甚為獨行。先小大便不利而后生他病者，治其本也。

雜病第二十六

厥挾脊而痛者至頂，頭沉沉然，目眈眈然，腰脊強，取足太陽腦中血絡。厥胸滿面腫，唇澀澀然，暴言難，甚則不能言，取足陽明。厥氣走喉而不能言，手足清，大便不利，取足少陰。厥而腹向向然，多寒氣，腹中穀穀，便澀難，取足太陰。噎干，口中熱如膠，取足少陰。膝中痛，取犢鼻，以員利針，發而間之。針大如釐，刺膝無疑。喉痹不能言，取足陽明；能言，取手陽

明。瘧不渴，間日而作，取足陽明；渴而日作，取手陽明。齒痛，不惡清飲，取足陽明；惡清飲，取手陽明。聾而不痛者，取足少陽；聾而痛者，取手陽明。衄而不止，衄血，取足太陽；衄血，取手太陽，不已，刺宛骨下，不已，刺腦中出血。腰痛，痛上寒，取足太陽陽明；痛上熱，取足厥陰；不可以俯仰，取足少陽；中熱而喘，取足少陰、腦中血絡。喜怒而不欲食，言益小，刺足太陰；怒而多言，刺足少陽。顛痛，刺手陽明與顛之盛脈出血。項痛不可俯仰，刺足太陽；不可以顧，刺手太陽也。小腹滿大，上走胃，至心，淅淅身時寒熱，小便不利，取足厥陰。腹滿，大便不利，腹大，亦上走胸噎，喘息噦噦然，取足少陰。腹滿食不化，腹向向然，不能大便，取足太陰。心痛引腰脊，欲嘔，取足少陰。心痛，腹脹嗷嗷然，大便不利，取足太陰。心痛引背不得息，刺足少陰；不已，取手少陽。心痛引小腹滿，上下無常處，便澀難，刺足厥陰。心痛，但短氣不足以息，刺手太陰。心痛，當九節刺之，按已刺按之，立已；不已，上下求之，得之立已。顛痛，刺足陽明曲周動脈見血，立已；不已，按人迎于經，立已。氣逆上，刺膺中陷者與下胸動脈。腹痛，刺膺左右動脈，已刺按之，立已；不已，刺氣街，已刺按之，立已。痿厥為四末束挽，乃疾解之，日二，不仁者十日而知，無休，病已止。噦，以草刺鼻，噦，噦而已；無息而疾迎引之，立已；大驚之，亦可已。

向音响 穀音解

周痹第二十七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周痹之在身也，上下移徙隨脉，其上下左右相應，間不容空，願聞此痛，在血脉之中邪？將在分肉之間乎？何以致是？其痛之移也，間不及下針，其痛之時，不及定治，而痛已止矣，何道使然？願聞其故。岐伯答曰：此眾痹也，非周痹也。黃帝曰：願聞眾痹。岐伯對曰：此各在其處，更發更止，更居更起，以右應左，以左應右，非能周也，更發更休也。黃帝曰：善。刺之奈何？岐伯對曰：刺此者，痛雖已止，必刺其處，勿令復起。

帝曰：善。願聞周痹何如？岐伯對曰：周痹者，在于血脉之中，隨脉以上，隨脉以下，不能左右，各當其所。黃帝曰：刺之奈何？岐伯對曰：痛从上下者，先刺其下以過（一作過下同）之，後刺其上以脫之；痛从下上者，先刺其上以過之，後刺其下以脫之。黃帝曰：善。此痛安生？何因而有名？岐伯對曰：風寒濕氣，客于外分肉之間，迫切而為沫，沫得寒則聚，聚則排分肉而分裂也，分裂則痛，痛則神歸之，神歸之則熱，熱則痛解，痛解則厥，厥則他痹發，發則如是。帝曰：善。余已得其意矣。

此內不在藏，而外未發于皮，獨居分肉之間，真氣不能周，故命曰周痹。故刺痹者，必先切循其下之六經，視其虛實，及大絡之血結而不通，及虛而脉陷空者而調之，熨而通之，其癰堅，轉引而行之。黃帝曰：

善。余已得其意矣，亦得其事也。九者，經巽之理，十二經脉阴阳之病也。

惰許六切

口問第二十八

黃帝閒居，辟左右而問于岐伯曰：余已聞九針之經，論阴阳逆順六經已畢，願得口問。岐伯避席再拜曰：善乎哉問也，此先師之所口傳也。黃帝曰：願聞口傳。岐伯答曰：夫百病之始生也，皆生于風雨寒暑，阴阳喜怒，飲食居處，大驚卒恐。則血氣分離，阴阳破敗，經絡厥絕，脉道不通，阴阳相逆，卫氣稽留，經脉虛空，血氣不次，乃失其常。論不在經者，請道其方。

黃帝曰：人之欠者，何氣使然？岐伯答曰：卫氣晝日行于陽，夜半則行于陰。陰者主夜，夜者臥。陽者主上，陰者主下。故陰氣積于下，陽氣未盡，陽引而上，陰引而下，阴阳相引，故數欠。陽氣盡，陰氣盛，則目瞑；陰氣盡而陽氣盛，則寤矣。瀉足少陰，補足太陽。黃帝曰：人之噦者，何氣使然？岐伯曰：谷入于胃，胃氣上注于肺。今有故寒氣與新谷氣，俱還入于胃，新故相亂，真邪相攻，氣并相逆，復出于胃，故為噦。補手太陰，瀉足少陰。黃帝曰：人之唏者，何氣使然？岐伯曰：此陰氣盛而陽氣虛，陰氣疾而陽氣徐，陰氣盛而陽氣絕，故為唏。補足太陽，瀉足少陰。黃帝曰：人之振寒者，何氣使然？岐伯曰：寒氣客于

皮肤，阴气盛，阳气虚，故为振寒寒慄。补诸阳。黄帝曰：人之噫者，何气使然？岐伯曰：寒气客于胃，厥逆从下上散，复出于胃，故为噫。补足太阴、阳明。一曰补眉本也。黄帝曰：人之嚏者，何气使然？岐伯曰：阳气和利，满于心，出于鼻，故为嚏。补足太阳荣眉本，一曰眉上也。黄帝曰：人之蹇者，何气使然？岐伯曰：胃不实则诸脉虚，诸脉虚则筋脉懈惰，筋脉懈惰则行阴用力，气不能复，故为蹇。因其所在，补分肉间。黄帝曰：人之哀而泣涕出者，何气使然？岐伯曰：心者，五藏六府之主也；目者，宗脉之所聚也，上液之道也；口鼻者，气之门户也。故悲哀愁忧则心动，心动则五藏六府皆摇，摇则宗脉感，宗脉感则液道开，液道开故泣涕出焉。液者，所以灌精濡空窍者也，故上液之道开则泣，泣不止则液竭，液竭则精不灌，精不灌则目无所见矣，故命曰夺精。补天柱经侠颈。黄帝曰：人之太息者，何气使然？岐伯曰：忧思则心系急，心系急则气道约，约则不利，故太息以伸出之。补手少阴、心主、足少阳留之也。黄帝曰：人之涎下者，何气使然？岐伯曰：饮食者皆入于胃，胃中有热则虫动，虫动则胃缓，胃缓则廉泉开，故涎下。补足少阴。黄帝曰：人之耳中鸣者，何气使然？岐伯曰：耳者宗脉之所聚也，故胃中空则宗脉虚，虚则下溜，脉有所竭者，故耳鸣。补客主人，手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也。黄帝曰：人之自啮舌者，何气使然？岐伯曰：此厥逆走上，脉气辈至也。少阴气至则啮舌，少阳气至则啮

頰，陽明氣至則嚙唇矣。視主病者則補之。凡此十二邪者，皆奇邪之走空竅者也。故邪之所在，皆為不足。故上氣不足，腦為之不滿，耳為之苦鳴，頭為之苦傾，目為之眩；中氣不足，澀便為之變，腸為之苦鳴；下氣不足，則乃為痿厥心惋。補足外踝下留之。

黃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腎主為欠，取足少陰。肺主為噦，取手太陰、足少陰。唏者，陰與陽絕，故補足太陽，瀉足少陰。振寒者，補諸陽。噫者，補足太陰、陽明。噎者，補足太陽、眉本。譫，因其所在，補分肉間。泣出，補天柱經俠頸，俠頸者，頭中分也。太息，補手少陰、心主、足少陽留之。涎下、補足少陰。耳鳴，補客主人、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。自嚙舌，視主病者則補之。目眩頭傾，補足外踝下留之。痿厥心惋，刺足大指間上二寸留之，一曰足外踝下留之。

卷之六

師傳第二十九

黃帝曰：余聞先師，有所心藏，弗著于方。余願聞而藏之，則而行之，上以治民，下以治身，使百姓无病，上下和亲，德澤下流，子孫无忧，傳于后世，无有終時，可得聞乎？岐伯曰：遠乎哉問也。夫治民与自治，治彼与治此，治小与治大，治国与治家，未有逆而能治之也，夫惟順而已矣。順者，非独阴阳脉論气之逆順也，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。黃帝曰：順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入国問俗，入家問諱，上堂問礼，临病人問所便。黃帝曰：便病人奈何？岐伯曰：夫中热消痺則便寒，寒中之屬則便热。胃中热，則消谷，令人县心善饥，臍以上皮热；腸中热，則出黃如糜，臍以下皮寒。胃中寒，則腹脹；腸中寒，則腸鳴飧泄。胃中寒，腸中热，則脹而且泄；胃中热，腸中寒，則疾饥，小腹痛脹。黃帝曰：胃欲寒飲，腸欲热飲，兩者相逆，便之奈何？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，驕恣从欲，輕人，而无能禁之，禁之則逆其志，順之則加其病，便之奈何？治之何先？岐伯曰：人之情，莫不恶死而乐生，告之以其敗，語之以其善，導之以其所便，开之以其所苦，虽有无道之人，恶有不听者乎？黃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春夏先治其标，后治其本；秋冬先治其本，后治其标。黃

帝曰：便其相逆者奈何？岐伯曰：便此者，食飲衣服，亦欲适寒温，寒无凄愴，暑无出汗。食飲者，热无灼灼，寒无沧沧。寒温中适，故气將持。乃不致邪僻也。

黄帝曰：本藏以身形支节腠肉，候五藏六府之小大焉。今夫王公大人，临朝即位之君而問焉，誰可捫循之而后答乎？岐伯曰：身形支节者，藏府之盖也，非面部之闕也。黄帝曰：五藏之气，闕于面者，余已知之矣，以肢节知而闕之奈何？岐伯曰：五藏六府者，肺为之盖，巨肩陷咽，候見其外。黄帝曰：善。岐伯曰：五藏六府，心为之主，缺盆为之道，髀骨有余，以候髑髏。黄帝曰：善。岐伯曰：肝者主为將，使之候外，欲知坚固，視目小大。黄帝曰：善。岐伯曰：脾者主为卫，使之迎粮，視唇舌好恶，以知吉凶。黄帝曰：善。岐伯曰：腎者主为外，使之遠听，視耳好恶，以知其性。黄帝曰：善。願聞六府之候。岐伯曰：六府者，胃为之海，广骸、大頸、張胸，五谷乃容；鼻隧以長，以候大腸；唇厚、人中長，以候小腸；目下果大，其胆乃横；鼻孔在外，膀胱漏泄；鼻柱中央起，三焦乃約。此所以候六府者也。上下三等，藏安且良矣。

便平声

决气第三十

黄帝曰：余聞人有精、气、津、液、血、脉，余意以

为一气耳，今乃辨为六名，余不知其所以然。岐伯曰：兩神相搏，合而成形，常先身生，是謂精。何謂气？岐伯曰：上焦开发，宣五谷味，熏肤，充身澤毛，若霧露之漑，是謂气。何謂津？岐伯曰：腠理发泄，汗出溱溱，是謂津。何謂液？岐伯曰：谷入气滿，淖澤注于骨，骨屬屈伸，泄澤，补益腦髓，皮膚潤澤，是謂液。何謂血？岐伯曰：中焦受气取汁，变化而赤，是謂血。何謂脉？岐伯曰：壅遏營气，令无所避，是謂脉。

黃帝曰：六气者，有余不足，气之多少，腦髓之虛实，血脉之清濁，何以知之？岐伯曰：精脫者，耳聾；气脫者，目不明；津脫者，腠理开，汗大泄；液脫者，骨屬屈伸不利，色天，腦髓消，脛痠，耳数鳴；血脫者，色白，天然不澤，其脉空虛，此其候也。黃帝曰：六气者，貴賤何如？岐伯曰：六气者，各有部主也，其貴賤善惡，可为常主，然五谷与胃为大海也。

溱音臻

腸胃第三十一

黃帝問于伯高曰：余願聞六府傳谷者，腸胃之小大長短，受谷之多少奈何？伯高曰：請尽言之，谷所从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：唇至齒長九分，口广二寸半。齒以后至会厭，深三寸半，大容五合。舌重十兩，長七寸，广二寸半。咽門重十兩，广一寸半，至胃長一尺六寸。胃紆曲屈，伸之，長二尺六寸，大一尺五寸，徑五寸，大容三斗五升。小腸后附脊，左环回周迭积，

其注于回腸者，外附于臍上，回运环十六曲，大二寸半，徑八分分之少半，長三丈二尺。回腸当臍，左环回周叶积而下，回运环反十六曲，大四寸，徑一寸寸之少半，長二丈一尺。广腸傳脊，以受回腸，左环叶脊，上下辟，大八寸，徑二寸寸之大半，長二尺八寸。腸胃所入至所出，長六丈四寸四分，回曲环反，三十二曲也。

平人絕谷第三十二

黃帝曰：願聞人之不食，七日而死何也？伯高曰：臣請言其故。胃大一尺五寸，徑五寸，長二尺六寸，橫屈受水谷三斗五升。其中之谷常留二斗，水一斗五升而滿。上焦泄气，出其精微，慄悍滑疾，下焦下漑諸腸。小腸大二寸半，徑八分分之少半，長三丈二尺，受谷二斗四升，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。回腸大四寸，徑一寸寸之少半，長二丈一尺。受谷一斗，水七升半。广腸大八寸，徑二寸寸之大半，長二尺八寸，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。腸胃之長，凡五丈八尺四寸，受水谷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，此腸胃所受水谷之數也。平人則不然，胃滿則腸虛，腸滿則胃虛，更虛更滿，故气得上下，五藏安定，血脉和利，精神乃居，故神者，水谷之精气也。故腸胃之中，当留谷二斗，水一斗五升。故平人日再后，后二升半，一日中五升，七日五七三斗五升，而留水谷盡矣。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，水谷精气津液皆盡故也。

海論第三十三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聞刺法于夫子，夫子之所言，不離于營衛血氣。夫十二經脈者，內屬于府藏，外絡于肢節，夫子乃合之于四海乎？岐伯答曰：人亦有四海，十二經水。經水者，皆注于海，海有東西南北，命曰四海。黃帝曰：以人應之奈何？岐伯曰：人有髓海，有血海，有氣海，有水谷之海，凡此四者，以應四海也。黃帝曰：遠乎哉，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，願聞應之奈何？岐伯答曰：必先明知陰陽表里榮輸所在，四海定矣。黃帝曰：定之奈何？岐伯曰：胃者水谷之海，其輸上在氣街，下至三里。沖脈者為十二經之海，其輸上在于大杼，下出于巨虛之上下廉。臍中者為氣之海，其輸上在于柱骨之上下，前在于人迎。腦為髓之海，其輸上在于其蓋，下在風府。黃帝曰：凡此四海者，何利何害？何生何敗？岐伯曰：得順者生，得逆者敗；知調者利，不知調者害。黃帝曰：四海之逆順奈何？岐伯曰：氣海有余者，氣滿胸中，惋息面赤；氣海不足，則氣少不足以言。血海有余，則常想其身大，怫然不知其所病；血海不足，亦常想其身小，狹然不知其所病。水谷之海有余，則腹滿；水谷之海不足，則飢不受谷食。髓海有余，則輕勁多力，自過其度；髓海不足，則腦轉耳鳴，脛痠眩暈，目無所見，懈怠安臥。黃帝曰：余已聞逆順，調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實，無犯其害，順者得復，逆者必敗。

黃帝曰：善。

五乱第三十四

黃帝曰：經脉十二者，別為五行，分為四時，何失而亂？何得而治？岐伯曰：五行有序，四時有分，相順則治，相逆則亂。黃帝曰：何謂相順？岐伯曰：經脉十二者，以應十二月。十二月者，分為四時。四時者，春秋冬夏，其氣各異，營衛相隨，陰陽已和，清濁不相干，如是則順之而治。黃帝曰：何謂逆而亂？岐伯曰：清氣在陰，濁氣在陽，營氣順脉，衛氣逆行，清濁相干，亂于胸中，是謂大悞。故氣亂于心，則煩心密噤，俯首靜伏；亂于肺，則俯仰喘喝，接手以呼；亂于腸胃，則為霍亂；亂于臂脛，則為四厥；亂于頭，則為厥逆，頭重眩仆。

黃帝曰：五亂者，刺之有道乎？岐伯曰：有道以來，有道以去，審知其道，是謂身寶。黃帝曰：善。願聞其道。岐伯曰：氣在于心者，取之手少陰、心主之輸。氣在于肺者，取之手太陰、足少陰輸。氣在于腸胃者，取之足太陰、陽明；不下者，取之三里。氣在于頭者，取之天柱、大杼；不知，取足太陽、榮輸。氣在于臂足，取之先去血脈，後取其陽明、少陽之榮輸。黃帝曰：補瀉奈何？岐伯曰：徐入徐出，謂之導氣，補瀉無形，謂之同精，是非有余不足也，亂氣之相逆也。黃帝曰：允乎哉道，明乎哉論，請著之玉版，命曰治亂也。

脹論第三十五

黃帝曰：脈之应于寸口，如何而脹？岐伯曰：其脈大堅以澀者，脹也。黃帝曰：何以知藏府之脹也？岐伯曰：陰為藏，陽為府。黃帝曰：夫氣之令人脹也，在于血脉之中耶，藏府之內乎？岐伯曰：三（一云二字）者皆存焉，然非脹之舍也。黃帝曰：願聞脹之舍。岐伯曰：夫脹者，皆在于藏府之外，排藏府而郭胸脇，脹皮膚，故命曰脹。黃帝曰：藏府之在胸脇腹里之內也，若匣匱之藏禁器也，各有次舍，異名而同處，一域之中，其氣各異，願聞其故。黃帝曰：未解其意，再問。岐伯曰：夫胸腹，藏府之郭也。膻中者，心主之宮城也。胃之大合也。咽喉小腸者，補益也。

脹者，肋下痛脹，口中苦，善太息。凡此諸脹者，其道在一，明知逆順，針數不失。瀉虛補實，神去其室，致邪失正，真不可定，粗之所敗，謂之天命。補虛瀉實，神歸其室，久塞其空，謂之良工。黃帝曰：脹者焉生？何因而有？岐伯曰：衛氣之在身也，常然并脈循分肉，行有逆順，陰陽相隨，乃得天和，五藏更始，四時循序，五谷乃化。然後厥氣在下，營衛留止，寒氣逆上，真邪相攻，兩氣相搏，乃合為脹也。黃帝曰：善。何以解惑？岐伯曰：合之于真，三合而得。帝曰：善。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脹論言無問虛實，工在疾瀉，近者一下，遠者三下。今有其三而不下者，其過焉在？岐伯對曰：此言陷于肉、盲而中氣穴者也。不中氣穴，則氣內閉；針不陷盲，則氣不行；上越中肉，則衛氣相亂，陰陽相逐。其于脹也，當瀉不瀉，氣故不下，三而不下，必更其道，氣下乃止，不下復始，可以萬全，烏有殆者乎。其于脹也，必審其眚，當瀉則瀉，當補則補，如鼓應桴，惡有不下者乎。

五癘津液別第三十六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水谷入于口，輸于腸胃，其液別為五，天寒衣薄則為溺與氣，天熱衣厚則為汗，悲哀氣并則為泣，中熱胃緩則為唾。邪氣內逆，則氣為之閉塞而不行，不行則為水脹，余知其然也，不知其何由生，願聞其道。岐伯曰：水谷皆入于口，其味有五，各注其海，津液各走其道。故三焦出氣，以溫肌肉，充皮

肤，为其津；其流而不行者，为液。天暑衣厚则腠理开，故汗出；寒留于分肉之间，聚沫则为痛。天寒则腠理闭，气湿不行，水下留于膀胱，则为溺与气。五藏六府，心为之主，耳为之听，目为之候，肺为之相，肝为之将，脾为之卫，肾为之主外。故五藏六府之津液，尽上渗于目，心悲气并则心系急，心系急则肺举，肺举则液上溢。夫心系与肺，不能常举，乍上乍下，故咳而泣出矣。中热则胃中消谷，消谷则虫上下作，肠胃充郭故胃缓，胃缓则气逆，故唾出。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，内渗入于骨空，补益脑髓，而下流于阴股。阴阳不和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，髓液皆减而下，下过度则虚，虚故腰背痛而脛瘦。阴阳气道不通，四海闭塞，三焦不瀉，津液不化，水谷并行肠胃之中，别于回肠，留于下焦，不得渗膀胱，则下焦胀，水溢则为水胀，此津液五别之逆顺也。

五阅五使第三十七

黄帝问于岐伯曰：余闻刺有五官五阅，以观五气。五气者，五藏之使也，五时之副也。愿闻其五使当安出？岐伯曰：五官者，五藏之阅也。黄帝曰：愿闻其所出，令可为常。岐伯曰：脉出于气口，色见于明堂，五色更出，以应五时，各如其常，经气入藏，必当治里。帝曰：善。五色独决于明堂乎？岐伯曰：五官已辨，闕庭必张，乃立明堂。明堂广大，蕃蔽见外，方壁高基，引垂居外，五色乃治，平博广大，寿中百岁。

見此者，刺之必已，如是之人者，血氣有余，肌肉堅致，故可苦已針。黃帝曰：願聞五官。岐伯曰：鼻者，肺之官也；目者，肝之官也；口唇者，脾之官也；舌者，心之官也；耳者，腎之官也。黃帝曰：以官何候？岐伯曰：以候五藏。故肺病者，喘息鼻脹；肝病者，眦青；脾病者，唇黃；心病者，舌卷短，額赤；腎病者，顴與顏黑。黃帝曰：五脈安出，五色安見，其常色殆者如何？岐伯曰：五官不辨，闕庭不張，小其明堂，蕃蔽不見，又埤其牆，牆下無基，垂角去外，如是者，雖平常殆，况加疾哉。黃帝曰：五色之見于明堂，以觀五藏之氣，左右高下，各有形乎？岐伯曰：府藏之在中也，各以次舍，左右上下，各如其度也。

致池利切密也

逆順肥瘦第三十八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聞針道于夫子，眾多畢悉矣，夫子之道應若失，而據未有堅然者也，夫子之問學熟乎，將審察于物而心生之乎？岐伯曰：聖人之為道者，上合于天，下合于地，中合于人事，必有明法，以起度量，法式檢押，乃后可傳焉。故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，廢繩墨而起平木也，工人不能置規而為圓，去矩而為方。知用此者，固自然之物，易用之教，逆順之常也。黃帝曰：願聞自然奈何？岐伯曰：臨深決水，不用功力，而水可竭也。循掘決沖，而經可通也。此言氣之滑澀，血之清濁，行之逆順也。黃帝曰：願聞

人之白黑肥瘦小長，各有數乎？岐伯曰：年質壯大，血氣充盈，肌膚堅固，因加以邪，刺此者，深而留之，此肥人也。廣肩腋項，肉薄厚皮而黑色，唇臨臨然，其血黑以濁，其氣澀以遲，其為人也，貪于取與，刺此者，深而留之，多益其數也。黃帝曰：刺瘦人奈何？岐伯曰：瘦人者，皮薄色少，肉廉廉然，薄唇輕言，其血清氣滑，易脫于氣，易損于血，刺此者，淺而疾之。黃帝曰：刺常人奈何？岐伯曰：視其白黑，各為調之，其端正敦厚者，其血氣和調，刺此者，無失常數也。黃帝曰：刺壯士真骨者奈何？岐伯曰：刺壯士真骨，堅肉緩節監監然，此人重則氣澀血濁，刺此者，深而留之，多益其數；勁則氣滑血清，刺此者，淺而疾之。黃帝曰：刺嬰兒奈何？岐伯曰：嬰兒者，其肉脆血少氣弱，刺此者，以豪針，淺刺而疾發針，日再可也。黃帝曰：臨深決水奈何？岐伯曰：血清氣濁，疾瀉之，則氣竭焉。黃帝曰：循掘決沖奈何？岐伯曰：血濁氣澀，疾瀉之，則經可通也。

黃帝曰：脈行之逆順奈何？岐伯曰：手之三陰，從藏走手；手之三陽，從手走頭。足之三陽，從頭走足；足之三陰，從足走腹。黃帝曰：少陰之脈獨下行何也？岐伯曰：不然。夫沖脈者，五藏六府之海也，五藏六府皆稟焉。其上者，出于顏頰，滲諸陽，灌諸精；其下者，注少陰之大絡，出于氣街，循陰股內廉，入臍中，伏行肝骨內，下至內踝之后屬而別；其下者，并于少陰之經，滲三陰；其前者，伏行出跗屬，下循跗入

大指間，滲諸絡而温肌肉。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动，不动則厥，厥則寒矣。黃帝曰：何以明之？岐伯曰：以言導之，切而驗之，其非必动，然后乃可明逆順之行也。黃帝曰：窘乎哉！聖人之為道也。明于日月，微于毫厘，其非夫子，孰能道之也。

血絡論第三十九

黃帝曰：願聞其奇邪而不在經者。岐伯曰：血絡是也。黃帝曰：刺血絡而仆者，何也？血出而射者，何也？血少黑而濁者，何也？血出清而半為汁者，何也？發針而腫者，何也？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蒼蒼者，何也？發針而面色不變而煩惋者，何也？多出血而不动搖者，何也？願聞其故。岐伯曰：脉氣盛而血虛者，刺之則脫氣，脫氣則仆。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，其血滑，刺之則射；陽氣蓄積，久留而不瀉者，其血黑以濁，故不能射。新飲而液滲于絡，而未合和于血也，故血出而汁別焉；其不新飲者，身中有水，久則為腫。陰氣積于陽，其氣因于絡，故刺之血未出而氣先行，故腫。陰陽之氣，其新相得而未和合，因而瀉之，則陰陽俱脫，表里相離，故脫色而蒼蒼然。刺之血出多，色不變而煩惋者，刺絡而虛經。虛經之屬于陰者陰脫，故煩惋。陰陽相得而合為痹者，此為內溢于經，外注于絡，如是者，陰陽俱有余，虽多出血而弗能虛也。黃帝曰：相之奈何？岐伯曰：血脉者，盛堅橫以赤，上下无常處，小者如針，大者如筋，則而瀉之万全也，故无

失数矣，失数而反，各如其度。黄帝曰：针入而肉著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热气因于针则针热，热则肉著于针，故坚焉。

阴阳清浊第四十

黄帝曰：余闻十二经脉，以应十二经水者，其五色各异，清浊不同，人之血气若一，应之奈何？岐伯曰：人之血气，苟能若一，则天下为一矣，恶有乱者乎。黄帝曰：余问一人，非问天下之众。岐伯曰：夫一人者，亦有乱气，天下之众，亦有乱人，其合为一耳。黄帝曰：愿闻人气之清浊。岐伯曰：受谷者浊，受气者清。清者注阴，浊者注阳。浊而清者，上出于咽；清而浊者，则下行。清浊相干，命曰乱气。黄帝曰：夫阴清而阳浊，浊者有清，清者有浊，清浊别之奈何？岐伯曰：气之大别，清者上注于肺，浊者下走于胃。胃之清气，上出于口；肺之浊气，下注于经，内积于海。黄帝曰：诸阳皆浊，何阳浊甚乎？岐伯曰：手太阳独受阳之浊。手太阴独受阴之清，其清者上走空窍，其浊者下行诸经。诸阴皆清，足太阴独受其浊。黄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清者其气滑，浊者其气涩，此气之常也。故刺阴者，深而留之；刺阳者，浅而疾之；清浊相干者，以数调之也。

空音孔

卷之七

阴阳系日月第四十一

黄帝曰：余闻天为阳，地为阴，日为阳，月为阴，其合之于人奈何？岐伯曰：腰以上为天，腰以下为地，故天为阳，地为阴。故足之十二经脉，以应十二月，月生于水，故在下者为阴；手之十指，以应十日，日主火，故在上者为阳。黄帝曰：合之于脉奈何？岐伯曰：寅者，正月之生阳也，主左足之少阳；未者六月，主右足之少阳。卯者二月，主左足之太阳；午者五月，主右足之太阳。辰者三月，主左足之阳明；巳者四月，主右足之阳明。此两阳合于前，故曰阳明。申者，七月之生阴也，主右足之少阴；丑者十二月，主左足之少阴。酉者八月，主右足之太阴；子者十一月，主左足之太阴。戌者九月，主右足之厥阴；亥者十月，主左足之厥阴。此两阴交尽，故曰厥阴。甲主左手之少阳，己主右手之少阳。乙主左手之太阳，戊主右手之太阳。丙主左手之阳明，丁主右手之阳明。此两火并合，故为阳明。庚主右手之少阴，癸主左手之少阴。辛主右手之太阴，壬主左手之太阴。故足之阳者，阴中之少阳也；足之阴者，阴中之太阴也。手之阳者，阳中之太阳也；手之阴者，阳中之少阴也。腰以上者为阳，腰以下者为阴。其于五藏也，心为阳中之太阳，肺为阴中

之少阴，肝为阴中之少阳，脾为阴中之至阴，肾为阴中之太阴。

黄帝曰：以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正月、二月、三月，人气在左，无刺左足之阳；四月、五月、六月，人气在右，无刺右足之阳。七月、八月、九月，人气在右，无刺右足之阴；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，人气在左，无刺左足之阴。黄帝曰：五行以东方为甲乙木主春，春者苍色，主肝。肝者，足厥阴也。今乃以甲为左手之少阳，不合于数何也？岐伯曰：此天地之阴阳也，非四时五行之以次行也。且夫阴阳者，有名而无形，故数之可十，离之可百，散之可千，推之可万，此之谓也。

病傳第四十二

黄帝曰：余受九针于夫子，而私览于诸方，或有导引行气，乔摩、灸、熨、刺、焫、饮药之一者，可独守耶，将尽行之乎？岐伯曰：诸方者，众人之方也，非一人之所尽行也。黄帝曰：此乃所谓守一勿失万物毕者也。今余已闻阴阳之要，虚实之理，倾移之过，可治之属，愿闻病之变化，淫传绝败而不可治者，可得闻乎？岐伯曰：要乎哉间。道，昭乎其如日醒，窘乎其如夜瞑，能被而服之，神与俱成，毕将服之，神自得之，生神之理，可著于竹帛，不可传于子孙。黄帝曰：何谓日醒？岐伯曰：明于阴阳，如惑之解，如醉之醒。黄帝曰：何谓夜瞑？岐伯曰：瘖乎其无声，漠乎其无形，折毛发理，正气横倾，淫邪泮衍，血脉传溜，大气入藏，

腹痛下淫，可以致死，不可以致生。

黃帝曰：大氣入藏奈何？岐伯曰：病先發于心，一日而之肺，三日而之肝，五日而之脾，三日不已，死，冬夜半，夏日中。病先發于肺，三日而之肝，一日而之脾，五日而之胃，十日不已，死，冬日入，夏日出。病先發于肝，三日而之脾，五日而之胃，三日而之腎，三日不已，死，冬日入，夏早食。病先發于脾，一日而之胃，二日而之腎，三日而之膻膀胱，十日不已，死，冬人定，夏晏食。病先發于胃，五日而之腎，三日而之膻膀胱，五日而上之心，二日不已，死，冬夜半，夏日暎。病先發于腎，三日而之膻膀胱，三日而上之心，三日而之小腸，三日不已，死，冬大晨，夏早晡。病先發于膀胱，五日而之腎，一日而之小腸，一日而之心，二日不已，死，冬雞鳴，夏下晡。諸病以次相傳，如是者，皆有死期，不可刺也；間一藏及二三四藏者，乃可刺也。

暎徒結切

淫邪發夢第四十三

黃帝曰：願聞淫邪泮衍奈何？岐伯曰：正邪從外襲內，而未有定舍，反淫于藏，不得定處，與營衛俱行，而與魂魄飛揚，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。氣淫于府，則有余于外，不足于內；氣淫于藏，則有余于內，不足于外。黃帝曰：有余不足有形乎？岐伯曰：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，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燹，陰陽俱盛則夢相殺。上盛則夢飛，下盛則夢墮，甚飢則夢取，甚飽

則夢予。肝氣盛則夢怒，肺氣盛則夢恐懼、哭泣、飛揚，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，脾氣盛則夢歌樂、身體重不舉，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。凡此十二盛者，至而瀉之立已。

厥氣客于心，則夢見丘山烟火。客于肺，則夢飛揚，見金鐵之奇物。客于肝，則夢山林樹木。客于脾，則夢見丘陵大澤，壞屋風雨。客于腎，則夢臨淵，沒居水中。客于膀胱，則夢游行。客于胃，則夢飲食。客于大腸，則夢田野。客于小腸，則夢聚邑冲衢。客于胆，則夢斗訟自刎。客于陰器，則夢接內。客于項，則夢斬首。客于脛，則夢行走而不能前，及居深地窞苑中。客于股肱，則夢礼节拜起。客于胞腫，則夢溲便。凡此十五不足者，至而補之立已也。

邪力交切

順氣一日分為四時第四十四

黃帝曰：夫百病之所始生者，必起于燥濕、寒暑、風雨、陰陽、喜怒、飲食、居處，氣合而有形，得藏而有名，余知其然也。夫百病者，多以旦慧晝安，夕加夜甚，何也？岐伯曰：四時之氣使然。黃帝曰：願聞四時之氣。岐伯曰：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是氣之常也，人亦應之，以一日分為四時，朝則為春，日中為夏，日入為秋，夜半為冬。朝則人氣始生，病氣衰，故旦慧；日中人氣長，長則勝邪，故安；夕則人氣始衰，邪氣始生，故加；夜半人氣入藏，邪氣獨居于身，故甚也。黃

帝曰：其时有反者何也？岐伯曰：是不应四时之气，藏独主其病者，是必以藏气之所不胜时者甚，以其所胜时者起也。黄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顺天之时，而病可与期。顺者为工，逆者为粗。

黄帝曰：善。余闻刺有五变，以主五输，愿闻其数。岐伯曰：人有五藏，五藏有五变，五变有五输，故五五二十五输，以应五时。黄帝曰：愿闻五变。岐伯曰：肝为牡藏，其色青，其时春，其音角，其味酸，其日甲乙。心为牡藏，其色赤，其时夏，其日丙丁，其音徵，其味苦。脾为牝藏，其色黄，其时长夏，其日戊己，其音宫，其味甘。肺为牝藏，其色白，其音商，其时秋，其日庚辛，其味辛。肾为牝藏，其色黑，其时冬，其日壬癸，其音羽，其味咸。是为五变。黄帝曰：以主五输奈何？岐伯曰：藏主冬，冬刺井；色主春，春刺荥；时主夏，夏刺输；音主长夏，长夏刺经；味主秋，秋刺合。是谓五变，以主五输。黄帝曰：诸原安合以致六输？岐伯曰：原独不应五时，以经合之，以应其数，故六六三十六输。黄帝曰：何谓藏主冬，时主夏，音主长夏，味主秋，色主春？愿闻其故。岐伯曰：病在藏者，取之井；病变于色者，取之荥；病时间时甚者，取之输；病变于音者，取之经，经满而血者；病在胃及以饮食不节得病者，取之于合。故命曰味主合。是谓五变也。

外揣第四十五

黃帝曰：全間九針九筭，全幸授其調，願得其音。

病彼，意者天之为人生风乎，何其異也？少俞曰：夫天之生风者，非以私百姓也，其行公平正直，犯者得之，避者得无殆，非求人而人自犯之。黄帝曰：一时遇风，同时得病，其病各異，願聞其故。少俞曰：善乎哉問！請論以比匠人。匠人磨斧斤礪刀，削斷材木。木之阴阳，尙有堅脆，堅者不入，脆者皮弛，至其交节，而缺斤斧焉。夫一木之中，堅脆不同，堅者則剛，脆者易伤，况其材木之不同，皮之厚薄，汁之多少，而各異耶。夫木之早花先生叶者，遇春霜烈风，則花落而叶萎。久曝大旱，則脆木薄皮者，枝条汁少而叶萎。久阴淫雨，則薄皮多汁者，皮潰而漉。卒风暴起，則剛脆之木，枝折杻伤。秋霜疾风，則剛脆之木，根搖而叶落。凡此五者，各有所伤，况于人乎。黄帝曰：以人应木奈何？少俞答曰：木之所伤也，皆伤其枝，枝之剛脆而堅，未成伤也。人之有常病也，亦因其骨节皮肤腠理之不堅固者，邪之所舍也，故常为病也。

黄帝曰：人之善病风厥漉汗者，何以候之？少俞答曰：肉不堅，腠理疎，則善病风。黄帝曰：何以候肉之不堅也？少俞答曰：膈肉不堅而无分理，理者粗理，粗理而皮不致者，腠理疎。此言其渾然者。黄帝曰：人之善病消瘵者，何以候之？少俞答曰：五藏皆柔弱者，善病消瘵。黄帝曰：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？少俞答曰：夫柔弱者，必有剛强，剛强多怒，柔者易伤也。黄帝曰：何以候柔弱之与剛强？少俞答曰：此人薄皮肤而目堅固以深者，長冲直揚，其心剛，剛則多

怒，怒則氣上逆，胸中蓄積，血氣逆留，臄皮充肌，血脈不行，轉而為熱，熱則消肌肉，故為消瘵，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。黃帝曰：人之善病寒熱者，何以候之？少俞答曰：小骨弱肉者，善病寒熱。黃帝曰：何以候骨之小大，肉之堅脆，色之不一也。少俞答曰：顴骨者，骨之本也。顴大則骨大，顴小則骨小。皮膚薄而其肉無膈，其臂懦懦然，其地色殆然，不與其天同色，汚然獨異，此其候也。然後臂薄者，其髓不滿，故善病寒熱也。黃帝曰：何以候人之善病痺者？少俞答曰：粗理而肉不堅者，善病痺。黃帝曰：痺之高下有處乎？少俞答曰：欲知其高下者，各視其部。黃帝曰：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，何以候之？少俞答曰：皮膚薄而不澤，肉不堅而淖澤，如此則腸胃惡，惡則邪氣留止，積聚乃傷。脾胃之間，寒溫不次，邪氣稍至；稽積留止，大聚乃起。黃帝曰：余聞病形，已知之矣，願聞其時。少俞答曰：先立其年，以知其時，時高則起，時下則殆，雖不陷下，當年有衝通，其病必起，是謂因形而生病，五變之紀也。

杌音兀 漉音麴 臄音寬 懦音備

本藏第四十七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人之血氣精神者，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。經脈者，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，濡筋骨，利關節者也。衛氣者，所以溫分肉，充皮膚，肥腠理，司關合者也。志意者，所以御精神，收魂魄，適寒

温，和喜怒者也。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，营复阴阳，筋骨劲强，关节清利矣。卫气和则分肉解利，皮肤调柔，腠理致密矣。志意和则精神专直，魂魄不散，悔怒不起，五藏不受邪矣。寒温和则六府化谷，风痹不作，经脉通利，肢节得安矣。此人之常平也。五藏者，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。六府者，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。此人之所以具受于天也，无愚智贤不肖，无以相倚也。然有其独尽天寿，而无邪僻之病，百年不衰，虽犯风雨卒寒大暑，犹有弗能害也；有其不离屏蔽室内，无忧惕之恐，然犹不免于病，何也？愿闻其故。岐伯对曰：窘乎哉问也！五藏者，所以参天地，副阴阳，而连四时，化五节者也。五藏者，固有小大高下坚脆端正偏倾者；六府亦有小大长短厚薄结直缓急。凡此二十五者，各不同，或善或恶，或吉或凶，请言其方。心小则安，邪弗能伤，易伤以忧；心大则忧不能伤，易伤于邪。心高则满于肺中，惋而善忘，难开以言；心下则藏外，易伤于寒，易恐以言。心坚则藏安守固；心脆则善病消瘵热中。心端正则和利难伤；心偏倾则操持不一，无守司也。肺小则少饮，不病喘喝；肺大则多饮，善病胸痹喉痹逆气。肺高则上气肩息咳；肺下则居贲迫肺，善胁下痛。肺坚则不病咳上气；肺脆则苦病消瘵易伤。肺端正则和利难伤；肺偏倾则胸偏痛也。肝小则藏安，无胁下之病；肝大则逼胃迫咽，迫咽则苦膈中，且胁下痛。肝高则上支贲，切胁惋，为息贲；肝下则逼胃，胁下空，胁下空则易受邪。肝坚则藏

安难伤；肝脆则善病消瘴易伤。肝端正则和利难伤；肝偏倾则胁下痛也。脾小则藏安，难伤于邪也；脾大则苦溲眇而痛，不能疾行。脾高则眇引季胁而痛；脾下则下加于大肠，下加于大阳则藏苦受邪。脾坚则藏安难伤；脾脆则善病消瘴易伤。脾端正则和利难伤；脾偏倾则善满善胀也。肾小则藏安难伤；肾大则善病腰痛，不可以俯仰，易伤以邪。肾高则苦背脊痛，不可以俯仰；肾下则腰尻痛，不可以俯仰，为狐疝。肾坚则不病腰背痛；肾脆则善病消瘴易伤。肾端正则和利难伤；肾偏倾则苦腰尻痛也。凡此二十五变者，人之所苦常病。

黄帝曰：何以知其然也？岐伯曰：赤色小理者心小，粗理者心大。无髑髁者心高，髑髁小短举者心下。髑髁长者心下坚，髑髁弱小以薄者心脆。髑髁直下不举者心端正，髑髁倚一方者心偏倾也。白色小理者肺小，粗理者肺大。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，合腋张胁者肺下。好肩背厚者肺坚，肩背薄者肺脆。背膺厚者肺端正，胁偏踈者肺偏倾也。青色小理者肝小，粗理者肝大。广胸反骹者肝高，合胁兔骹者肝下。胸胁好者肝坚，胁骨弱者肝脆。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，胁骨偏举者肝偏倾也。黄色小理者脾小，粗理者脾大。揭唇者脾高，唇下纵者脾下。唇坚者脾坚，唇大而不坚者脾脆。唇上下好者脾端正，唇偏举者脾偏倾也。黑色小理者肾小，粗理者肾大。高耳者肾高，耳后陷者肾下。耳坚者肾坚，耳薄不坚者肾脆。耳好前居牙车者

腎端正，耳偏高者腎偏傾也。凡此諸變者，持則安，減則病也。帝曰：善。然非余之所問也。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，至尽天寿，虽有深忧大恐，忧惕之志，犹不能減也，甚寒大热，不能伤也；其有不离屏蔽室内，又无忧惕之恐，然不免于病者，何也？願聞其故。岐伯曰：五藏六府，邪之舍也，請言其故。五藏皆小者，少病，苦焦心，大愁忧；五藏皆大者，緩于事，难使以忧。五藏皆高者，好高举措；五藏皆下者，好出人下。五藏皆坚者，无病；五藏皆脆者，不离于病。五藏皆端正者，和利得人心；五藏皆偏傾者，邪心而善盜，不可以为人平，反复言語也。

黃帝曰：願聞六府之应。岐伯答曰：肺合大腸，大腸者，皮其应。心合小腸，小腸者，脉其应。肝合胆，胆者，筋其应。脾合胃，胃者，肉其应。腎合三焦膀胱，三焦膀胱者，腠理毫毛其应。黃帝曰：应之奈何？岐伯曰：肺应皮。皮厚者大腸厚，皮薄者大腸薄。皮緩腹里大者大腸大而長，皮急者大腸急而短。皮滑者大腸直，皮肉不相离者大腸結。心应脉，皮厚者脉厚，脉厚者小腸厚；皮薄者脉薄，脉薄者小腸薄。皮緩者脉緩，脉緩者小腸大而長；皮薄而脉冲小者，小腸小而短。諸阳經脉皆多紆屈者，小腸結。脾应肉。肉脘堅大者胃厚，肉脘么者胃薄。肉脘小而么者胃不堅；肉脘不称身者胃下，胃下者下管約不利。肉脘不堅者胃緩，肉脘无小里累者胃急。肉脘多少里累者胃結，胃結者上管約不利也。肝应爪，爪厚色黃者胆厚，

爪薄色紅者胆薄。爪堅色青者胆急，爪濡色赤者胆緩。爪直色白无約者胆直，爪惡色黑多紋者胆結也。腎应骨。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，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。踈腠理者三焦膀胱緩，皮急而无毫毛者三焦膀胱急。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，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。黃帝曰：厚薄美惡皆有形，願聞其所病。岐伯答曰：視其外应，以知其內藏，則知所病矣。

尻枯高切 鬻音結 髀音于 髻音敵

卷之八

禁服第四十八

雷公問于黃帝曰：細子得受業，通于九針六十篇，且暮勤服之，近者編絕，久者簡垢，然尙諷誦弗置，未盡解于意矣。外揣言渾束為一，未知所謂也。夫大則无外，小則无內，大小无极，高下无度，束之奈何？士之才力，或有厚薄，智慮褊淺，不能博大深奧，自強于學若細子，細子恐其散于后世，絕于子孫，敢問約之奈何？黃帝曰：善乎哉問也！此先師之所禁，坐私傳之也，割臂歃血之盟也，子若欲得之，何不齋乎。雷公再拜而起曰：請聞命于是也。乃齋宿三日而請曰：敢問今日正陽，細子願以受盟。黃帝乃与俱入齋室，割臂歃血。黃帝亲祝曰：今日正陽，歃血傳方，有敢背此言者，反受其殃。雷公再拜曰：細子受之。黃帝乃左握其手，右授之書，曰：慎之慎之，吾為子言之。凡刺之理，經脉為始，營其所行，知其度量，內刺五藏，外刺六府，审察卫气，為百病母，調其虛實，虛實乃止，瀉其血絡，血尽不殆矣。雷公曰：此皆細子之所以通，未知其所約也。黃帝曰：夫約方者，猶約囊也，囊滿而弗約，則輸泄，方成弗約，則神与弗俱。雷公曰：願為下材者，勿滿而約之。黃帝曰：未滿而知約之以為工，不可以為天下師。

雷公曰：願聞為工。黃帝曰：寸口主中，人迎主外，兩者相應，俱往俱來，若引繩大小齊等。春夏人迎微大，秋冬寸口微大，如是者名曰平人。人迎大一倍于寸口，病在足少陽，一倍而躁，在手少陽。人迎二倍，病在足太陽，二倍而躁，病在手太陽。人迎三倍，病在足陽明，三倍而躁，病在手陽明。盛則為熱，虛則為寒，緊則為痛癢，代則乍甚乍間。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緊痛則取之分肉，代則取血絡且飲藥，陷下則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，名曰經刺。人迎四倍者，且大且數，名曰溢陽，溢陽為外格，死不治。必審按其本末，察其寒熱，以驗其藏府之病。

寸口大于人迎一倍，病在足厥陰，一倍而躁，在手心主。寸口二倍，病在足少陰，二倍而躁，在手少陰。寸口三倍，病在足太陰，三倍而躁，在手太陰。盛則脹滿、寒中、食不化，虛則熱中、出糜、少氣、溺色變，緊則痛癢，代則乍痛乍止。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緊則先刺而后灸之，代則取血絡而后調之，陷下則徒灸之，陷下者，脈血結于中，中有著血，血寒，故宜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寸口四倍者，名曰內關，內關者，且大且數，死不治。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，以驗其藏府之病，通其營輸，乃可傳于大數。大數曰：盛則徒瀉之，虛則徒補之，緊則灸刺且飲藥，陷下則徒灸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所謂經治者，飲藥，亦曰灸刺。脈急則引，脈大以弱，則欲安靜，用力無勞也。

欽定治切

五色第四十九

雷公問于黃帝曰：五色獨決于明堂乎？小子未知其所謂也。黃帝曰：明堂者鼻也，闕者眉間也，庭者顏也，蕃者頰側也，蔽者耳門也，其間欲方大，去之十步，皆見于外，如是者壽必中百歲。雷公曰：五官之辨奈何？黃帝曰：明堂骨高以起，平以直，五藏次于中央，六府挾其兩側，首面上于闕庭，正宮在于下極，五藏安于胸中，真色以致，病色不見，明堂潤澤以情，五官惡得無辨乎。雷公曰：其不辨者，可得聞乎？黃帝曰：五色之見也，各出其色部。部骨陷者，必不免于病矣。其色部乘襲者，雖病甚，不死矣。雷公曰：官五色奈何？黃帝曰：青黑為痛，黃赤為熱，白為寒，是謂五官。

雷公曰：病之益甚，與其方衰如何？黃帝曰：外內皆在焉。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沉者，病益甚，在中；人迎氣大緊以浮者，其病益甚，在外。其脈口浮滑者，病日進；人迎沉而滑者，病日損。其脈口滑以沉者，病日進，在內；其人迎脈滑盛以浮者，其病日進在外。脈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，病難已。病之在藏，沉而大者，易已，小為逆；病在府，浮而大者，其病易已。人迎盛堅者，傷于寒；氣口盛堅者，傷于食。雷公曰：以色言病之間甚奈何？黃帝曰：其色粗以明，沉夭者為甚，其色上行者病益甚，其色下行如云徹散者病方已。五色各有藏部，有外部，有內部也。色從外

部走内部者，其病从外走内；其色从内走外者，其病从内走外。病生于内者，先治其阴，后治其阳，反者益甚；其病生于阳者，先治其外，后治其内，反者益甚。其脉滑大以代而长者，病从外来，目有所见，志有所恶，此阳气之并也，可变而已。雷公曰：小子闻风者，百病之始也；厥逆者，寒湿之起也，别之奈何？黄帝曰：常候闕中，薄泽为风，冲濁为痹，在地为厥，此其常也，各以其色言其病。

雷公曰：人不病卒死，何以知之？黄帝曰：大气入于藏府者，不病而卒死矣。雷公曰：病小愈而卒死者，何以知之？黄帝曰：赤色出两颧，大如母指者，病虽小愈，必卒死。黑色出于庭，大如母指，必不病而卒死。雷公再拜曰：善哉！其死有期乎？黄帝曰：察色以言其时。雷公曰：善乎！愿卒闻之。黄帝曰：庭者，首面也。闕上者，咽喉也。闕中者，肺也。下极者，心也。直下者，肝也。肝左者，胆也。下者，脾也。方上者，胃也。中央者，大腸也。挟大腸者，肾也。当肾者，臍也。面王以上者，小腸也。面王以下者，膀胱子处也。颧者，肩也。颧后者，臂也。臂下者，手也。目内眦上者，膺乳也。挟绳而上者，背也。循牙车以下者，股也。中央者，膝也。膝以下者，脛也。当脛以下者，足也。巨分者，股里也。巨屈者，膝腠也。此五藏六府肢节之部也，各有部分。有部分，用阴和阳，用阳和阴，当明部分，万举万当，能别左右，是谓大道，男女异位，故曰阴阳，审察泽夭，谓之良工。沉濁为内，

浮澤为外，黃赤为风，青黑为痛，白为寒，黃而膏潤为膿，赤甚者为血，痛甚为攣，寒甚为皮不仁。五色各見其部，察其浮沉，以知淺深，察其澤夭，以观成敗，察其散搏，以知遠近，視色上下，以知病处，积神于心，以知往今。故相气不微，不知是非，屬意勿去，乃知新故。色明不粗，沉夭为甚；不明不澤，其病不甚。其色散，駒駒然未有聚，其病散而气痛，聚未成也。腎乘心，心先病，腎为应，色皆如是。男子色在于面王，为小腹痛，下为卵痛，其圓直为莖痛，高为本，下为首，狐疝癘阴之屬也，女子在于面王，为膀胱子处之病，散为痛，搏为聚，方員左右，各如其色形。其隨而下至臍为淫，有潤如膏狀，为暴食不洁。左为左，右为右，其色有邪，聚散而不端，面色所指者也。色者，青黑赤白黃，皆端滿有別鄉。別鄉赤者，其色亦大如榆莢，在面王为不日。其色上銳，首空上向，下銳下向，在左右如法。以五色命藏，青为肝，赤为心，白为肺，黃为脾，黑为腎。肝合筋，心合脉，肺合皮，脾合肉，腎合骨也。

論勇第五十

黃帝問于少俞曰：有人于此，并行并立，其年之長少等也，衣之厚薄均也，卒然遇烈风暴雨，或病或不病，或皆病，或皆不病，其故何也？少俞曰：帝問何急？黃帝曰：願尽聞之。少俞曰：春青风，夏阳风，秋涼风，冬寒风。凡此四时之风者，其所病各不同形。

黃帝曰：四時之風，病人如何？少俞曰：黃色薄皮弱肉者，不勝春之虛風；白色薄皮弱肉者，不勝夏之虛風；青色薄皮弱肉，不勝秋之虛風；赤色薄皮弱肉，不勝冬之虛風也。黃帝曰：黑色不病乎？少俞曰：黑色而皮厚肉堅，固不傷于四時之風。其皮薄而肉不堅，色不一者，長夏至而有虛風者，病矣。其皮厚而肌肉堅者，長夏至而有虛風，不病矣。其皮厚而肌肉堅者，必重感于寒，外內皆然，乃病。黃帝曰：善。

黃帝曰：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，非勇怯之分也。夫勇士之不忍痛者，見難則前，見痛則止；夫怯士之忍痛者，聞難則恐，遇痛不動。夫勇士之忍痛者，見難不恐，遇痛不動；夫怯士之不忍痛者，見難與痛，目轉面盼，恐不能言，失氣驚，顏色變化，乍死乍生。余見其然也，不知其何由，願聞其故。少俞曰：夫忍痛與不忍痛者，皮膚之薄厚，肌肉之堅脆緩急之分也，非勇怯之謂也。黃帝曰：願聞勇怯之所由然。少俞曰：勇士者，目深以固，長衡直揚，三焦理橫，其心端直，其肝大以堅，其膽滿以傍，怒則氣盛而胸張，肝舉而膽橫，眦裂而目揚，毛起而面蒼，此勇士之由然者也。黃帝曰：願聞怯士之所由然。少俞曰：怯士者，目大而減，陰陽相失，其焦理縱，髑髏短而小，肝系緩，其膽不滿而縱，腸胃挺，脇下空，雖方大怒，氣不能滿其胸，肝肺雖舉，氣衰復下，故不能久怒，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。黃帝曰：怯士之得酒，怒不避勇士者，何藏使然？少俞曰：酒者，水谷之精，熟谷之液也，其氣慄悍，其

入于胃中，則胃脹，氣上逆，滿于胸中，肝浮胆橫。當是之時，固比于勇士，氣衰則悔。與勇士同類，不知避之，名曰酒悖也。

胃挺下古便切

背腧第五十一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願聞五藏之腧，出于背者。岐伯曰：胸中大腧在杼骨之端，肺腧在三焦之間，心腧在五焦之間，膈腧在七焦之間，肝腧在九焦之間，脾腧在十一焦之間，腎腧在十四焦之間，皆挾脊相去三寸所，則欲得而驗之，按其處，应在中而痛解，乃其腧也。灸之則可，刺之則不可。氣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。以火補者，毋吹其火，須自滅也。以火瀉者，疾吹其火，傳其艾，須其火滅也。

衛氣第五十二

黃帝曰：五藏者，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。六府者，所以受水谷而行化物者也。其氣內于五藏，而外絡肢節。其浮氣之不循經者，為衛氣；其精氣之行于經者，為營氣。陰陽相隨，外內相貫，如環之無端，亭亭淳淳乎，孰能窮之。然其分別陰陽，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。能別陰陽十二經者，知病之所生。候虛實之所在者，能得病之高下。知六府之氣街者，能知解結契紹于門戶。能知虛石之堅軟者，知補瀉之所在。能知六經標本者，可以無惑于天下。岐伯曰：博哉聖

帝之論！臣請盡意悉言之。足太陽之本，在跟以上五寸中，标在兩絡命門。命門者，目也。足少陽之本，在窈阴之間，标在窗籠之前。窗籠者，耳也。足少阴之本，在内踝下上三寸中，标在背腧与舌下兩脉也。足厥阴之本，在行间上五寸所，标在背腧也。足阳明之本，在厉兌，标在人迎頰挾頰顙也。足太阴之本，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，标在背腧与舌本也。手太陽之本，在外踝之后，标在命門之上一寸也。手少陽之本，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，标在耳后上角下外眦也。手阳明之本，在肘骨中，上至別阳，标在頰下合鉗上也。手太阴之本，在寸口之中，标在腋内动也。手少阴之本，在銳骨之端，标在背腧也。手心主之本，在掌后兩筋之間二寸中，标在腋下三寸也。凡候此者，下虛則厥，下盛則熱；上虛則眩，上盛則熱痛。故石者絕而止之，虛者引而起之。

請言气街：胸气有街，腹气有街，头气有街，脛气有街。故气在头者，止之于腦。气在胸者，止之膺与背腧。气在腹者，止之背腧，与冲脉于臍左右之动脉者。气在脛者，止之于气街，与承山踝上以下。取此者用毫針，必先按而在久应于手，乃刺而予之。所治者，头痛眩仆，腹痛中滿暴脹，及有新积。痛可移者，易已也；积不痛，难已也。

鉗音鈴

論痛第五十三

黃帝問于少俞曰：筋骨之強弱，肌肉之堅脆，皮膚之厚薄，腠理之疎密，各不同，其于針石火燭之痛何如？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，其于毒藥何如？願盡聞之。少俞曰：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，其于針石之痛、火燭亦然。黃帝曰：其耐火燭者，何以知之？少俞答曰：加以黑色而美骨者，耐火燭。黃帝曰：其不耐針石之痛者，何以知之？少俞曰：堅肉薄皮者，不耐針石之痛，于火燭亦然。黃帝曰：人之病，或同時而傷，或易已，或難已，其故何如？少俞曰：同時而傷，其身多熱者易已，多寒者難已。黃帝曰：人之勝毒，何以知之？少俞曰：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，皆勝毒；故其瘦而薄胃者，皆不勝毒也。

天年第五十四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願聞人之始生，何氣筑為基，何立而為楯，何失而死，何得而生？岐伯曰：以母為基，以父為楯，失神者死，得神者生也。黃帝曰：何者為神？岐伯曰：血氣已和，榮衛已通，五藏已成，神氣舍心，魂魄畢具，乃成為人。黃帝曰：人之壽夭各不同，或天壽，或卒死，或病久，願聞其道。岐伯曰：五藏堅固，血脈和調，肌肉解利，皮膚致密，營衛之行，不失其常，呼吸微徐，氣以度行，六府化谷，津液布揚，各如其常，故能長久。黃帝曰：人之壽百歲而死，何以

致之？岐伯曰：使道隧以長，基牆高以方，通調營衛，三部三里起，骨高肉滿，百歲乃得終。

黃帝曰：其氣之盛衰，以至其死，可得聞乎？岐伯曰：人生十歲，五藏始定，血氣已通，其氣在下，故好走。二十歲，血氣始盛，肌肉方長，故好趨。三十歲，五藏大定，肌肉堅固；血脈盛滿，故好步。四十歲，五藏六府十二經脈，皆大盛以平定，腠理始疎，榮華頹落，髮頰斑白，平盛不搖，故好坐。五十歲，肝氣始衰，肝葉始薄，胆汁始滅，目始不明。六十歲，心氣始衰，苦憂悲，血氣懈惰，故好臥。七十歲，脾氣虛，皮膚枯。八十歲，肺氣衰，魄離，故言善誤。九十歲，腎氣焦，四藏經脈空虛。百歲，五藏皆虛，神氣皆去，形骸獨居而終矣。黃帝曰：其不能終壽而死者，何如？岐伯曰：其五藏皆不堅，使道不長，空外以張，喘息暴疾，又卑基牆，薄脈少血，其肉不石，數中風寒，血氣虛，脈不通，真邪相攻，亂而相引，故中壽而盡也。

逆順第五十五

黃帝問于伯高曰：余聞氣有逆順，脈有盛衰，刺有大約，可得聞乎？伯高曰：氣之逆順者，所以應天地、陰陽、四時、五行也。脈之盛衰者，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余不足。刺之大約者，必明知病之可刺，與其未可刺，與其已不可刺也。黃帝曰：候之奈何？伯高曰：兵法曰：無迎逢逢之氣，無击堂堂之陣。刺法曰：無刺熇熇之熱，無刺漉漉之汗，無刺渾渾之脈，無

刺病与脉相逆者。黄帝曰：候其可刺奈何？伯高曰：上工，刺其未生者也。其次，刺其未盛者也。其次，刺其已衰者也。下工，刺其方襲者也，与其形之盛者也，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。故曰：方其盛也，勿敢毁伤，刺其已衰，事必大昌。故曰：上工治未病，不治已病。此之謂也。

逢蒲蒙切 焯呼木切

五味第五十六

黄帝曰：願聞谷气有五味，其入五藏，分別奈何？伯高曰：胃者，五藏六府之海也，水谷皆入于胃，五藏六府皆稟气于胃。五味各走其所喜，谷味酸，先走肝，谷味苦，先走心，谷味甘，先走脾，谷味辛，先走肺，谷味咸，先走腎。谷气津液已行，營卫大通，乃化糟粕，以次傳下。黄帝曰：營卫之行奈何？伯高曰：谷始入于胃，其精微者，先出于胃之兩焦，以溉五藏，別出兩行，營卫之道。其大气之搏而不行者，积于胸中，命曰气海，出于肺，循喉咽，故呼則出，吸則入。天地之精气，其大数常出三入一，故谷不入，半日則气衰，一日則气少矣。

黄帝曰：谷之五味，可得聞乎？伯高曰：請尽言之。五谷：粳米甘，麻酸，大豆咸，麥苦，黃黍辛。五果：棗甘，李酸，栗咸，杏苦，桃辛。五畜：牛甘，犬酸，猪咸，羊苦，鸡辛。五菜：葵甘，韭酸，藿咸，薤苦，葱辛。五色：黄色宜甘，青色宜酸，黑色宜咸，赤色宜

苦，白色宜辛。凡此五者，各有所宜。五宜：所言五色者，脾病者，宜食粳米飯牛肉棗葵；心病者，宜食麥羊肉杏薤；腎病者，宜食大豆黃卷豬肉栗藿；肝病者，宜食麻犬肉李韭。肺病者，宜食黃黍雞肉桃葱。五禁：肝病禁辛，心病禁咸，脾病禁酸，腎病禁甘，肺病禁苦。肝色青，宜食甘，粳米飯牛肉棗葵皆甘。心色赤，宜食酸，犬肉麻李韭皆酸。脾色黃，宜食咸，大豆豕肉栗藿皆咸。肺色白，宜食苦，麥羊肉杏薤皆苦。腎色黑，宜食辛，黃黍雞肉桃葱皆辛。

卷之九

水脹第五十七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水與膚脹、鼓脹、腸覃、石瘕、石水，何以別之。岐伯答曰：水始起也，目窠上微腫，如新臥起之狀，其頸脈動，時咳，陰股間寒，足脛癢，腹乃大，其水已成矣。以手按其腹，隨手而起，如裹水之狀，此其候也。黃帝曰：膚脹何以候之？岐伯曰：膚脹者，寒氣客于皮膚之間，鑿鑿然不堅，腹大，身盡腫，皮厚，按其腹，窅而不起，腹色不變，此其候也。鼓脹何如？岐伯曰：腹脹身皆大，大與膚脹等也，色蒼黃，腹筋起，此其候也。腸覃何如？岐伯曰：寒氣客于腸外，與衛氣相搏，氣不得榮，因有所系，癖而內著，惡氣乃起，瘕肉乃生。其始生也，大如雞卵，稍以益大，至其成如懷子之狀，久者離歲，按之則堅，推之則移，月事以時下，此其候也。石瘕何如？岐伯曰：石瘕生于胞中，寒氣客于子門，子門閉塞，氣不得通，惡血當瀉不瀉，衄以留止，日以益大，狀如懷子，月事不以時下。皆生于女子，可導而下。黃帝曰：膚脹鼓脹可刺邪？岐伯曰：先瀉其脹之血絡，后調其經，刺去其血絡也。

賊風第五十八

黃帝曰：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，令人病焉，

今有其不离屏蔽，不出空穴之中，卒然病者，非不离贼风邪气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此皆尝有所伤于湿气，藏于血脉之中，分肉之间，久留而不去；若有所墮坠，恶血在内而不去。卒然喜怒不节，饮食不适，寒温不时，腠理闭而不通。其开而遇风寒，则血气凝结，与故邪相袭，则为寒痹。其有热则汗出，汗出则受风，虽不遇贼风邪气，必有因加而发焉。黄帝曰：今夫子之所言者，皆病人之所自知也。其毋所遇邪气，又毋怵惕之所志，卒然而病者，其故何也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？岐伯曰：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，因而志有所恶，及有所慕，血气内乱，两气相搏。其所从来者微，视之不见，听而不闻，故似鬼神。黄帝曰：其祝而已者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先巫者，因知百病之胜，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，可祝而已也。

卫气失常第五十九

黄帝曰：卫气之留于腹中，搔积不行，苑蕴不得常所，使人支胁胃中满，喘呼逆息者，何以去之？伯高曰：其气积于胸中者，上取之；积于腹中者，下取之；上下皆满者，傍取之。黄帝曰：取之奈何？伯高对曰：积于上，瀉人迎、天突、喉中；积于下者，瀉三里与气街；上下皆满者，上下取之，与季胁之下一寸（一本云季肋之下深一寸）；重者，鸡足取之。診视其脉大而弦急，及绝不至者，及腹皮急甚者，不可刺也。黄帝曰：善。

黃帝問于伯高曰：何以知皮肉、氣血、筋骨之病也？伯高曰：色起兩眉薄澤者，病在皮。唇色青黃赤白黑者，病在肌肉。營氣濡然者，病在血氣。目色青黃赤白黑者，病在筋。耳焦枯受塵垢，病在骨。黃帝曰：病形何如，取之奈何？伯高曰：夫百病變化，不可勝數，然皮有部，肉有柱，血氣有輸，骨有屬。黃帝曰：願聞其故。伯高曰：皮之部，輸于四末。肉之柱，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，與足少陰分間。血氣之輸，輸于諸絡，氣血留居，則盛而起。筋部無陰無陽，無左無右，候病所在。骨之屬者，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。黃帝曰：取之奈何？伯高曰：夫病變化，浮沉深淺，不可勝窮，各在其處，病間者淺之，甚者深之，間者小之，甚者衆之，隨變而調氣，故曰上工。

黃帝問于伯高曰：人之肥瘦大小寒溫，有老壯少小，別之奈何？伯高對曰：人年五十已上為老，二十已上為壯，十八已上為少，六歲已上為小。黃帝曰：何以度知其肥瘦？伯高曰：人有肥有膏有肉。黃帝曰：別此奈何？伯高曰：臑肉堅（一本云臑肉），皮滿者，肥。臑肉不堅，皮緩者，膏。皮肉不相離者，肉。黃帝曰：身之寒溫何如？伯高曰：膏者其肉淖，而粗理者身寒，細理者身熱。脂者其肉堅，細理者熱，粗理者寒。黃帝曰：其肥瘦大小奈何？伯高曰：膏者，多氣而皮縱緩，故能縱腹垂腴。肉者，身體容大。脂者，其身收小。黃帝曰：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？伯高曰：膏者多氣，多氣者熱，熱者耐寒。肉者多血則充形，充形

則平。脂者，其血清，氣滑少，故不能大。此別于眾人者也。黃帝曰：眾人奈何？伯高曰：眾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，血與氣不能相多，故其形不小不大，各自稱其身，命曰眾人。黃帝曰：善。治之奈何？伯高曰：必先別其三形，血之多少，氣之清濁，而后調之，治無失常經。是故膏人，縱腹垂腴；肉人者，上下容大；脂人者，雖脂不能大者。

玉版第六十

黃帝曰：余以小針為細物也，夫子乃言上合之于天，下合之于地，中合之于人，余以為過針之意矣，願聞其故。岐伯曰：何物大于天乎？夫大于針者，惟五兵者焉。五兵者，死之備也，非生之具。且夫人者，天地之鎮也，其不可不參乎？夫治民者，亦唯針焉。夫針之與五兵，其孰小乎？黃帝曰：病之生時，有喜怒不測，飲食不節，陰氣不足，陽氣有余，營氣不行，乃發為癰疽。陰陽不通，兩熱相搏，乃化為膿，小針能取之乎？岐伯曰：聖人不能使化者，為之邪不可留也。故兩軍相當，旗幟相望，白刃陳于中野者，此非一日之謀也。能使其民，令行禁止，士卒無白刃之難者，非一日之教也，須臾之得也。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，膿血之聚者，不亦離道遠乎。夫癰疽之生，膿血之成也，不從天下，不從地出，積微之所生也。故聖人自治于未成形也，愚者遭其已成也。黃帝曰：其已形，不予遭，膿已成，不予見，為之奈何？岐伯曰：膿已成，十死一

生，故圣人弗使已戾，而明为良方，著之竹帛，使能者踵而传之后世，无有终时者，为其不予遭也。黄帝曰：其已有脓血而后遭乎，不导之以小针治乎？岐伯曰：以小治小者其功小，以大治大者多害，故其已成脓血者，其唯砭石铍锋之所取也。黄帝曰：多害者其不可全乎？岐伯曰：其在逆顺焉。黄帝曰：愿闻逆顺。岐伯曰：以为伤者，其白眼青黑，眼小，是一逆也；内药而呕者，是二逆也；腹痛渴甚，是三逆也；肩项中不便，是四逆也；音嘶色脱，是五逆也。除此五者为顺矣。

黄帝曰：诸病皆有逆顺，可得闻乎？岐伯曰：腹胀，身热，脉大，是一逆也；腹鸣而满，四肢清，泄，其脉大，是二逆也；唾而不止，脉大，是三逆也；咳且溲血脱形，其脉小劲，是四逆也；咳，脱形身热，脉小以疾，是谓五逆也。如是者，不过十五日而死矣。其腹大胀，四末清，脱形，泄甚，是一逆也；腹胀便血，其脉大，时绝，是二逆也；咳溲血，形肉脱，脉搏，是三逆也；呕血，胸满引背，脉小而疾，是四逆也；咳呕腹胀，且飧泄，其脉绝，是五逆也。如是者，不及一时而死矣。工不察此者而刺之，是谓逆治。

黄帝曰：夫子之言针甚骏，以配天地，上数天文，下度地纪，内别五藏，外次六府，经脉二十八会，尽有周纪，能杀生人，不能起死者，子能反之乎？岐伯曰：能杀生人，不能起死者也。黄帝曰：余闻之则为不仁，然愿闻其道，弗行于人。岐伯曰：是明道也，其必然

也，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，如飲酒使人醉也，虽勿診，犹可知矣。黃帝曰：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人之所受氣者，谷也。谷之所注者，胃也。胃者，水谷氣血之海也。海之所行云氣者，天下也。胃之所出氣血者，經隧也。經隧者，五藏六府之大絡也，迎而奪之而已矣。黃帝曰：上下有數乎？岐伯曰：迎之五里，中道而止，五至而已，五往而藏之氣盡矣，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，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，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者也。黃帝曰：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闕門而刺之者，死于家中；入門而刺之者，死于堂上。黃帝曰：善乎方，明哉道，請著之玉版，以為重寶，傳之后世，以為刺禁，令民勿敢犯也。

五禁第六十一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聞刺有五禁，何謂五禁？岐伯曰：禁其不可刺也。黃帝曰：余聞刺有五奪。岐伯曰：無瀉其不可奪者也。黃帝曰：余聞刺有五過。岐伯曰：補瀉無過其度。黃帝曰：余聞刺有五逆。岐伯曰：病與脈相逆，命曰五逆。黃帝曰：余聞刺有九宜。岐伯曰：明知九針之論，是謂九宜。

黃帝曰：何謂五禁？願聞其不可刺之時。岐伯曰：甲乙日自乘，無刺頭，無發蒙于耳內。丙丁日自乘，無振埃于肩喉廉泉。戊己日自乘四季，無刺腹去爪瀉水。庚辛日自乘，無刺關節于股膝。壬癸日自乘，無刺足脛。是謂五禁。黃帝曰：何謂五奪？岐伯曰：

形肉已奪，是一奪也；大奪血之后，是二奪也；大汗出之后，是三奪也；大泄之后，是四奪也；新产及大血之后，是五奪也。此皆不可瀉。黃帝曰：何謂五逆？岐伯曰：熱病脈靜，汗已出，脈盛躁，是一逆也；病泄，脈洪大，是二逆也；著痹不移，脛肉破，身熱，脈偏絕，是三逆也；淫而奪形身熱，色天然白，及后下血衄，血衄篤重，是謂四逆也；寒熱奪形，脈堅搏，是謂五逆也。

動輸第六十二

黃帝曰：經脈十二，而手太陰、足少陰、陽明獨動不休，何也？岐伯曰：是明胃脈也。胃為五藏六府之海，其清氣上注于肺，肺氣從太陰而行之，其行也，以息往來，故人一呼脈再動，一吸脈亦再動，呼吸不已，故動而不止。黃帝曰：氣之過于寸口也，上十焉息？下八焉伏？何道從還？不知其極。岐伯曰：氣之離藏也，卒然如弓弩之發，如水之下岸，上于魚以反衰，其氣衰散以逆上，故其行微。

黃帝曰：足之陽明何因而動？岐伯曰：胃氣上注于肺，其悍氣上沖頭者，循咽，上走空竅，循眼系，入絡腦，出顛，下客主人，循牙車，合陽明，并下人迎，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。故陰陽上下，其動也若一。故陽病而陽脈小者為逆，陰病而陰脈大者為逆。故陰陽俱靜俱動，若引繩相傾者病。

黃帝曰：足少陰何因而動？岐伯曰：沖脈者，十

二經之海也，與少陰之大絡，起于腎下，出于氣街，循陰股內廉，邪入臍中，循脛骨內廉，并少陰之經，下入內踝之后，入足下；其別者，邪入踝，出屬跗上，入大指之間，注諸絡，以溫足脛，此脈之常動者也。

黃帝曰：營衛之行也，上下相貫，如環之無端，今有其卒然遇邪氣，及逢大寒，手足懈惰，其脈陰陽之道，相輸之會，行相失也，氣何由還？岐伯曰：夫四末陰陽之會者，此氣之大絡也。四街者，氣之徑路也。故絡絕則徑通，四末解則氣從合，相輸如環。黃帝曰：善。此所謂如環無端，莫知其紀，終而復始，此之謂也。

五味論第六十三

黃帝問于少俞曰：五味入于口也，各有所走，各有所病。酸走筋，多食之，令人癢；咸走血，多食之，令人渴；辛走氣，多食之，令人洞心；苦走骨，多食之，令人變嘔；甘走肉，多食之，令人悅心。余知其然也，不知其何由，愿聞其故。少俞答曰：酸入于胃，其氣澀以收，上之兩焦，弗能出入也，不出即留于胃中，胃中和溫，則下注膀胱，膀胱之胞薄以懦，得酸則縮絀，約而不通，水道不行，故癢。陰者，積筋之所終也，故酸入而走筋矣。黃帝曰：咸走血，多食之，令人渴，何也？少俞曰：咸入于胃，其氣上走中焦，注于脈，則血氣走之，血與咸相得則凝，凝則胃中汁注之，注之則胃中竭，竭則咽路焦，故舌本干而善渴。血脈者，中焦之

道也，故咸入而走血矣。黃帝曰：辛走氣，多食之，令人洞心，何也？少俞曰：辛入于胃，其氣走于上焦，上焦者，受氣而營諸陽者也，姜韭之氣熏之，營衛之氣不時受之，久留心下，故洞心。辛與氣俱行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。黃帝曰：苦走骨，多食之，令人變嘔，何也？少俞曰：苦入于胃，五穀之氣，皆不能勝苦，苦入下脘，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，故變嘔。齒者，骨之所終也，故苦入而走骨，故入而復出，知其走骨也。黃帝曰：甘走肉，多食之，令人悅心，何也？少俞曰：甘入于胃，其氣弱小，不能上至于上焦，而與谷留于胃中者，令人柔潤者也，胃柔則緩，緩則蟲動，蟲動則令人悅心。其氣外通于肉，故甘走肉。

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

黃帝曰：余聞陰陽之人何如？伯高曰：天地之間，六合之內，不離于五，人亦應之。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，而陰陽之人不與焉。其態又不合于眾者五，余已知之矣。願聞二十五人之形，血氣之所生，別而以候，從外知內何如？岐伯曰：悉乎哉問也，此先師之秘也，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。黃帝避席違循而却曰：余聞之，得其人弗教，是謂重失，得而泄之，天將厭之。余願得而明之，金櫃藏之，不敢揚之。岐伯曰：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，別其五色，異其五形之人，而二十五人具矣。黃帝曰：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慎之慎之，臣請言之。

木形之人，比于上角，似于蒼帝。其為人蒼色，小頭，長面，大肩背，直身，小手足，好有才，勞心，少力，多憂勞于事。能春夏不能秋冬，感而病生，足厥陰佗佗然。大角之人，比于左足少陽，少陽之上遺遺然。左角（一曰少角）之人，比于右足少陽，少陽之下隨隨然。鈇角（一曰右角）之人，比于右足少陽，少陽之上推推然。判角之人，比于左足少陽，少陽之下栝栝然。

火形之人，比于上徵，似于赤帝。其為人赤色，廣胸，銳面小頭，好肩背髀腹，小手足，行安地，疾心，行搖，肩背肉滿，有氣輕財，少信，多慮，見事明，好顏，急心，不壽暴死。能春夏不能秋冬，秋冬感而病生，手少陰核核然。質徵之人（一曰質之人，一曰太徵），比于左手太陽，太陽之上肌肌然。少徵之人，比于右手太陽，太陽之下惛惛然。右徵之人，比于右手太陽，太陽之上鮫鮫然（一曰熊熊然）。質判（一曰質徵）之人，比于左手太陽，太陽之下支支頤頤然。

土形之人，比于上宮，似于上古黃帝。其為人黃色，圓面，大頭，美肩背，大腹，美股脛，小手足，多肉，上下相稱，行安地，舉足浮，安心，好利人，不喜權勢，善附人也。能秋冬不能春夏，春夏感而病生，足太陰敦敦然。太宮之人，比于左足陽明，陽明之上婉婉然。加宮之人（一曰衆之人），比于左足陽明，陽明之下坎坎然。少宮之人，比于右足陽明，陽明之上樞樞然。左宮之人（一曰衆之人，一曰陽明之上），比于右足陽明，陽明之下兀兀然。

金形之人，比于上商，似于白帝。其为人方面，白色，小头、小肩背、小腹、小手足，如骨发踵外，骨轻，身清廉，急心，静悍，善为吏。能秋冬不能春夏，春夏感而病生，手太阴敦敦然。欽商之人，比于左手阳明，阳明之上廉廉然。右商之人，比于左手阳明，阳明之下脱脱然。左商之人，比于右手阳明，阳明之上监监然。少商之人，比于右手阳明，阳明之下严严然。

水形之人，比于上羽，似于黑帝。其为人黑色，面不平，大头，廉頤，小肩，大腹，动手足，发行摇身，下尻长，背延延然，不敬畏，善欺给人，戮死。能秋冬不能春夏，春夏感而病生，足少阴汗汗然。大羽之人，比于右足太阳，太阳之上颊颊然。少羽之人，比于左足太阳，太阳之下紆紆然。众之为人（一曰加之人），比于右足太阳，太阳之下洁洁然。桎之为人，比于左足太阳，太阳之上安安然。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变者，众之所以相欺者是也。

黄帝曰：得其形，不得其色何如？岐伯曰：形胜色，色胜形者，至其胜时年加，感则病行，失则忧矣。形色相得者，富贵大乐。黄帝曰：其形色相胜之时，年加可知乎？岐伯曰：凡年忌下上之人，大忌常加七岁，十六岁，二十五岁，三十四岁，四十三岁，五十二岁，六十一岁，皆人之大忌，不可不自安也，感则病行，失则忧矣。当此之时，无为奸事，是谓年忌。

黄帝曰：夫子之言，脉之上下，血气之候，以知形气奈何？岐伯曰：足阳明之上，血气盛则髯美长；血

少气多則髻短；故气少血多則髻少；血气皆少則无髻，兩吻多画。足阳明之下，血气盛則下毛美長至胸；血多气少則下毛美短至臍，行則善高举足，足指少肉，足善寒；血少气多則肉而善痲；血气皆少則无毛，有則稀枯悴，善痿厥足痹。足少阳之上，气血盛則通髻美長；血多气少則通髻美短；血少气多則少髻；血气皆少則无須，感于寒湿則善痹，骨痛爪枯也。足少阳之下，血气盛則脛毛美長，外踝肥；血多气少則脛毛美短，外踝皮坚而厚；血少气多則脛毛少，外踝皮薄而軟；血气皆少則无毛，外踝瘦无肉。足太阳之上，血气盛則美眉，眉有毫毛；血多气少則恶眉，面多少理；血少气多則面多肉；血气和則美色。足太阴之下，血气盛則跟肉滿，踵坚；气少血多則瘦，跟空；血气皆少則喜轉筋，踵下痛。手阳明之上，血气盛則髻美；血少气多則髻恶；血气皆少則无髻。手阳明之下，血气盛則腋下毛美，手魚肉以温；气血皆少則手瘦以寒。手少阳之上，血气盛則眉美以長，耳色美；血气皆少則耳焦恶色。手少阳之下，血气盛則手卷多肉以温；血气皆少則寒以瘦；气少血多則瘦以多脉。手太阳之上，血气盛則口多須，面多肉以平；血气皆少則面瘦恶色。手太阳之下，血气盛則掌肉充滿；血气皆少則掌瘦以寒。

黃帝曰：二十五人者，刺之有約乎？岐伯曰：美眉者，足太阳之脉，气血多；恶眉者，血气少；其肥而澤者，血气有余；肥而不澤者，气有余，血不足；瘦而无澤者，气血俱不足。审察其形气有余不足而調之，可以

知逆順矣。黃帝曰：刺其諸陰陽奈何？岐伯曰：按其寸口人迎，以調陰陽，切循其經絡之凝滯，結而不通者，此于身皆為痛癢，甚則不行，故凝滯。凝滯者，致氣以溫之，血和乃止。其結絡者，脈結血不和，決之乃行。故曰：氣有余于上者，導而下之；氣不足于上者，推而休之；其稽留不至者，因而迎之；必明于經隧，乃能持之。寒與熱爭者，導而行之；其宛陳血不結者，則而予之。必先明知二十五人，則血氣之所在，左右上下，刺約畢也。

欽音第 愜他刀切 蛟音交 瘰只玉切 肱音抗

卷之十

五音五味第六十五

右徵与少徵，調右手太阳上。左商与左徵，調左手阳明上。少徵与大宫，調左手阳明上。右角与大角，調右足少阳下。大徵与少徵，調左手太阳上。众羽与少羽，調右足太阳下。少商与右商，調右手太阳下。桎羽与众羽，調右足太阳下。少宫与大宫，調右足阳明下。判角与少角，調右足少阳下。欽商与上商，調右足阳明下。欽商与上角，調左足太阳下。

上徵与右徵同，谷麥，畜羊，果杏，手少阴，藏心，色赤，味苦，时夏。上羽与大羽同，谷大豆，畜彘，果栗，足少阴，藏肾，色黑，味咸，时冬。上宫与大宫同，谷稷，畜牛，果棗，足太阴，藏脾，色黄，味甘，时季夏。上商与右商同，谷黍，畜鸡，果桃，手太阴，藏肺，色白，味辛，时秋。上角与大角同，谷麻，畜犬，果李，足厥阴，藏肝，色青，味酸，时春。

大宫与上角同，右足阳明上。左角与大角同，左足阳明上。少羽与大羽同，右足太阳下。左商与右商同，左手阳明上。加宫与大宫同，左足少阳上。質判与大宫同，左手太阳下。判角与大角同，左足少阳下。大羽与大角同，右足太阳上。大角与大宫同，右足少阳上。

右徵、少徵、質徵、上徵、判徵。右角、欽角、上角、大角、判角。右商、少商、欽商、上商、左商。少宮、上宮、大宮、加宮、左角宮。众羽、極羽、上羽、大羽、少羽。

黃帝曰： 婦人无須者， 无血气乎？ 岐伯曰： 冲脉、任脉， 皆起于胞中， 上循背里， 为經絡之海。 其浮而外者， 循腹右上行， 会于咽喉， 别而絡唇口。 血气盛則充肤热肉， 血独盛則澹滲皮肤， 生毫毛。 今婦人之生， 有余于气， 不足于血， 以其数脫血也， 冲任之脉， 不榮口唇， 故須不生焉。 黃帝曰： 士人有伤于阴， 阴气絕而不起， 阴不用， 然其須不去， 其故何也？ 宦者独去何也？ 願聞其故。 岐伯曰： 宦者去其宗筋， 伤其冲脉， 血瀉不复， 皮肤內結， 唇口不榮， 故須不生。 黃帝曰： 其有天宦者， 未尝被伤， 不脫于血， 然其須不生， 其故何也？ 岐伯曰： 此天之所不足也， 其任冲不盛， 宗筋不成， 有气无血， 唇口不榮， 故須不生。 黃帝曰： 善乎哉！ 圣人之通万物也， 若日月之光影， 音声鼓响， 聞其声而知其形， 其非夫子， 孰能明万物之精。 是故圣人視其顏色， 黃赤者多热气， 青白者少热气， 黑色者多血少气。 美眉者太阳多血， 通髻极須者少阳多血， 美須者阳明多血， 此其时然也。 夫人之常数， 太阳常多血少气， 少阳常多气少血， 阳明常多血多气， 厥阴常多气少血， 少阴常多血少气， 太阴常多血少气， 此天之常数也。

百病始生第六十六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夫百病之始生也，皆生于風雨寒暑，清濕喜怒。喜怒不節則傷藏，風雨則傷上，清濕則傷下。三部之氣，所傷異類，願聞其會。岐伯曰：三部之氣各不同，或起于陰，或起于陽，請言其方。喜怒不節，則傷藏，藏傷則病起于陰也；清濕襲虛，則病起于下；風雨襲虛，則病起于上，是謂三部。至于其淫泆，不可勝數。

黃帝曰：余固不能數，故問先師，願卒聞其道。岐伯曰：風雨寒熱，不得虛邪，不能獨傷人。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，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，此必因虛邪之風，與其身形，兩虛相得，乃客其形，兩實相逢，眾人肉堅。其中于虛邪也，因于天時，與其身形，參以虛實，大病乃成，氣有定舍，因處為名，上下中外，分為三員。是故虛邪之中人也，始于皮膚，皮膚緩則腠理開，開則邪從毛髮入，入則抵深，深則毛髮立，毛髮立則淅然，故皮膚痛。留而不去，則傳舍于絡脈，在絡之時，痛于肌肉，其痛之時息，大經乃代。留而不去，傳舍于經，在經之時，洒淅喜驚。留而不去，傳舍于輸，在輸之時，六經不通，四肢則肢節痛，腰脊乃強。留而不去，傳舍于伏沖之脈，在伏沖之時，體重身痛。留而不去，傳舍于腸胃，在腸胃之時，賁响腹脹，多寒則腸鳴飧泄，食不化，多熱則溇出糜。留而不去，傳舍于腸胃之外，募原之間，留著于脈，稽留而不去，息而成積。

或著孫脉，或著絡脉，或著經脉，或著輸脉，或著于伏冲之脉，或著于膂筋，或著于腸胃之募原，上連于緩筋，邪气淫泆，不可胜論。

黄帝曰：愿尽聞其所由然。岐伯曰：其著孫絡之脉而成积者，其积往来上下，臂手孫絡之居也，浮而緩，不能句积而止之，故往来移行腸胃之間，水湊滲注灌，濯濯有音，有寒則膜膜滿雷引，故时切痛。其著于陽明之經，則挾臍而居，飽食則益大，飢則益小。其著于緩筋也，似陽明之积，飽食則痛，飢則安。其著于腸胃之募原也，痛而外連于緩筋，飽食則安，飢則痛。其著于伏冲之脉者，揣之应手而动，发手則热气下于兩股，如湯沃之状。其著于膂筋在腸后者，飢則积見，飽則积不見，按之不得。其著于輸之脉者，閉塞不通，津液不下，孔窍干壅。此邪气之从外入內，从上下也。

黄帝曰：积之始生，至其已成奈何？岐伯曰：积之始生，得寒乃生，厥乃成积也。黄帝曰：其成积奈何？岐伯曰：厥气生足惋，惋生脛寒，脛寒則血脉凝涩，血脉凝涩則寒气上入于腸胃，入于腸胃則膜脹，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，日以成积。卒然多食飲則腸滿，起居不节，用力过度，則絡脉伤，阳絡伤則血外溢，血外溢則衄血，阴絡伤則血內溢，血內溢則后血，腸胃之絡伤，則血溢于腸外，腸外有寒汁沫与血相搏，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。卒然外中于寒，若內伤于忧怒，則气上逆，气上逆則六輸不通，温气不行，凝血蘊里而不散，津液涩滲，著而不去，而积皆成

矣。

黃帝曰：其生于陰者奈何？岐伯曰：憂思傷心；重寒傷肺；忿怒傷肝；醉以入房，汗出當風，傷脾；用力過度，若入房汗出浴，則傷腎。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。黃帝曰：善。治之奈何？岐伯答曰：察其所痛，以知其應，有餘不足，當補則補，當瀉則瀉，毋逆天時，是謂至治。

洸音亦

行針第六十七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聞九針于夫子，而行之于百姓，百姓之血氣各不同形，或神動而氣先針行，或氣與針相逢，或針已出氣独行，或數刺乃知，或發針而氣逆，或數刺病益劇，凡此六者，各不同形，願聞其方。岐伯曰：重陽之人，其神易動，其氣易往也。黃帝曰：何謂重陽之人？岐伯曰：重陽之人，熇熇高高，言語善疾，舉足善高，心肺之藏氣有餘，陽氣滑盛而揚；故神動而氣先行。黃帝曰：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，何也？岐伯曰：此人頗有陰者也。黃帝曰：何以知其頗有陰也？岐伯曰：多陽者多喜，多陰者多怒，數怒者易解，故曰頗有陰，其陰陽之离合難，故其神不能先行也。黃帝曰：其氣與針相逢奈何？岐伯曰：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澤滑利，故針入而氣出，疾而相逢也。黃帝曰：針已出而氣独行，何氣使然？岐伯曰：其陰氣多而陽氣少，陰氣沉而陽氣浮者內藏，故針已出，氣乃

隨其后，故独行也。黃帝曰：數刺乃知，何氣使然？岐伯曰：此人之多陰而少陽，其氣沉而氣往難，故數刺乃知也。黃帝曰：針入而氣逆者，何氣使然？岐伯曰：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，非陰陽之氣，浮沉之勢也，此皆粗之所敗，上之所失，其形氣無過焉。

上膈第六十八

黃帝曰：氣為上膈者，食飲入而還出，余已知之矣。虫為下膈，下膈者，食晷時乃出，余未得其意，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喜怒不適，食飲不節，寒溫不時，則寒汁流于腸中，流于腸中則虫寒，虫寒則積聚，守于下管，則腸胃充郭，衛氣不營，邪氣居之。人食則虫上食，虫上食則下管虛，下管虛則邪氣勝之，積聚以留，留則癰成，癰成則下管約。其癰在管內者，即而痛深；其癰在外者，則癰外而痛浮，癰上皮熱。

黃帝曰：刺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微按其癰，視氣所行，先淺刺其傍，稍內益深，還而刺之，毋過三行，察其沉浮，以為深淺。已刺必熨，令熱入中，日使熱內，邪氣益衰，大癰乃潰。伍以參禁，以除其內，恬憺無為，乃能行氣，后以咸苦，化谷乃下矣。

潰會

憂恚無言第六十九

黃帝問于少師曰：人之卒然憂恚而言無音者，何道之塞，何氣出行，使音不彰？願聞其方。少師答曰：

咽喉者，水谷之道也。喉嚨者，氣之所以上下者也。會厭者，音聲之戶也。口唇者，音聲之扇也。舌者，音聲之機也。懸雍垂者，音聲之關也。頰頰者，分氣之所泄也。橫骨者，神氣所使，主發舌者也。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，頰頰不開，分氣失也。是故厭小而疾薄，則發氣疾，其開闔利，其出氣易；其厭大而厚，則開闔難，其氣出遲，故重言也。人卒然無音者，寒氣客于厭，則厭不能發，發不能下至，其開闔不致，故無音。黃帝曰：刺之奈何？岐伯曰：足之少陰，上系于舌，絡于橫骨，終于會厭。兩瀉其血脈，濁氣乃辟。會厭之脈，上絡任脈，取之天突，其厭乃發也。

寒熱第七十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寒熱瘰癧在于頸腋者，皆何氣使生？岐伯曰：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也，留于脈而不去者也。黃帝曰：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鼠瘻之本，皆在于藏，其末上出于頸腋之間，其浮于脈中，而未內著于肌肉而外為膿血者，易去也。黃帝曰：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請从其本引其末，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。申按其道以予之，徐往徐來以去之，其小如麥者，一刺知，三刺而已。黃帝曰：決其生死奈何？岐伯曰：反其目視之，其中有赤脈，上下貫瞳子，見一脈，一歲死；見一脈半，一歲半死；見二脈，二歲死；見二脈半，二歲半死；見三脈，三歲而死。見赤脈不下貫瞳子，可治也。

邪客第七十一

黃帝問于伯高曰：夫邪氣之客人也，或令人目不瞑不臥出者，何氣使然？伯高曰：五谷入于胃也，其糟粕、津液、宗氣分為三隧。故宗氣積于胸中，出于喉嚨，以貫心脈，而行呼吸焉。營氣者，泌其津液，注之于脈，化以為血，以榮四末，內注五藏六府，以應刻數焉。衛氣者，出其悍氣之慄疾，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。晝日行于陽，夜行于陰，常從足少陰之分間，行于五藏六府。今厥氣客于五藏六府，則衛氣獨衛其外，行于陽，不得入于陰。行于陽則陽氣盛，陽氣盛則陽蹶陷；不得入于陰，陰虛，故目不瞑。黃帝曰：善。治之奈何？伯高曰：補其不足，瀉其有余，調其虛實，以通其道而去其邪，飲以半夏湯一劑，陰陽已通，其臥立至。黃帝曰：善。此所謂決瀆壅塞，經絡大通，陰陽和得者也。願聞其方。伯高曰：其湯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，揚之萬遍，取其清五升煮之，炊以葦薪火，沸置秫米一升，治半夏五合，徐炊，令竭為一升半，去其滓，飲汁一小杯，日三稍益，以知為度。故其病新發者，復杯則臥，汗出則已矣。久者，三飲而已也。

黃帝問于伯高曰：願聞人之肢節，以應天地奈何？伯高答曰：天圓地方，人頭圓足方以應之。天有日月，人有兩目。地有九州，人有九竅。天有風雨，人有喜怒。天有雷電，人有音聲。天有四時，人有四肢。

天有五音，人有五藏。天有六律，人有六府。天有冬夏，人有寒热。天有十日，人有手十指。辰有十二，人有足十指、莖、垂以应之；女子不足二节，以抱人形。天有阴阳，人有夫妻。岁有三百六十五日，人有三百六十节。地有高山，人有肩膝。地有深谷，人有腋膈。地有十二經水，人有十二經脉。地有泉脉，人有卫气。地有草蓂，人有毫毛。天有晝夜，人有臥起。天有列星，人有牙齿。地有小山，人有小节。地有山石，人有高骨。地有林木，人有募筋。地有聚邑，人有腠肉。岁有十二月，人有十二节。地有四时不生草，人有无子。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。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願聞持針之數，內針之理，縱舍之意，扞皮開腠理，奈何？脉之屈折，出入之處，焉至而出，焉至而止，焉至而徐，焉至而疾，焉至而入？六府之輸于身者，余願盡聞。少序別離之處，離而入陰，別而入陽，此何道而从行？願盡聞其方。岐伯曰：帝之所問，針道畢矣。黃帝曰：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手太陰之脉，出于大指之端，內屈循白肉际，至本节之后太淵留以澹，外屈上于本节，下內屈，与阴諸絡会于魚际，数脉并注，其气滑利，伏行壅骨之下，外屈出于寸口而行，上至于肘內廉，入于大筋之下，內屈上行臑阴，入腋下，內屈走肺，此順行逆数之屈折也。心主之脉，出于中指之端，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于掌中，伏行兩骨之間，外屈出兩筋之間，骨肉之际，其气滑利，上二寸，外屈出行兩筋之間，上至肘內廉，入于小筋之

下，留兩骨之會，上入于胸中，內絡于心脉。黃帝曰：手少陰之脉獨无腧，何也？岐伯曰：少陰，心脉也。心者，五藏六府之大主也，精神之所舍也，其藏堅固，邪弗能容也。容之則心傷，心傷則神去，神去則死矣。故諸邪之在于心者，皆在于心之包絡，包絡者，心主之脉也，故獨无腧焉。黃帝曰：少陰獨无腧者，不病乎？岐伯曰：其外經病而藏不病，故獨取其經于掌后銳骨之端。其余脉出入屈折，其行之徐疾，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脉行也。故本腧者，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，是謂因冲而瀉，因衰而補，如是者，邪氣得去，真氣堅固，是謂因天之序。

黃帝曰：持針縱舍奈何？岐伯曰：必先明知十二經脉之本末，皮膚之寒熱，脉之盛衰滑澀。其脉滑而盛者，病日進；虛而細者，久以持；大以澀者，為痛癢；陰陽如一者，病難治。其本末尚熱者，病尚在；其熱已衰者，其病亦去矣。持其尺，察其肉之堅脆、大小、滑澀、寒溫、燥濕。因視目之五色，以知五藏而決死生。視其血脉，察其色，以知其寒熱痛癢。黃帝曰：持針縱舍，余未得其意也。岐伯曰：持針之道，欲端以正，安以靜，先知虛實，而行疾徐，左手執骨，右手循之，无与肉果，瀉欲端以正，補必閉肤，輔針導氣，邪得淫泆，真氣得居。黃帝曰：扞皮開腠理奈何？岐伯曰：因其分肉，左別其肤，微內而徐端之，適神不散，邪氣得去。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人有八虛，各何以候？岐伯答

曰：以候五藏。黃帝曰：候之奈何？岐伯曰：肺心有邪，其氣留于兩肘；肝有邪，其氣流于兩腋；脾有邪，其氣留于兩髀；腎有邪，其氣留于兩膕。凡此八虛者，皆機關之室，真氣之所過，血絡之所游，邪氣惡血，固不得住留，住留則傷筋絡骨節機關，不得屈伸，故痠攣也。

泌兵媚切 扞苦旱切 痠音拘

通天第七十二

黃帝問于少師曰：余嘗聞人有陰陽，何謂陰人，何謂陽人？少師曰：天地之間，六合之內，不離于五，人亦應之，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，而略言耳，口弗能遍明也。黃帝曰：願略聞其意，有賢人聖人，心能備而行之乎？少師曰：蓋有太陰之人，少陰之人，太陽之人，少陽之人，陰陽和平之人。凡五人者，其態不同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。黃帝曰：其不等者，可得聞乎？少師曰：太陰之人，貪而不仁，下齊湛湛，好內而惡出，心和而不發，不務于時，動而后之，此太陰之人也。少陰之人，小貪而賊心，見人有亡，常若有得，好傷好害，見人有榮，乃反慍怒，心疾而無恩，此少陰之人也。太陽之人，居處于于，好言大事，無能而虛說，志發于四野，舉措不顧是非，為事如常自用，事雖敗而常無悔，此太陽之人也。少陽之人，謔譎好自貴，有小小官，則高自宜，好為外交而不內附，此少陽之人也。陰陽和平之人，居處安靜，無為懼懼，無為欣欣，婉然从

物，或與不爭，與時變化，尊則謙謙，譚而不治，是謂至治。古之善用針艾者，視人五態乃治之，盛者瀉之，虛者補之。

黃帝曰：治人之五態奈何？少師曰：太陰之人，多陰而無陽，其陰血濁，其衛氣澀，陰陽不和，緩筋而厚皮，不之疾瀉，不能移之。少陰之人，多陰少陽，小胃而大腸，六腑不調，其陽明脈小而太陽脈大，必審調之，其血易脫，其氣易敗也。太陽之人，多陽而少陰，必謹調之，無脫其陰，而瀉其陽，陽重脫者易狂，陰陽皆脫者，暴死不知人也。少陽之人，多陽少陰，經小而絡大，血在中而氣外，實陰而虛陽，獨瀉其絡脈則強，氣脫而疾，中氣不足，病不起也。陰陽和平之人，其陰陽之氣和，血脈調，謹診其陰陽，視其邪正，安容儀，審有余不足，盛則瀉之，虛則補之，不盛不虛，以經取之。此所以調陰陽，別五態之人者也。

黃帝曰：夫五態之人者，相與毋故，卒然新會，未知其行也，何以別之？少師答曰：眾人之屬，不如五態之人者，故五五二十五人，而五態之人不與焉。五態之人，尤不合于眾者也。黃帝曰：別五態之人奈何？少師曰：太陰之人，其狀黧黧然黑色，念然下意，臨臨然長大，矜然未悽，此太陰之人也。少陰之人，其狀清然窈然，固以陰賊，立而躁險，行而似伏，此少陰之人也。太陽之人，其狀軒軒儲儲，反身折腰，此太陽之人也。少陽之人，其狀立則好仰，行則好搖，其兩臂兩肘則常出于背，此少陽之人也。陰陽和平之人，其狀委

委然，隨隨然，顛顛然，愉愉然，矐矐然，豆豆然，众人皆曰君子，此阴阳和平之人也。

說上紙切 矐直稔切 矐辭緣切

卷之十一

官能第七十三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聞九針于夫子，众多矣不可勝數，余推而論之，以為一紀。余司誦之，子听其理，非則語余，請其正道，令可久傳，后世无患，得其人乃傳，非其人勿言。岐伯稽首再拜曰：請听圣王之道。黃帝曰：用鍼之理，必知形氣之所在，左右上下，陰陽表里，血氣多少，行之逆順，出入之合，謀伐有过。知解結，知補虛瀉實，上下氣門，明通于四海，审其所在，寒熱淋露，以輸異處，审于調氣，明于經隧，左右肢絡，尽知其會。寒與熱爭，能合而調之，虛與實鄰，知決而通之，左右不調，把而行之，明于逆順，乃知可治，陰陽不奇，故知起時，审于本末，察其寒熱，得邪所在，万刺不殆，知官九針，刺道畢矣。明于五輸，徐疾所在，屈伸出入，皆有条理，言陰與陽，合于五行，五藏六府，亦有所藏，四時八風，尽有陰陽，各得其位，合于明堂，各處色部，五藏六府，察其所痛，左右上下，知其寒溫，何經所在，审皮膚之寒溫滑澀，知其所苦，膈有上下，知其氣所在。先得其道，稀而疎之，稍深以留，故能徐入之。大熱在上，推而下之，从下上者，引而去之，視前痛者，常先取之。大寒在外，留而補之，入于中者，从

合瀉之。針所不為，灸之所宜，上氣不足，推而揚之，下氣不足，積而从之，陰陽皆虛，火自當之，厥而寒甚，骨廉陷下，寒过于膝，下陵三里，陰絡所過，得之留止，寒入于中，推而行之，經陷下者，火則當之，結絡堅緊，火所治之。不知所苦，兩蹻之下，男陰女陽，良工所禁，針論畢矣。用針之服，必有法則，上視天光，下司八正，以辟奇邪，而觀百姓，审于虛實，无犯其邪。是得天之露，遇歲之虛，救而不胜，反受其殃，故曰：必知天忌，乃言針意。法于往古，驗于來今，觀于窈冥，通于无窮，粗之所不見，良工之所貴，莫知其形，若神髣髴。邪氣之中人也，洒淅動形。正邪之中人也微，先見于色，不知于其身，若有若无，若亡若存，有形无形，莫知其情。是故上工之取氣，乃救其萌芽；下工守其已成，因敗其形。是故工之用針也，知氣之所在，而守其門戶，明于調氣，補瀉所在，徐疾之意，所取之處。瀉必用員，切而轉之，其氣乃行，疾而徐出，邪氣乃出，伸而迎之，遙大其穴，氣出乃疾。補必用方，外引其皮，令當其門，左引其樞，右推其肤，微旋而徐推之，必端以正，安以靜，堅心无解，欲微以留，氣下而疾出之，推其皮，蓋其外門，真氣乃存。用針之要，无忘其神。

雷公問于黃帝曰：針論曰：得其人乃傳，非其人勿言。何以知其可傳？黃帝曰：各得其人，任之其能，故能明其事。雷公曰：願聞官能奈何？黃帝曰：明目者，可使視色。聰耳者，可使听音。捷疾辭語者，

可使傳論語。徐而安靜，手巧而心審諦者，可使行針艾，理血氣而調諸逆順，察陰陽而兼諸方。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，可使導引行氣。疾毒言語輕人者，可使唾癰呪病。爪苦手毒，為事善傷者，可使按積抑癰。各得其能，方乃可行，其名乃彰。不得其人，其功不成，其師无名。故曰：得其人乃言，非其人勿傳，此之謂也。手毒者，可使試按龜，置龜于器下而按其上，五十日而死矣；手甘者，復生如故也。

出入之合一本作會 把而行之一本作犯而行之 窈冥一本作冥冥

論疾診尺第七十四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欲無視色持脈，獨調其尺，以言其病，從外知內，為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審其尺之緩急、小大、滑澀，肉之堅脆，而病形定矣。視人之目窠上微癰，如新臥起狀，其頸脈動，時咳，按其手足上，窅而不起者，風水腫也。尺肤滑其淖澤者，風也。尺肉弱者，解體，安臥脫肉者，寒熱，不治。尺肤滑而澤脂者，風也。尺肤澀者，風痺也。尺肤粗如枯魚之鱗者，水洩飲也。尺肤熱甚，脈盛躁者，病溫也，其脈盛而滑者，病且出也。尺肤寒，其脈小者，泄、少氣。尺肤灼然先熱后寒者，寒熱也。尺肤先寒，久大之而熱者，亦寒熱也。肘所獨熱者，腰以上熱；手所獨熱者，腰以下熱。肘前獨熱者，膺前熱；肘后獨熱者，肩背熱。臂中獨熱者，腰腹熱；肘后粗以下三四寸熱者，腸中有虫。掌中熱者，腹中熱；掌中寒者，腹中寒。魚上

白肉有青血脉者，胃中有寒。尺炬然热，人迎大者，当夺血。尺坚大，脉小甚，少气，惋有加，立死。目赤色者病在心，白在肺，青在肝，黄在脾，黑在肾。黄色不可名者，病在胸中。诊目痛，赤脉从上下者，太阳病；从下上者，阳明病；从外走内者，少阳病。诊寒热，赤脉上下至瞳子，见一脉一岁死，见一脉半一岁半死，见二脉二岁死，见二脉半二岁半死，见三脉三岁死。诊齟齿痛，按其阳之来，有过者独热，在左左热，在右右热，在上上热，在下下热。诊血脉者，多赤多热，多青多痛，多黑为久痹，多赤、多黑、多青皆见者，寒热身痛。面色微黄，齿垢黄，爪甲上黄，黄疸也，安臥，小便黄赤，脉小而涩者，不嗜食。人病，其寸口之脉，与人近之脉小大等及其浮沉等者，病难已也。女子手少阴脉动甚者，妊子。婴儿病，其头毛皆逆上者，必死。耳间青脉起者，掣痛。大便赤瓣飧泄，脉小者，手足寒，难已；飧泄，脉小，手足温，泄易已。四时之变，寒暑之胜，重阴必阳，重阳必阴，故阴主寒，阳主热，故寒甚则热，热甚则寒，故曰：寒生热，热生寒，此阴阳之变也。故曰：冬伤于寒，春生痺热；春伤于风，夏生后泄腸澼；夏伤于暑，秋生痲瘧；秋伤于湿，冬生咳嗽。是謂四时之序也。

日窠音科 窞音查 炬然及許切，亦作及然 齟丘禹切，齿齟掣尺列切 痲瘧上音皆，痲瘧也

刺节真邪第七十五

黄帝问于岐伯曰：余闻刺有五节奈何？岐伯曰：固有五节：一曰振埃，二曰发蒙，三曰去爪，四曰彻衣，五曰解惑。黄帝曰：夫子言五节，余未知其意。岐伯曰：振埃者，刺外经，去阳病也。发蒙者，刺府输，去府病也。去爪者，刺关节肢络也。彻衣者，尽刺诸阳之奇输也。解惑者，尽知调阴阳，补泻有余不足，相倾移也。

黄帝曰：刺节言振埃，夫子乃言刺外经，去阳病，余不知其所谓也，愿卒闻之。岐伯曰：振埃者，阳气大逆，上满于胸中，愤膻肩息，大气逆上，喘喝坐伏，病恶埃烟，飧不得息，请言振埃，尚疾于振埃。黄帝曰：善。取之何如？岐伯曰：取之天容。黄帝曰：其咳上气窘屈胸痛者，取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取之廉泉。黄帝曰：取之有数乎？岐伯曰：取天容者，无过一里，取廉泉者，血变而止。帝曰：善哉。

黄帝曰：刺节言发蒙，余不得其意。夫发蒙者，耳无所闻，目无所见。夫子乃言刺府输，去府病，何输使然？愿闻其故。岐伯曰：妙乎哉问也！此刺之大约，针之极也，神明之类也，口说书卷，犹不能及也，请言发蒙耳，尚疾于发蒙也。黄帝曰：善。愿卒闻之。岐伯曰：刺此者，必于日中，刺其听宫，中其眸子，声闻于耳，此其输也。黄帝曰：善。何谓声闻于耳？岐伯曰：刺邪以手坚按其两鼻窍而疾偃，其声必应于针

也。黃帝曰：善。此所謂弗見為之，而无目視，見而取之，神明相得者也。

黃帝曰：刺節言去爪，夫子乃言刺關節肢絡，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腰脊者，身之大關節也。肢脛者，人之管以趨翔也。莖垂者，身中之机，陰精之候，津液之道也。故飲食不節，喜怒不時，津液內溢，乃下留于壘，血道不通，日大不休，俯仰不便，趨翔不能，此病榮然有水，不上不下，鍼石所取，形不可匿，常不得蔽，故命曰去爪。帝曰：善。

黃帝曰：刺節言彻衣，夫子乃言尽刺諸陽之奇輸，未有常處也，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是陽氣有余而陰氣不足，陰氣不足則內熱，陽氣有余則外熱，內熱相搏，熱于懷炭，外畏綿帛近，不可近身，又不可近席，腠理閉塞，則汗不出，舌焦唇槁，臙干噎燥，飲食不讓美惡。黃帝曰：善。取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取之于其天府、大杼三瘡，又刺中膻以去其熱，补足手太陰以去其汗，熱去汗稀，疾于彻衣。黃帝曰：善。

黃帝曰：刺節言解惑，夫子乃言尽知調陰陽，補瀉有余不足，相傾移也，惑何以解之？岐伯曰：大風在身，血脈偏虛，虛者不足，實者有余，輕重不得，傾側宛伏，不知東西，不知南北，乍上乍下，乍反乍復，顛倒无常，甚于迷惑。黃帝曰：善。取之奈何？岐伯曰：瀉其有余，補其不足，陰陽平復，用針若此，疾于解惑。黃帝曰：善。請藏之靈蘭之室，不敢妄出也。

黃帝曰：余聞刺有五邪，何謂五邪？岐伯曰：病

有持癰者，有容大者，有狹小者，有熱者，有寒者，是謂五邪。黃帝曰：刺五邪奈何？岐伯曰：凡刺五邪之方，不過五章，癰熱消滅，腫聚散亡，寒癰益溫，小者益陽，大者必去，請道其方。凡刺癰邪無迎隨，易俗移性不得膿，脆道更行去其鄉，不安處所乃散亡。諸陰陽過癰者，取之其輸瀉之。凡刺大邪日以小，泄奪其有餘，乃益虛，剽其通，針其邪肌肉親，視之毋有反其真。刺諸陽分肉間。凡刺小邪日以大，補其不足乃無害，視其所在迎之界，遠近盡至，其不得外，侵而行之乃自費。刺分肉間。凡刺熱邪越而蒼，出游不歸乃無病，為开通辟門戶，使邪得出病乃已。凡刺寒邪日以溫，徐往徐來致其神，門戶已閉氣不分，虛實得調其氣存也。黃帝曰：官針奈何？岐伯曰：刺癰者用鈹針，刺大者用鋒針，刺小者用員利針，刺熱者用鑱針，刺寒者用毫針也。

請言解論，與天地相應，與四時相副，人參天地，故可為解。下有漸洳，上生葦蒲，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。陰陽者，寒暑也，熱則滋雨而在上，根萎少汁。人氣在外，皮膚緩，腠理開，血氣減，汗大泄，皮淖澤。寒則地凍水冰，人氣在中，皮膚致，腠理閉，汗不出，血氣強，肉堅澀。當是之時，善行水者，不能往冰；善穿地者，不能凿凍；善用針者，亦不能取四厥；血脈凝結，堅搏不往來者，亦未可即柔。故行水者，必待天溫冰釋凍解，而水可行，地可穿也。人脈猶是也，治厥者，必先熨調和其經，掌與腋、肘與腳、項與脊以調之，火

气已通，血脉乃行，然后视其病，脉淖泽者，刺而平之，坚紧者，破而散之，气下乃止，此所谓以解结者也。用针之类，在于调气，气积于胃，以通营卫，各行其道。宗气留于海，其下者注于气街，其上者走于息道。故厥在于足，宗气不下，脉中之血，凝而留止，弗之火调，弗能取之。用针者，必先察其经络之虚实，切而循之，按而弹之，视其应动者，乃后取之而下之。六经调者，谓之不病，虽病，谓之自巳也。一经上实下虚而不通者，此必有横络盛加于大经，令之不通，视而泻之，此所谓解结也。上寒下热，先刺其项太阳，久留之，已刺则熨项与肩胛，令热下合乃止，此所谓推而上之者也。上热下寒，视其虚脉而陷之于经络者取之，气下乃止，此所谓引而下之者也。大热遍身，狂而妄见、妄闻、妄言，视足阳明及大络取之，虚者补之，血而实者泻之，因其偃臥，居其头前，以两手四指挾按颈动脉，久持之，卷而切推，下至缺盆中，而复止如前，热去乃止，此所谓推而散之者也。

黄帝曰：有一脉生数十病者，或痛、或痠、或热、或寒、或痒、或痹、或不仁，变化无穷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此皆邪气之所生也。黄帝曰：余闻气者，有真气，有正气，有邪气，何谓真气？岐伯曰：真气者，所受于天，与谷气并而充身也。正气者，正风也，从一方来，非实风，又非虚风也。邪气者，虚风之贼伤人也，其中人也深，不能自去。正风者，其中人也浅，合而自去，其气来柔弱，不能胜真气，故自去。虚邪之中人也，酒

渐动形，起毫毛而发腠理。其入深，内搏于骨，则为骨痹。搏于筋，则为筋挛。搏于脉中，则为血闭不通，则为痛。搏于肉，与卫气相搏，阳胜者则为热，阴胜者则为寒，寒则真气去，去则虚，虚则寒。搏于皮肤之间，其气外发，腠理开，毫毛摇，气往来行，则为痒。留而不去，则痹。卫气不行，则为不仁。虚邪偏容于身半，其入深，内居荣卫，荣卫稍衰，则真气去，邪气独留，发为偏枯。其邪气浅者，脉偏痛。虚邪之入于身也深，寒与热相搏，久留而内著，寒胜其热，则骨疼肉枯，热胜其寒，则烂肉腐肌为脓，内伤骨，内伤骨为骨蚀。有所疾前筋，筋屈不得伸，邪气居其间而不反，发于筋溜。有所结，气归之，卫气留之，不得反，津液久留，合而为肠溜，久者数岁乃成，以手按之柔。已有所结，气归之，津液留之，邪气中之，凝结日以易甚，连以聚居，为昔瘤，以手按之坚。有所结，深中骨，气因于骨，骨与气并，日以益大，则为骨疽。有所结，中于肉，宗气归之，邪留而不去，有热则化而为脓，无热则为肉疽。凡此数气者，其发无常处，而有常名也。

倘音噎 腊思亦切 剽共匹妙切 渐迎上音替，下音如，草根相牵引貌

卫气行第七十六

黄帝问于岐伯曰：愿闻卫气之行，出入之合，何如？岐伯曰：岁有十二月，日有十二辰，子午为经，卯酉为纬。天周二十八宿，而一面七星，四七二十八星，

房昴为緯，虛張为經。是故房至畢为阳，昴至心为阴，阳主晝，阴主夜。故卫气之行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，晝日行于阳二十五周，夜行于阴二十五周，周于五藏。是故平旦阴尽，阳气出于目，目張则气上行于头，循项下足太阳，循背下至小指之端。其散者，别于目銳眦，下手太阳，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。其散者，别于目銳眦，下足少阳，注小指次指之間。以上循手少阳之分，側下至小指之間。别者以上至耳前，合于頷脉，注足阳明，以下行至跗上，入五指之間。其散者，从耳下下手阳明，入大指之間，入掌中。其至于足也，入足心，出内踝下，行阴分，复合于目，故为一周。是故日行一舍，人气行一周与十分身之八；日行二舍，人气行二周于身与十分身之六；日行三舍，人气行于身五周与十分身之四；日行四舍，人气行于身七周与十分身之二；日行五舍，人气行于身九周；日行六舍，人气行于身十周与十分身之八；日行七舍，人气行于身十二周在身与十分身之六；日行十四舍，人气二十五周于身有奇分与十分身之二，阳尽于阴，阴受气矣。其始入于阴，常从足少阴注于肾，肾注于心，心注于肺，肺注于肝，肝注于脾，脾复注于肾为周。是故夜行一舍，人气行于阴藏一周与十分藏之八，亦如阳行之二十五周，而复合于日。阴阳一日一夜，合有奇分十分身之四，与十分藏之二，是故人之所以臥起之时，有早晏者，奇分不尽故也。

黃帝曰：卫气之在于身也，上下往来不以期，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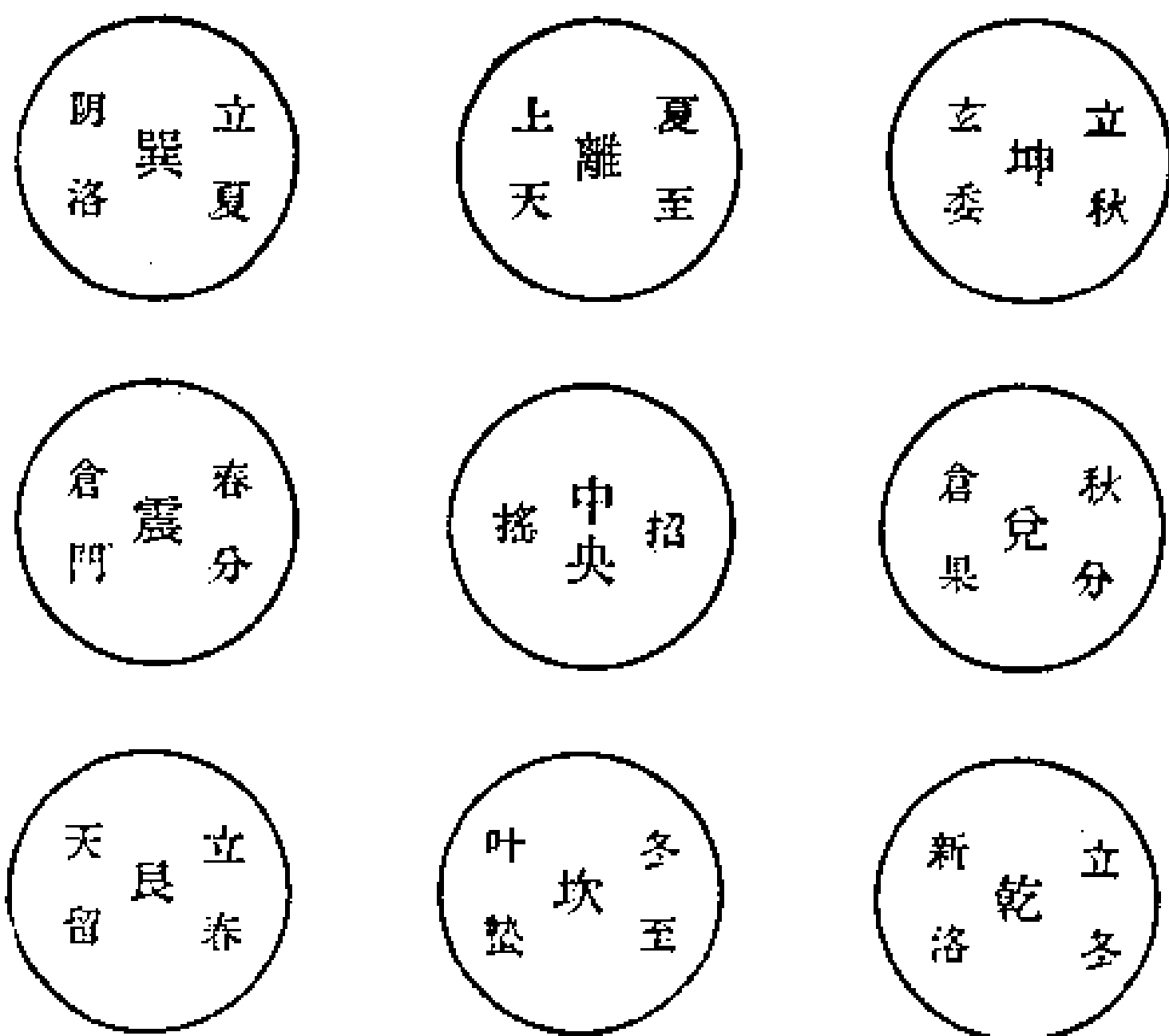
气而刺之奈何？伯高曰：分有多少，日有长短，春夏秋冬夏，各有分理，然后常以平旦为纪，以夜尽为始。是故一日一夜，水下百刻，二十五刻者，半日之度也，常如是毋已，日入而止，随日之长短，各以为纪而刺之。谨候其时，病可与期，失时反候者，百病不治。故曰：刺实者，刺其来也；刺虚者，刺其去也。此言气存亡之时，以候虚实而刺之。是故谨候气之所在而刺之，是谓逢时。在于三阳，必候其气在于阳而刺之；病在于三阴，必候其气在阴分而刺之。水下一刻，人气在太阳；水下二刻，人气在少阳；水下三刻，人气在阳明；水下四刻，人气在阴分。水下五刻，人气在太阳；水下六刻，人气在少阳；水下七刻，人气在阳明；水下八刻，人气在阴分。水下九刻，人气在太阳；水下十刻，人气在少阳；水下十一刻，人气在阳明；水下十二刻，人气在阴分。水下十三刻，人气在太阳；水下十四刻，人气在少阳；水下十五刻，人气在阳明；水下十六刻，人气在阴分。水下十七刻，人气在太阳；水下十八刻，人气在少阳；水下十九刻，人气在阳明；水下二十刻，人气在阴分。水下二十一刻，人气在太阳；水下二十二刻，人气在少阳；水下二十三刻，人气在阳明；水下二十四刻，人气在阴分。水下二十五刻，人气在太阳，此半日之度也。从房至毕一十四舍，水下五十刻，日行半度，回行一舍，水下三刻与七分刻之四。大要曰常以日之加于宿上也，人气在太阳。是故日行一舍，人气行三阳行与阴分，常如是无已，天与地同纪，纷纷纷纷，终

而复始，一日一夜，水下百刻而尽矣。

昉昉按《太素》音义云：普巴切

九宫八风第七十七

合八风虚实邪正



立夏	四	阴洛 东南方	夏至	九	上天 南方	立秋	二	玄委 西南方
春分	三	仓门 东方	招摇	五	中央	秋分	七	仓果 西方
立春	八	天留 东北方	冬至	一	叶蟄 北方	立冬	六	新洛 西北方

太一常以冬至之日，居叶蟄之宫四十六日，明日

居天留四十六日，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，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，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，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，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，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，明日复居叶蟄之宮，曰冬至矣。太一日游，以冬至之日，居叶蟄之宮，数所在，日从一处，至九日，复反于一，常如是无已，終而复始。太一移日，天必应之以风雨，以其日风雨則吉，岁美民安少病矣，先之則多雨，后之則多汗。太一在冬至之日有变，占在君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变，占在相；太一在中宮之日有变，占在吏；太一在秋分之日有变，占在將；太一在夏至之日有变，占在百姓。所謂有变者，太一居五宮之日，病风折樹木，揚沙石。各以其所主占貴賤，因視风所从来而占之。风从其所居之鄉来为实风，主生，長养万物。从其冲后来为虚风，伤人者也，主殺主害者。謹候虚风而避之，故圣人曰避虚邪之道，如避矢石然，邪弗能害，此之謂也。

是故太一入徙立于中宮，乃朝八风，以占吉凶也。风从南方来，名曰大弱风，其伤人也，内舍于心，外在于脉，气主热。风从西南方来，名曰謀风，其伤人也，内舍于脾，外在于肌，其气主为弱。风从西方来，名曰剛风，其伤人也，内舍于肺，外在于皮肤，其气主为燥。风从西北方来，名曰折风，其伤人也，内舍于小腸，外在于手太阳脉，脉絕則溢，脉閉則結不通，善暴死。风从北方来，名曰大剛风，其伤人也，内舍于腎，外在于骨与肩背之膂筋，其气主为寒也。风从东北方来，名

曰凶风，其伤人也，内舍于大腸，外在于兩脇腋骨下及肢节。风从东方来，名曰嬰兒风，其伤人也，内舍于肝，外在于筋紐，其气主为身湿。风从东南方来，名曰弱风，其伤人也，内舍于胃，外在肌肉，其气主体重。此八风皆从其虚之鄉来，乃能病人。三虚相搏，則为暴病卒死。兩实一虚，病則为淋露寒热。犯其雨湿之地，則为痿。故圣人避风，如避矢石焉。其有三虚而偏中于邪风，則为击仆偏枯矣。

卷之十二

九針論第七十八

黃帝曰：余聞九針于夫子，众多博大矣，余猶不能寤，敢問九針焉生？何因而有名？岐伯曰：九針者，天地之大數也，始于一而終于九。故曰：一以法天，二以法地，三以法人，四以法時，五以法音，六以法律，七以法星，八以法風，九以法野。黃帝曰：以針應九之數奈何？岐伯曰：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，一而九之，故以立九野，九而九之，九九八十一，以起黃鍾數焉，以針應數也。一者天也，天者陽也，五藏之應天者肺，肺者五藏六府之蓋也，皮者肺之合也，人之陽也。故為之治針，必以大其頭而銳其末，令無得深入而陽氣出。二者地也，人之所以應上者肉也。故為之治針，必筭其身而員其末，令無得傷肉分，傷則氣得竭。三者人也，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。故為之治針，必大其身而員其末，令可以按脈勿陷，以致其氣，令邪氣獨出。四者時也，時者四時八風之客于經絡之中，為癰病者也。故為之治針，必筭其身而鋒其末，令可以瀉熱出血，而癰病竭。五者音也，音者冬夏之分，分于子午，陰與陽別，寒與熱爭，兩氣相搏，合為癰膿者也。故為之治針，必令其末如劍鋒，可以取大膿。六者律也，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脈，虛邪客于經

絡而为暴痹者也。故为之治针，必令尖如鼈，且員且銳，中身微大，以取暴气。七者星也，星者人之七窍，邪之所客于經，而为痛痹，舍于經絡者也。故为之治针，令尖如蚊蠅喙，靜以徐往，微以久留，正气因之，眞邪俱往，出针而养者也。八者风也，风者人之股肱八节也，八正之虛风，八风伤人，內舍于骨解腰脊节腠理之間，为深痹也。故为之治针，必長其身，鋒其末，可以取深邪遠痹。九者野也，野者人之节解皮肤之間也，淫邪流溢于身，如风水之状，而溜不能过于机关大节者也。故为之治针，令尖如挺，其鋒微員，以取大气之不能过于关节者也。

黃帝曰：針之長短有數乎？岐伯曰：一曰鑱針者，取法于巾針，去末寸半，卒銳之，長一寸六分，主熱在頭身也。二曰員針，取法于絮針，筩其身而卵其鋒，長一寸六分，主治分間氣。三曰鍤針，取法于黍粟之銳，長三寸半，主按脈取氣，令邪出。四曰鋒針，取法于絮針，筩其身，鋒其末，長一寸六分，主痛熱出血。五曰鈹針，取法于劍鋒，廣二分半，長四寸，主大痲腫，兩熱爭者也。六曰員利針，取法于鼈，針微大其末，反小其身，令可深內也，長一寸六分，主取痲痹者也。七曰毫針，取法于毫毛，長一寸六分，主寒熱痲痹在絡者也。八曰長針，取法于綦針，長七寸，主取深邪遠痹者也。九曰大針，取法于鋒針，其鋒微員，長四寸，主取大气不出關節者也。針形畢矣，此九針大小長短法也。

黃帝曰：願聞身形應九野奈何？岐伯曰：請言身形之應九野也，左足應立春，其日戊寅己丑。左脇應春分，其日乙卯。左手應立夏，其日戊辰己巳。膺喉首頭應夏至，其日丙午。右手應立秋，其日戊申己未。右脇應秋分，其日辛酉。右足應立冬，其日戊戌己亥。腰尻下窠應冬至，其日壬子。六府膈下三藏應中州，其大禁，大禁太一所在之日及諸戊己。凡此九者，善候八正所在之處，所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痲腫者，欲治之，無以其所直之日潰治之，是謂天忌日也。

形樂志苦，病生于脈，治之以灸刺。形苦志樂，病生于筋，治之以熨引。形樂志樂，病生于肉，治之以針石。形苦志苦，病生于咽嗑，治之以甘藥。形數惊恐，筋脈不通，病生于不仁，治之以按摩醪藥。是謂形。五藏氣：心主噫，肺主咳，肝主語，脾主吞，腎主欠。六府氣：胆為怒，胃為氣逆噦，大腸小腸為泄，膀胱不約為遺溺，下焦溢為水。五味：酸入肝，辛入肺，苦入心，甘入脾，咸入腎，淡入胃，是謂五味。五并：精氣并肝則憂，并心則喜，并肺則悲，并腎則恐，并脾則畏，是謂五精之氣并于藏也。五惡：肝惡風，心惡熱，肺惡寒，腎惡燥，脾惡濕，此五藏氣所惡也。五液：心主汗，肝主泣，肺主涕，腎主唾，脾主涎，此五液所出也。五勞：久視傷血，久臥傷氣，久坐傷肉，久立傷骨，久行傷筋，此五久勞所病也。五走：酸走筋，辛走氣，苦走血，咸走骨，甘走肉，是謂五走也。五裁：病在筋，無食酸；病在氣，無食辛；病在骨，無食咸；病在血，無

食苦；病在肉，无食甘。口嗜而欲食之，不可多也，必自裁也，命曰五裁。五发：阴病发于骨，阳病发于血，以味发于气，阳病发于冬，阴病发于夏。五邪：邪入于阳，则为狂；邪入于阴，则为血痹；邪入于阳，转则为癩疾；邪入于阴，转则为瘖；阳入之于阴，病静；阴出之于阳，病喜怒。五藏：心藏神，肺藏魄，肝藏魂，脾藏意，肾藏精志也。五主：心主脉，肺主皮，肝主筋，脾主肌，肾主骨。阳明多血多气，太阳多血少气，少阳多气少血，太阴多血少气，厥阴多血少气，少阴多气少血。故曰刺阳明出血气，刺太阳出血恶气，刺少阳出气恶血，刺太阴出血恶气，刺厥阴出血恶气，刺少阴出气恶血也。足阳明太阴为表里，少阳厥阴为表里，太阳少阴为表里，是谓足之阴阳也。手阳明太阴为表里，少阳心主为表里，太阳少阴为表里，是谓手之阴阳也。

筩音同 鍤针音低 巾针一本作布针 五走五痿 五裁《素问》作五禁

歲露論第七十九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經言夏日傷暑，秋病瘧，瘧之發以時，其故何也？岐伯對曰：邪客于風府，病循脊而下，衛氣一日一夜，常大會于風府，其明日日下一節，故其日作晏。此其先客于脊背也，故每至于風府則腠理開，腠理開則邪氣入，邪氣入則病作，此所以日作尚晏也。衛氣之行風府，日下一節，二十一日下至

尾底，二十二日入脊内，注于伏冲之脉，其行九日，出于缺盆之中，其气上行，故其病稍益至。其内搏于五藏，横连募原，其道远，其气深，其行迟，不能日作，故次日乃稽积而作焉。黄帝曰：卫气每至于风府，腠理乃发，发则邪入焉。其卫气日下一节，则不当风府奈何？岐伯曰：风府无常，卫气之所应，必开其腠理，气之所舍节，则其府也。黄帝曰：善。夫风之与瘧也，相与同类，而风常在，而瘧特以时休何也？岐伯曰：风气留其处，瘧气随经络沉以内搏，故卫气应乃作也。帝曰：善。

黄帝问于少师曰：余闻四时八风之中人也，故有寒暑，寒则皮肤急而腠理闭，暑则皮肤缓而腠理开。贼风邪气，因得以入乎？将必须入正虚邪，乃能伤人乎？少师答曰：不然。贼风邪气之中人也，不得以时。然必因其开也，其入深，其内极病，其病人也卒暴；因其闭也，其入浅以留，其病也徐以迟。黄帝曰：有寒温和适，腠理不开，然有卒病者，其故何也？少师答曰：帝弗知邪入乎？虽平居，其腠理开闭缓急，其故常有时也。黄帝曰：可得闻乎？少师曰：人与天地相参也，与日月相应也。故月满则海水西盛，人血气积，肌肉充，皮肤致，毛发坚，腠理郄，烟垢著。当是之时，虽遇贼风，其入浅不深。至其月郭空，则海水东盛，人气血虚，其卫气去，形独居，肌肉减，皮肤纵，腠理开，毛发残，腠理薄，烟垢落。当是之时，遇贼风则其入深，其病人也卒暴。黄帝曰：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也？

少师答曰：三虚者，其死暴疾也；得三实者，邪不能伤人。黄帝曰：愿闻三虚。少师曰：乘年之衰，逢月之空，失时之和，因为贼风所伤，是谓三虚。故论不知三虚，工反为粗。帝曰：愿闻三实。少师曰：逢年之盛，遇月之满，得时之和，虽有贼风邪气，不能危之也。黄帝曰：善乎哉论！明乎哉道！请藏之金匱，命曰三实，然此一夫之论也。

黄帝曰：愿闻岁之所以皆同病者，何因而然？少师曰：此八正之候也。黄帝曰：候之奈何？少师曰：候此者，常以冬至之日，太一立于叶蟄之宫，其至也，天必应之以风雨者矣。风雨从南方来者，为虚风，贼伤人者也。其以夜半至也，万民皆卧而弗犯也，故其岁民少病。其以晝至者，万民懈惰而皆中于虚风，故万民多病。虚邪入客于骨而不发于外，至其立春，阳气大发，腠理开，因立春之日，风从西方来，万民又皆中于虚风，此两邪相搏，经气结代者矣。故诸逢其风而遇其雨者，命曰遇岁露焉。因岁之和，而少贼风者，民少病而少死；岁多贼风邪气，寒温不和，则民多病而死矣。黄帝曰：虚邪之风，其所伤贵贱何如？候之奈何？少师答曰：正月朔日，太一居天留之宫，其日西北风，不雨，人多死矣。正月朔日，平旦北风，春，民多死。正月朔日，平旦北风行，民病多者，十有三也。正月朔日，日中北风，夏，民多死。正月朔日，夕时北风，秋，民多死。终日北风，大病死者十有六。正月朔日，风从南方来，命曰旱暵，从西方来，命曰白骨，将国有

殃，人多死亡。正月朔日，风从东方来，发屋，揚沙石，国有大灾也。正月朔日，风从东南方行，春有死亡。正月朔，天和温不风，糴賤，民不病；天寒而风，糴貴，民多病。此所謂候岁之风， 岐伤人者也。二月丑不风，民多心腹病。三月戌不温，民多寒热。四月巳不暑，民多瘴病。十月申不寒，民多暴死。諸所謂风者，皆发屋，折樹木，揚沙石，起毫毛，发腠理者也。

理鄰乞逆切

大惑論第八十

黃帝問于岐伯曰：余尝上于清冷之台，中階而顧，匍匐而前則惑。余私異之，竊內怪之，独瞑独視，安心定气，久而不解。独博独眩，披发長跪，俯而視之，后久之不已也。卒然自上，何气使然？岐伯对曰：五藏六府之精气，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。精之窠为眼，骨之精为瞳子，筋之精为黑眼，血之精为絡，其窠气之精为白眼，肌肉之精为約束，裹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，上屬于腦，后出于項中。故邪中于項，因逢其身之虛，其入深，則隨眼系以入于腦，入于腦則腦轉，腦轉則引目系急，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。邪其精，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，精散則視歧，視歧見兩物。目者，五藏六府之精也，營卫魂魄之所常營也，神气之所生也。故神劳則魂魄散，志意乱。是故瞳子黑眼法于阴，白眼赤脉法于阳也，故阴阳合傳而精明也。目者，心使也，心者，神之舍也，故神精乱而不轉，卒然見

非常处，精神魂魄，散不相得，故曰惑也。黄帝曰：余疑其然。余每之东苑，未曾不惑，去之则复，余唯独为东苑劳神乎？何其异也？岐伯曰：不然也。心有所喜，神有所恶，卒然相惑，则精气乱，视误故惑，神移乃复。是故间者为迷，甚者为惑。

黄帝曰：人之善忘者，何气使然？岐伯曰：上气不足，下气有余，肠胃实而心肺虚，虚则营卫留于下，久之不以时上，故善忘也。黄帝曰：人之善饥而不嗜食者，何气使然？岐伯曰：精气并于脾，热气留于胃，胃热则消穀，穀消故善饥。胃气逆上，则胃脘寒，故不嗜食也。黄帝曰：病而不得卧者，何气使然？岐伯曰：卫气不得入于阴，常留于阳。留于阳则阳气满，阳气满则阳蹶盛，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，故目不瞑矣。黄帝曰：病目而不得视者，何气使然？岐伯曰：卫气留于阴，不得行于阳。留于阴则阴气盛，阴气盛则阴蹶满，不得入于阳则阳气虚，故目闭也。黄帝曰：人之多卧者，何气使然？岐伯曰：此人肠胃大而皮肤湿，而分肉不解焉。肠胃大则卫气留久，皮肤湿则分肉不解，其行迟。夫卫气者，晝日常行于阳，夜行于阴，故阳气尽则卧，阴气尽则寤。故肠胃大，则卫气行留久；皮肤湿，分肉不解，则行迟。留于阴也久，其气不清，则欲瞑，故多卧矣。其肠胃小，皮肤滑以缓，分肉解利，卫气之行于阳也久，故少瞑焉。黄帝曰：其

不行，故卒然多臥焉。黃帝曰：善。治此諸邪奈何？岐伯曰：先其藏府，誅其小過，后調其氣，盛者瀉之，虛者補之，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，定乃取之。

裏擲奚結切 神分方文切

癰疽第八十一

黃帝曰：余聞腸胃受谷，上焦出氣，以溫分肉，而養骨節，通腠理。中焦出氣如露，上注谿谷，而滲孫脈，津液和調，變化而赤為血，血和則孫脈先滿溢，乃注于絡脈，皆盈，乃注于經脈。陰陽已張，因息乃行，行有經紀，周有道理，與天合同，不得休止。切而調之，從虛去實，瀉則不足，疾則氣減，留則先后。從實去虛，補則有餘。血氣已調，形氣乃持。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，未知癰疽之所從生，成敗之時，死生之期，有遠近，何以度之，可得聞乎？岐伯曰：經脈留行不止，與天同度，與地合紀。故天宿失度，日月薄蝕，地經失紀，水道流溢，草薺不成，五穀不殖，徑路不通，民不往來，巷聚邑居，則別離異處，血氣猶然，請言其故。夫血脈營衛，周流不休，上應星宿，下應經數。寒邪客于經絡之中則血泣，血泣則不通，不通則衛氣歸之，不得復反，故癰腫。寒氣化為熱，熱勝則腐肉，肉腐則為膿，膿不瀉則爛筋，筋爛則傷骨，骨傷則髓消，不當骨空，不得泄瀉，血枯空虛，則筋骨肌肉不相榮，經脈敗漏，熏于五藏，藏傷故死矣。

黃帝曰：願盡聞癰疽之形，與忌日名。岐伯曰：

痈发于噎中，名曰猛疽，猛疽不治，化为脓，脓不泻，塞咽，半日死；其化为脓者，泻则合豕膏，冷食，三日而已。发于颈，名曰天疽，其痈大以赤黑，不急治，则热气下入渊腋，前伤任脉，内熏肝肺，熏肝肺十余日而死矣。阳留大发，消脑留项，名曰脑烁，其色不乐，项痛而如刺以针，烦心者死不可治。发于肩及臑，名曰疵痈，其状赤黑，急治之，此令人汗出至足，不害五藏，痈发四五日逞熨之。发于腋下赤坚者，名曰米疽，治之以砭石，欲细而长，踈砭之，涂以豕膏，六日已，勿裹之。其痈坚而不溃者，为马刀挟瘦，急治之。发于胸，名曰井疽，其状如大豆，三四日起，不早治，下入腹，不治，七日死矣。发于膺，名曰甘疽，色青，其状如谷实藪藪，常苦寒热，急治之，去其寒热，十岁死，死后出脓。发于胁，名曰败疵，败疵者女子之病也，灸之，其病大痈脓，治之，其中乃有生肉，大如赤小豆，剉葶藶草根各一升，以水一斗六升煮之，竭为取三升，则强饮厚衣，坐于釜上，令汗出至足已。发于股脛，名曰股脛疽，其状不甚变，而痈脓搏骨，不急治，三十日死矣。发于尻，名曰锐疽，其状赤坚大，急治之，不治，三十日死矣。发于股阴，名曰赤施，不急治，六十日死，在两股之内，不治，十日而当死。发于膝，名曰疵痈，其状大痈，色不变，寒热，如坚石，勿石，石之者死，须其柔，乃石之者生。诸痈疽之发于节而相应者，不可治也。发于阳者，百日死；发于阴者，三十日死。发于脛，名曰兔啮，其状赤至骨，急治之，不治害人也。发于内